

神鹰驸马
作者：可儿

身为“江湖三绝”的爱徒，武功过人当然是不用说啦！若再加上一张迷得死人的漂亮面孔，就——麻烦多多了！莫小邪！嘿！小妮子果真是名副其实的“邪”！不信？瞧吧！神气几百里的神鹰宫鹰王头一回碰到她虽没“认栽”，可也讨不到什么便宜！想亲她？嗯，考虑……

不过，要是胡渣子没刮，那就——想都别想沾！她，可不受什么世俗礼教规范的！即使她是当今皇上的妹妹……

楔子
第一章 第二章
第三章 第四章
第五章 第六章
第七章 第八章
第九章 第十章
尾声

“啊——郎郎，我的郎郎……别停，别停！啊——”

午后时分，一阵阵的女子娇吟喘气声从矗立在花园中精巧美轮的阁楼里传出；之间还夹杂着男子放浪的戏谑低笑声，婉转娇啼，激情迭起，让人听了不禁感到脸红心跳。现在还是大白天的，这对男女胆子也太大了！

阳光从薄薄的纱帘中洒入室内，房里仍是一片的绮情缱绻，床上的一对男女还在缠绵难舍中——

“郎郎——你这小没良心的，这几天有没有想本宫啊？”

“怎么会没想呢？玉郎的这一颗心全在公主身上，公主不在，玉郎的心也不在了，跟在公主身旁飘飘荡荡的，一个没有心的人又怎么会有感觉呢？我的公主殿下！”

“呵……好会哄人的一张嘴，莫怪本宫心里只容得下你。”

“公主殿下，玉郎心中也只有公主啊！”

“那就证明给本宫看看了——”

房内又再度扬起了放恣吟哦的喘息声，没有世俗礼教，没有规范，只余留感官上的快乐享受。

若明白这对男女的身分，任谁都不禁会大为失色，吓得一时半刻说不出话来。床上放荡狂野的女子正是北国金元皇帝的大妹子——金铃公主。而那名一身细白嫩肉、长相俊美犹胜过女子的男人，他叫潘玉郎，是公主的帖身侍卫。

在身分上，这对男女是绝对不可能在一起；更何况，金铃公主上个月才和神鹰宫的鹰主祈尔刚定了亲事，而公主这般的踰矩行为，置祈尔于何地呢？

在北国，没人敢和神鹰宫作对，就连当今的天子也没那份勇气；公主的荒唐无耻无异是在太岁头上动土，若被祈尔发现了，下场可想而知。

好一会后，剧烈的喘气声才缓和下来。

公主偎在潘玉郎怀中，犹还笑亲着潘玉郎白细的胸膛。

“公主，您成亲后，玉郎就无法伺候在公主身旁了；那时，公主还会记得玉郎吗？”潘玉郎一双手在公主身上游移，轻柔的嗓音带着浓浓的哀怨。金铃公主皱起了眉头，神色马上暗沉了下来。

“就算本宫成亲了；你依然是本宫的侍卫，本宫不会让你离开的；除了本宫，谁也不能赶

你走。”

潘玉郎加大手劲抱紧了金铃公主，涎脸讨好的笑道：“公主，玉郎也不愿离开公主身旁；但是，这事若被鹰主发现了，玉郎就算有十条命也丢不起啊！”

“别提那个蛮子！若不是为了北国、为了皇兄、为了金氏王朝，本宫怎会嫁给他？还处心积虑的设计他娶本宫。你不是不知道，本宫最恨一身臭味的野蛮人。”金铃公主满脸厌恶之色。

“玉郎当然是心疼公主要去伺候这样的一个野蛮人。但是神鹰宫势力大如天，整个北国都在他的掌握之下，他随时都可以灭了金氏，另立新朝，没人可以阻止他的野心，所以只好委屈公主和祈尔连姻，藉此来稳住金氏王朝的地位。这是为了大局着想，玉郎也无力阻止，能和公主在一起已是玉郎前辈子修来的福气了，哪敢再贪求呢，但为了公主的安全，玉郎除了忍痛离开外，又还能怎么办？”潘玉郎抬起公主的脸，一副万分难过的模样，对着公主亲了又亲。

“不——本宫不让你离开，你不可以走。嫁给祈尔只是权宜之策，本宫会招来一堆的女人去伺候他，让他将精力发泄在那些女人身上。本宫讨厌他一身的黑不溜丢，想到他那双脏手碰到自己的身子，就让我感到作呕，本宫不会让他碰到一根毫发的。他娶本宫也只是为了责任而已，他以为那次喝醉了酒真的强占了本宫的身子，其实那只是个计谋罢了，和他发生关系的不过是个奴婢，本宫才不会傻得去屈就自己呢！成了亲，祈尔就是北国驸马了；不论如何，他都要效忠金氏王朝，这便是这门亲事的目的，完全没有感情成分，本宫和他只是利益交换罢了。所以，郎郎，你绝不能离开，若没有了你，本宫日子多难过啊！你不可以走，绝对不能离开本宫，知道吗？”金铃公主攀着潘玉郎的肩头，半命令半恳求的说道。

潘玉郎看得出公主是真心喜欢他。金铃公主不但生得美艳，床上功夫也好得让他难以割舍；加上跟在公主身旁，荣华富贵也少不了。既是如此，他哪有推拒之理呢！他深沉的笑了，点点头。“公主的命令，玉郎怎能违抗呢？自是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金铃公主开心极了，凑上嘴，两人又是一阵狂吻。

另一场的激情似乎又要被引起，若没有随后而来的巨变——

“砰！”冰扉格子做成的房门被人用力推开，一个高大的身躯站在门边，黝黑的面容上满是冷漠的表情，他眼里的怒火似要将床上的两人碎尸万段般。咬着牙，他丢下一句话。

“将淫贼拿下，拉出去斩了。”

身后的侍卫听命上前捉人。

公主和潘玉郎听到声向，同往门边看去，见到门口的人，两人都倒抽了一口气，惊吓得楞在当场……

“祈……尔！”公主浑身发抖，声音破碎，不敢相信他会站在眼前。

见侍卫走入，两人才飞快起身，万般狼狈的穿上衣服。

潘玉郎只来得及穿上裤子，人就被捆起拖出去，他急得直着喉咙喊：“公主，救我！公主，救命啊……”

金铃公主忙上前要阻止，但被祈尔给拦了下来。

“放开他！你不能捉他，放了他，快放了他！”她对祈尔大吼大叫。

祈尔却是充耳不闻，脸色没有丝毫的软化，冷漠如寒冬的飞雪，怒火却似炙热的火焰。

金铃公主见祈尔不为所动，气得对他直喊：“快放了他！你这野蛮人，你这个丑鬼！你若敢伤了玉郎，本宫不会放过你的！”

祈尔脸上闪过一抹冷厉，额上的青筋暴露，骇人的模样让金铃公主退缩得不觉噤声，但听到潘玉郎一声声哀号的叫声，金铃公主不禁又鼓起了救人的勇气。

“你不可以杀他，要退婚，要怎样都可以，你就是不能杀玉郎。祈尔，你听见没？”金铃公主像是谈条件般对祈尔咆哮。

怒极反笑，祈尔冷硬不改初衷，阴冷冷地回答：“我——不退婚；他——必须死。”

“他不能死，我不要嫁给你，我恨你！为什么要杀玉郎？是不是因为他长得比你好看，比你俊美，所以你忌妒他，因此要杀他吗？你这个蛮子，若玉郎真死了，我会诅咒你一辈子的！你不但人长得丑，又生得黑，而且冷酷自大又残忍，所以没人会真心喜欢你的；女人都是因为怕你才和你在一起，否则就是为了你的钱、你的权，你明白吗？没有女人会爱你的，永远不会有！”金铃公主有如泼妇般，所有难听的话都脱口而出。

“本宫要去救玉郎，谁敢拦我，我就和谁拼命！”金铃公主说完，人就要往外冲。

祈尔挡在门口，巨大的身影有如神祇般，满脸的阴霾却是丝毫不肯退让。

“让开！”金铃公主对着祈尔大吼，拼命捶打着他想挣脱出门。

潘玉郎本是一声声的叫着公主，最后大喊一声救命后，就没了声音。

下场可想而知——

“你！你——”金铃公主指着祈尔，一口气险些上不来。“你真杀了他，你——我恨你！”

用力推开人，金铃公主心急的冲下楼要看分明，却不小心被自己长裙绊住了脚，没人来得及扶住她，一声的惨叫伴着跌倒的声响——公主从楼梯上直直的摔了下去。

在断气的前一刻，她的一双大眼则狠狠的盯着已走到楼梯口站着的祈尔，一开一合的嘴似在说着她的诅咒——

没人会真心爱你，你将会孤独凄惨的过一辈子！永——永——远——远——

巫山，北国境内最高的山峰。终年云雾缭绕，云海变幻莫测，美不胜收。而砍柴打猎的人大都只走到山腰便不敢再往上走，因为上山顶的山路陡直难爬。又多悬崖峭壁，稍不留神，不是迷路，就是摔下崖去。

所以，敢上山顶的人少之又少。而且常是有去无回，久而久之，也就没人敢去攀爬了。

不过，相传巫山上住着位仙子，这是巫山周围百姓都知道的事。许多人都曾在半山腰听过如黄莺出谷般的女子娇俏笑声；在深山野岭中，这笑声显得亲切可人，丝毫不曾给人突兀可怖的感觉。但却始终没有任何人见过那笑声的主人，所以百姓都认为那定是天上的顽皮仙子玩耍的笑声，故有了“快乐仙子”的名号传出——

快乐仙子的存在使得巫山更是神秘；加上云海所构成如仙山般的飘逸神圣，故而附近的人都改称之为——圣山，而不以巫山直称了。

像现在，那阵悦耳的笑声又传来了——

“呵……呵……”

寻着笑声找去，在近山顶的树林里，见到了一名妙龄女子正在漾秋千。风吹起她长长的秀发，红润的脸颊上笑意盎然。让原就出色的脸蛋因笑容而更显得炫目动人，让人失魂。不过，再看清楚些，自然就会对那名女子另眼相看，不只惊艳她的美貌，更为了她的大胆行径。

秋千当然是挂在树干上了，这颗树笔直参天，人站在下面往上看去，几乎是看不到树的顶端；整颗树身光秃秃的数不出几支枝干，而离地面最近的枝干，少说也有数十尺之高。试想，一个人在那么高的地方漾秋千，而且还笑得轻松自在，能不让人佩服吗？

相对秋千上少女的愉悦，树底下站着的两名中年男子脸色就很难看了。不过，他们不是担心顶头那个丫头会掉下来；这丫头有多少本事他们是了如指掌，就算摔下来，也会毫发无伤。

他们心中所挂念的是另一名女子；一个让他们两人爱了二十多年，也互相争了二十多年的女子。

“小邪，一柱香时间过了，你可以下来了！”

两名男子之中较为斯文儒雅，看起来像个饱学诗书的人文学士开口了。他话音轻扬，但声音却传遍了他们所在的整个树林，如此的内力修为让人不能小觑。

另外一名中年男子长得就像是一位武者。方面大耳，一脸英气，有如一个正义凛然的侠士，但他却老爱 and 那文士唱反调。

“漾秋千是小邪最喜欢的事，就让她多玩会又何妨？何况是我们有事要求她，你真不该用这样的语气和小邪说话。”

“要漾秋千以后有的是时间，难道你不想早些找回湘湘吗？她离开巫山也有七天之久了，在外面不知过得好不好，难道你就不担心她吗？”

“我当然挂心啊！当初若不是你太粗鲁扯坏了她的裙子，她怎会一气之下出走的！”

“还说呢，可是你先撕下她衣袖的，怎又将事情怪到我头上来了？”

“若不是你先动手，我又怎会出手？！我慕容侯虽是一介武夫，却从来不会对女子动粗，哪像你，外表一副斯文样，骨子里和大老粗没什么不同！”

“哈！在江湖上人人皆知，医绝郭傲向来是文质彬彬，最有儒士风度了，天下间有谁比得上我的斯文风范呢？”

两人又斗起嘴来了。

郭傲、慕容侯这两个人的名字是如雷贯耳，若有人表示没听过，那人铁定不曾在江湖上走动过；没听过他们的名字，就不配叫江湖人。

郭傲，人称“医绝”。一手医术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，举凡各种疑难杂症、难解之病毒，他没有解决不了的，他专和阎王抢生意，而且从来就没抢输过。

慕容侯，有“武绝”之称。左手刀，右手剑，武功冠天下。出道至今，少说也经历过上百场的挑战，还没人能削其锋。

另还有一位就是他们念念不忘的女子——韩湘湘。武林第一美女，也被称为“琴绝”。琴艺之高无人能出其右，一曲百鸟朝凤可引来鸟雀聚集；听她弹别离时，不论定性多好之人，也会忍不住随乐音而潸然落泪。

这三人在江湖上是叱咤风云响叮当的人物，人们给他们按上了“江湖三绝”的称呼；三绝独领风骚一阵子后，就因三人间感情的问题而退隐江湖。但谁也想不到他们竟会选在巫山顶作为隐居之所，所以他们也自称是——巫山三绝。

秋千上的莫小邪见他们又吵起来了，见怪不怪的轻声一笑，身形飘飘如彩蝶一跃而下，体态轻盈优美的安然落在郭傲和慕容侯之前，及膝长发一甩，潇洒的自顾自离开。

她才不要留下来听这千篇一律的对话呢！

吵架的两个人吵虽吵，但见小邪离开了，也忙住口追人，毕竟办正事要紧。

“小邪！小邪！等等——”郭傲展开轻功追到了人，慕容侯也抢到了小邪身旁。

“你们两人吵完了？今天还真快，我以为要等到叫你们吃饭时才会停呢！”小邪斜睨着他们说道。

慕容侯摸摸头，不好意思地笑笑。“小邪，别怪我们，我们也是心急想找回湘湘才会吵起来。现在也只有你能找你琴师父回来，一切就要拜托你了！小邪，就帮师父们这个忙嘛！”

郭傲也是一脸的哀求表情。“对啊！小邪，医师父可以为你做任何事，只求你帮帮这个忙。好不好？”

让人作梦也想不到，叱咤江湖的两位高手竟会对个小妮子又说又求的；而且，那个小妮子还是他们的徒弟，这可真教人为之一愣呢！

莫小邪，人如其名，自小起便是个思想怪异、处事邪气的女子；偏遇上的又是不受礼教、视规范如粪土的三位师尊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小邪的行为就偏邪得更厉害了！

但是行为偏邪并不代表是作奸犯科，坏事作尽；相反的，小邪单纯善良，个性开朗乐观，只要不惹她发脾气，她会是个最美丽可爱的少女。

只是受了师尊的长期熏陶，加上自身也不爱礼教的束缚，所以她有些行为就显得特别异常，不合于世俗眼光。

她那三位师父只希望小邪活得快乐，这山顶上又没有外人在，因此也没想说要纠正她的观念行为。

最主要是，她那三位师父也是脾气古怪、不按牌理出牌的人。徒弟像自己，而且还青出蓝于更胜于蓝，他们只有高兴的份，哪会有意见呢！

因此，小邪的思想行为就和她的名字愈来愈像了。

“不是我帮，而是琴师父根本就不是离家出走，她只是下山透透气、玩玩而已，说好一、两个月后就会回来了，现在你们叫我上哪去找人？又要如何请她回来呢？”小邪翻翻白眼，在一旁的大石头上坐下，无奈的对她两位师父解释。

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若不是慕容侯和郭傲每日例行性的在吵嘴，只是这回严重些，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，才惊动了韩湘湘上前劝架，哪知战况激烈，劝架的人反而挂彩了，一件漂亮的新衣裳就被迫报废了。

韩湘湘一生气，扭头就走。临走时告诉小邪，她到城镇去做几件新衣裳，顺便也去走走玩玩，她不要留在这儿看两个男人打架，少则一个月，多则两个月她便回来。

两个男人知道闯祸了，又不能追下山；因他们上山时曾立过誓言，这辈子没娶到韩湘湘绝不踏出巫山山顶一步。这誓言两人至今都未能达成，怎么能下山呢？只好哀求好徒弟帮忙了。

“一两个月？一两天我都受不了了。怎么能忍受那么久的时间不见湘湘呢！”郭傲哀叫，慕容侯也在一旁猛点头，这时两人倒是心意一致。

其实，郭傲和慕容侯吵归吵，打架归打架，两人也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，友谊深厚，会不知轻重吗？怎么也不会真失手伤了对方。

这辈子他们两最大的遗憾就是同时爱上了韩湘湘，三角关系延续了二十多年还是解决不了；两人都心知肚明，这一生这个问题是永远也无法解决了。

虽有遗憾，但不禁又为自己和对方的眼光相同而自豪，他两不愧是知心好友，连喜爱的人都是一样的。他们也有了打算，三个人既是不可分的一体，那就互相扶持一起过完这辈子好了。

但是如此的男女关系是不能见容于世俗的，因此，他们才会选在这人烟罕至的孤山山顶过日子。

他们向来就是吵吵闹闹惯了，却没想到这次真惹怒了韩湘湘，让她火大丢下他们不管，独自一人下山，湘湘当初又没发誓要留在巫山上，因此她大可来去自如。而他们则惨了，见不到人又不能下山，他们准会相思而死的！

小邪见两个师父垂头丧气的模样，觉得好笑又有些不忍。她明白医师父和武师父对琴师父的感情，而琴师父对这两个师父的爱也无份轩轻，她实在不知要选择哪位？也不愿因她的选择而伤了另一人的心，所以琴师父愿意用一生去陪伴这两个爱她的男子至死，这样的感情，外人是不会了解的。小邪从小就看看在眼里，她能明白这样的金石情谊。

“医师父、武师父，琴师父下山后可能会去哪儿？”小邪浅笑，似是不经意问起。

郭傲和慕容侯听到这话，却一改刚才颓丧的模样，高兴的抬头看着小邪。这丫头会这样问，表示事情有转机了。

“湘湘下山后只会去找一个人，那人是她的手帕交，湘湘一定在她那儿的。”慕容侯很肯定的说着。

“对，对！除了她那儿外，湘湘也没有其他的亲朋好友了，一定在那儿！”郭傲赞同的接口。

小邪真个是无语问苍天！为何她那两个跺一脚而江湖动的师父，只要一遇上感情的事，就会退化成三岁孩童的头脑！

“到底在哪儿？”她不得大声的再问一次。

“神鹰宫！”郭傲和慕容侯很有默契的同声回答。

“神鹰宫的老夫人祈太君和湘湘有同门之谊，是湘湘的师姐，湘湘一定是到神鹰宫找祈太君去了！”慕容侯详加说明。

一提到神鹰宫，小邪有些皱眉，那是北国的权势中心啊！北国的政治结构和一般的国家朝代不同，金氏王朝里的天子只是挂名的皇上，神鹰宫里的鹰王才是真正的北国主人。神鹰宫虽没自己的军队，但北国的军队却只听鹰主的命令，北国律法赋税也全由神鹰宫制定。金元皇帝上朝只是解决些芝麻绿豆的小事，所有的国家大事全要经由祈尔来决定方能算数。朝廷的文武百官，都有排定时间，固定向祈尔报告国家大事。反正除了名称之外，祈尔就已等于是北国皇帝了！而整个北国也幸而有神鹰宫在，才能维持这般的繁荣安定，因此鹰王祈尔在人民心中评价甚高，只要他想当皇帝，不需政变，只要他一句话，金氏王朝就得乖乖的下台。

所幸金氏王朝现今的金元皇上，本就是懦弱无大志之人。有祈尔为他打理一切政事，他乐得轻松，安心愉快做他有名无实的天子。

“小邪，神鹰宫虽是守卫森严，闲杂人等不得进入，却没有什么可怕之处，你别害。你只要向守卫说明你要找祈太君，守卫就会带你进去，找到祈太君就能见到你琴师父了。”郭傲明是在安慰徒儿，暗地里实在害怕这丫头听到神鹰宫又改变主意不去了，所以用激将法。

小邪怎会不知医师父的真正用意，她和神鹰宫之间是有些牵连。琴师父曾告诉过她，能不去接触神鹰宫就尽量别去碰它，真正的原因她也不清楚，因此两位师父当然会怕她退缩不去了。但她可不是一般人，愈是奇特愈是不能接触的地方，她就越有兴趣。若非这次的机会，恐怕这一辈子师父也不肯让她踏出巫山一步，她能不好好把握吗？小邪灿开一朵如花笑靥，笑得两位师父都有些心毛毛的。她经声说道：“神鹰宫没有什么可怕，只是小邪想要的酬劳比较吓人罢了！”

郭傲和慕容侯知道小邪不是说假话，这丫头没有要求便罢，想要报酬时，那绝非随便就可以打发掉的。平时从没摆过师父的架子对待她，现在要用身份来压人也来不及了，只能认命的答应。

“你想要什么就说吧，我和你武师父一定尽力达成。”郭傲硬着头皮回答。

嘿嘿一笑，吊足了两个师父的胃口后，小邪才轻描淡写的回答。

“武师父的两张人皮面具，医师父的百变宝盒。”

郭傲和慕容侯听了，才转好一些的脸色马上又垮了下来。

“小邪，武师父和你打个商量，除了人皮面具外，不论武功秘笈还是古剑宝刀都可以，换样东西好不好？”慕容侯好声好语的询问。

慕容侯徐了武功造谐高外，另有项不为人知的绝活，那就是易容术。易容术的好坏在乎于人皮面具的制作巧妙与否。慕容侯做的人皮面具，不但手工细腻，栩栩如生，而且异常的柔软服帖，好似人身上的第二层肌肤般，不论戴上多久，都不会感到不舒服。

只是要做上这样的一副人皮面具是非常耗时费工的，慕容侯将这手艺当成是种兴趣，心血

来潮时才会动手做，而且务求它做得完美无瑕。因此他做好收藏的人皮面具并不多，总共也不过才五张而已，张张都是万中选一的杰作，小邪一口气就要两张，他怎舍得呢！

而郭傲也忙笑开了一张脸，小心翼翼讨好的对小邪说道：“好小邪，你知道百变宝盒是师父一生的心血，也是师父救人的工具，从不曾离开过师父身边，你就行行好，换别的宝物好不好？”

百变宝盒，约略只有巴掌大小，外表看起来只是个不起眼的铁盒子，但它却是由万年寒铁所铸造而成；盒里纵横分成了十二小格，每小格都放置了郭傲精心配制的各式解毒丸、补丹，这些都是武林人士梦寐以求的圣药。另外郭傲还用万年寒铁铸成一套十二只的金针，放在夹层里，这些带着寒气的金针对疗伤有莫大的助益。

这些东西都是难得一求的珍品，郭傲对百变宝盒的重视可想而知了，怎可能将它送人呢？

师父们的回答早在小邪的意料中，她泛起了一脸谅解的笑容，小小的脑袋还点啊点的，似乎很赞成师父们的话，不过由她口里说出的话却是斩钉截铁。

“不好，给你们一刻钟时间考虑，逾时不候。”

小邪站起身，习惯性的用手顺顺长发，人就踩着轻快的步伐离开，将难题丢给她两个师父伤脑筋，谁教他们是始作俑者，总要付出点代价才行啊！

神鹰宫。

位在宫里东边的清心居住着鹰主祈尔的娘亲祈太君。清心居的大厅里传来了一阵阵的说笑声。

“小师妹，你真的就这样下山，不理那两个男人了？”祈太君边笑边问，已是五十来岁的妇人，在精神愉快，保养得宜下，所展露出的风华韵味，仿佛只有四十出头的年纪，而且肯定她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女。

韩湘湘不往乎的耸耸肩。“爱吵就让他们吵个够，我眼不见心不烦，随便他们怎样了！”美丽不俗的容颜，虽是年近不惑，仍清丽得像个女孩，不辜负她武林第一美人的封号。

韩湘湘果真如郭傲和慕容侯所猜想的，下山后便直奔神鹰宫，找她的大师姐祈太君去了。两人虽将近十年不见，情谊仍是不变，祈太君开心热烈的欢迎她这小师妹。

“你真不关心他们吗？他们毕竟爱了你二十多年，也争了你二十多年，这样的感情也真是世所少见。”想到这，祈太君也不禁佩服起郭傲和慕容侯。

“三人在一起那么久了，大家的个性脾气也都熟了，我知道他们就算是再吵、再打也不会有人受伤，我下山不全是为了他们，也是自己想出来走走。再说想到这么久没见到师姐了，干脆就下山专程来拜访师姐，顺便到神鹰宫开开眼界。”韩湘湘微笑回答，她已经习惯这样的三角关系，也习惯了郭傲和慕容侯对她的关爱。

“那就留下来多住几天，我也好有个伴。这神鹰宫是有权有势，但总是暮气沉沉，少了些欢乐气氛。唉——我怎么想去改变也改不过来！”祈太君收起笑容，微皱着眉头说道。

韩湘湘明白祈太君是个性喜热闹的人；但祈太君的儿子，神鹰宫的主人鹰主祈尔却相反是个极冷漠严肃的人，有他在的地方绝对是热闹不起来。

韩湘湘点点头答应：“我也想多玩几天再回去，山上清静惯了，偶尔到城镇走走也不错。不过，我还是有些不放心的。”

“郭傲和慕容侯不是孩子了，他们本事那么大，还用得着你这么操心吗？”祈太君有些取笑韩湘湘的自寻烦恼。

韩湘湘忙解释：“我担心的不是郭傲和慕容侯，而是小邪。”

“小邪？你是说你们三绝所收的徒弟？上次听你提到她是十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她才七、八岁，现在也该是个大姑娘了吧！”祈太君思索着说道。

“嗯，是个亭亭玉立的美人了。若她在江湖上走动，武林第一美女就非她莫属了。”韩湘湘很骄傲的告诉祈太君，小邪几乎是她一手扶养长大，和她情同母女。

“这么的夸赞她，看来你这徒弟的姿色应是不下于你吧！只是不知她其它方面如何？和她的花容月貌能相符合吗？”祈太君笑问。

“师姐，你是没见过小邪才会这么问。小邪不但人美，也十分聪明伶俐；不过她和一般的女子不同，小邪个性率直却让人难以捉摸，古灵精怪的行为虽说带丝邪气，仍是非常惹人疼爱。我从小看着她长大，还见到能难倒她的事呢！会担心她，也是担心她又给她另两个师父出难题了。”韩湘湘笑答，小邪会乖乖的才怪。

“哦？徒儿会给师父出难题？我可没听过这样的事。”祈太君感兴趣地问，对小邪好奇了起来。

韩湘湘点点头，对自己徒儿有这样的行为没有丝毫的不悦，只有开心。

“小邪本来就寻常女子不同嘛！自小起她就有自己的想法，不受世俗礼教的规范，我们也不想改去她这样的脾气，让她变成普通无趣的大家闺秀模样。我们虽然身份上是她的师父，其实是亦师亦友的关系，可能朋友的成分还居多。小邪尊重我们，却不会一味地只知顺从；遇上问题，有时候她的意见比我们这些师父们还好，也幸亏有她的陪伴，否则成天只面对那两个男人，我的日子一定闷死了。”

“这样的一个女人，我还真想见见。有她在，生活一定热闹有趣多了！”祈太君听了之后，就更想见识小邪到底是啥样的女子。

“只是小邪的身分并不简单，恐怕无法待在神鹰宫里。而且，我也担心郭傲和慕容侯会要小邪下山来找我，希望这事不会发生。”韩湘湘面有忧色。

这说法祈太君就不懂了。“小邪还有什么特别的身分吗？为什么不能留在神鹰宫呢？”

韩湘湘看了祈太君一眼，考虑要不要说明。万一小邪真来神鹰宫找她，这还需要师姐帮忙呢！

“不瞒师姐，小邪出身皇家，她是当今皇上最小的妹妹——金虹公主。只因她出世时，宫里的国师为小邪批命，说她命格和父母亲相冲克，在成年之前不能以公主身分称呼，而且必须要送出宫，无法和父母一起生活。国师和郭傲是好友，小邪就这样托给我们照顾，我们另为她取名莫小邪。先皇崩殂，没多久小邪的母亲莫妃也跟着过世，现在的金元皇上虽是她的皇兄；但兄妹从未见过面，亲情淡薄。因此小邪成年之后未回皇宫，她也不把自己当是公主，依旧留在巫山。但到底她仍是公主的身分，所以实在不宜留在神鹰宫。而且，我想鹰主也不会喜欢北国的公主在神鹰宫里吧！”韩湘湘将事情的原委说清楚。

了解前因后果，祈太君无奈的点点头。

的确，祈是绝对不肯让金氏任何一位公主踏入神鹰宫一步的；他和金氏皇族有太多的恩怨在其中，金姓女子可列入他最深恶痛绝的人。那她想让小邪来给她作伴的想法也一定不成的。

韩湘湘不想见祈太君为此伤脑筋，笑着劝她：“师姐，小邪住惯了山上，也不可能下山住，师姐何必为了这事烦恼呢！”

祈太君感到很惋惜。“真可惜，小邪若能留在神鹰宫，那肯定可为这地方带来不少朝气。”不知为何，她对未曾谋面的心邪有着强烈的好感。能被三绝收为徒弟，这女子必非普通人物。

“也会带来麻烦的！”韩湘湘很快的接口，和祈太君对看一眼，相视大笑。

“我看师妹倒是很喜欢小邪带来的麻烦呢！”祈太君了解的笑道。

“嗯，既是麻烦，也是一种乐趣。有机会，湘湘会带小邪来拜见师姐的。”韩湘湘应允。

“你不是说郭傲和慕容侯可能要她来神鹰宫找你吗？说不定，小邪会自己找上门来哟！”祈太君笑着说。若小邪是不按常理行事的女子，那她来神鹰宫的机会可能性就大增了。

韩湘湘漾起一丝笑容，这是未知的事呢！

不过，韩湘湘能肯定一点，凭小邪的本事，她是绝不会吃亏的；而且她若真来神鹰宫，也绝不会乖乖的经由通报，从大门进来。

想到这点，韩湘湘倒是很期待小邪来神鹰宫了，小邪的古怪顽皮或许真能为神鹰宫带来生气呢。

拭目以待吧！

正午用膳时分。京城城郊边的悦来客栈是高朋满座，客人川流不息；跑堂的小二忙得团团转，晚点到的客人没有空桌子，就只好委屈点和别人并桌一起坐。再晚点来，抱歉，只能一旁稍后了。

在二楼靠近窗子的雅座，坐了一名书生模样的年轻男子，十几道香喷喷的菜将他面前的大桌子给占得满满的；而店小二还继续在上菜，使得这桌子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空间可分给其他的食客，这也是为什么全客栈只有他一个人占了一张桌子。

店小二刚又端上了贵妃鸡，见桌上的菜也没被翻动多少，那书生仍是小口慢条斯理的用膳，一双大眼带着兴味的看着客栈内用餐的人。

在京城十里的范围内就属悦来客栈最有名气了。在吃方面号称有百道精制名菜，而住的厢房也力求豪华舒适。当然，好的服务，相对的收费也不低了。

这名书生是三天前住进客栈的，每次吃饭都得要叫上十多道的菜；三天下来，客栈里的每道菜他几乎都尝过了，也幸亏他每天都付得出食宿费来，否则店老板也不敢这样大手笔的任他点菜。

小二不懂的是，每道菜他也只是浅尝几口、试味道而已，根本就吃不完那么多的菜，为何要这么浪费银子？但出钱的是大爷，他也不便说什么。

小邪算算眼前的菜——十五道，加上这些天她吃过的，刚好是一百道菜，终于将这客栈里的所有菜都一一尝过了。她的评价是——还好。这些精心烹制的菜肴，虽口味众多，但还不如巫山顶上的野菜野果鲜美可口，而且对人体还有助益。

为了琴师父，医师父和武师父虽是万般不舍，仍是将她所要求的人皮面具和百变宝盒给了她。第二天一早，小邪在两个师父千叮咛万交代要小心……也要早点找琴师父回来的嘱咐下，下山去了——

生平第一次下山，小邪对俗世中的任何东西都很感兴趣，但为了安全，也为了方便起见，聪明的她戴上了男子的人皮面具，改装成文人书生模样，边走还不忘边玩的来到了京城地界。

神鹰宫位于京城的城郊，离皇城不远，这样的位置是方便朝廷的文武百官到神鹰宫向鹰主报告国事；但神鹰宫举足轻重的地位让许多的仕绅巨富也爱紧邻在周围居住，这也造成了城郊反而比京城内地还热闹的反常现象。

小邪到达神鹰宫附近后，就找了当地最有名的客栈住下。

这三天的时间，小邪都在神鹰宫的周遭查看地形环境。事先调查是非常重要的，她才不要听医师父的建议，直接就上门找人，那多无趣啊，也不好玩！

小邪自认武功不错，但除了和三个师父交手外，她还没和别人比试过；比试当然就要找好对手，而神鹰宫里高手如云，还自认守卫森严远胜过皇宫大内，这样玩起来才过瘾，也可以明白神鹰宫是否真如传闻中那么厉害了得。

所以，小邪决定要夜闯神鹰宫，私下神不知鬼不觉的去寻找琴师父。若真给她不惊动守卫而找到琴师父的话，那她就可以拿这成果让师父们答应她去行走江湖了。

喝！这真是个好挑战，小邪是跃跃欲试了！

夜深人静，一道白色的身影从容不迫的在神鹰宫里闲逛。说闲逛是非常的贴切，连着两个晚上，这人已将神鹰宫的北、东、南三边都摸熟了。有几座重要的亭楼阁宇？哪儿有守卫驻守？大概是住着些什么样的人？她都约略弄清楚了。

这人是谁？除了莫小邪这个鬼灵精之外，还有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呢！

小邪现在人在神鹰宫西边种满柏树的园子里，她猜鹰主祈尔应该就是住在这儿。据她这两个晚上的调查，神鹰宫在东南北中方向都各有栋主楼——

东边就是祈太君所住的清心居；北边的北阁住的是神鹰宫里的重要干部；而南边是正门走入后所遇到的第一栋主楼，以会客厅、主膳厅和客房为主。神鹰宫的中间位置则是建了座议事大殿——凌霄殿。大殿的屋顶造型仿佛是只展翅高飞的老鹰，那气势的雄健巍峨，可能真连皇宫大院也比不上。

只有西边她还没侦查过，其它几座楼宇都不是祈尔的住所，只剩这儿，祈尔一定是住在此地。

其实小邪老早在第一个晚上就找到琴师父了。琴师父当时正在弹琴，同在屋里的还有个高贵的妇人，小邪猜她就是祈尔的母亲祈太君。

见琴师父和祈太君聊了好一会，才回房休息。原来琴师父不住在南楼的客房，而是住在清心居里。

小邪尾随琴师父回房，知道她住哪个房间后，才悄悄地离开。

这么早就惊动琴师父，那她不就玩得没劲了吗？整个神鹰宫没给她玩个够，她才不愿离开呢！

小邪预定今晚是冒险的最后一夜，她准备光明正大的逛逛祈尔的居所，然后全身而退。拿这样的光荣事迹回巫山后好跟师父们大大炫耀，这样一来，她就可以要求下山行走江湖了。

想到此，小邪的眼眉都笑弯了。莫小邪，你笑傲江湖的日子不远了！

数十支的烛火将书房照耀如白昼般明亮，祈尔坐在首座书桌，面容严肃的在批阅堆在桌前数十折紧要文件。

这些文件该说是奏折吧，原应属于皇帝的工作，无奈北国近来这两位皇帝都软弱无能，对国家大事完全不了解，也无法做出有益的建树。当初祈家的先祖和金氏的先祖原是八拜之交，两家传家的家训中都有言明，以后谁的后代优秀，就谁执掌北国。什么人当皇帝并不重要，要能给百姓带来安乐的生活才是重点。

能有如此的想法，两家的先祖可说是心胸宽大的伟人，可喜的是后代子弟也真能遵行先祖遗训。这两代以来，祈家子弟异常的出色，文治武功都专长；尤其是祈尔，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，自然他的光芒会盖去现今的皇上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金氏王朝理该要退位让贤才是。

但祈尔无心当皇帝，也讨厌宫中的繁文缛节，所以决定仍是由金氏王朝主导江山，他就在背后做实际的权力者。

这事是祈、金两家的秘密，只有几位当事人明白，旁人当然是无从得知，寻常人只会奇怪于北国的特殊政治氛围——皇上是隐忍退让，却放任神鹰宫干权！若要说明白，名正言顺的皇帝应是祈尔才对。

但是不明说，也让祈尔背了不少的黑锅，大部分的百姓都很爱戴尊敬祈尔；但仍有少部分的野心家想藉打倒强权、拯救皇上的美名，行自己把持朝政、图利一己之实，因此祈尔身旁总是刺客不断。祈尔本身武功高强，他是不将这些威胁看在眼里，但为了北国，也为了不让奸人的计谋得逞，他仍是需要小心谨慎的保重自己。这也是为什么神鹰宫的守卫要如此森严了。

“鹰主，夜已深，身体重要。您该要休息了。”一名清丽动人的女子由书房门外进入，走到祈尔身前恭敬柔声说道。她一身的蓝色衣裳，胸前有着老鹰的刺绣，额上绑着一条蓝色缎带，眉心装饰个金鹰雕饰，点叫了她的身份——神鹰宫五鹰之一的蓝鹰蓝裳。今晚她值班，负责鹰主的安危。

祈尔抬头看着蓝裳问：“怎么又是你值班？其他的人呢？”

神鹰宫的五鹰是祈尔一手训练出来的，武功不凡且每个人都各有专长，对祈尔是忠心耿耿，是他最信任的手下。

因祈尔对她的关心，蓝裳泛起温柔的笑容。“今晚本是灰鹰值班，但这两天他忙着训练新进的卫士，事情太多了；而铁鹰、兀鹰在外地巡视还未回来；黑鹰正在追查前次来行刺的刺客，也分不出身来。只有我较没事，所以多值几次夜也无妨。”

祈尔向来信任他们；事情交到五鹰手上，祈尔就完全不去干预，五鹰都有自己的工作，他们做事也从不用他操心。

祈尔点点头，粗犷的脸上没有多少的表情，将手中这分的文件落印后，人就站起准备回房休息。

“蓝裳送鹰主回去。”蓝裳跟着祈尔走出书房。

“下必了，想你也累了，早些回去安歇吧。”祈尔挥挥手要蓝裳下去休息。

“这是属下应尽的责任。”蓝裳仍跟着祈尔的脚步。

祈尔没再说什么，大步走向他的住所——鹰巢。

鹰巢是由两栋楼所组成，一栋是书房、办公厅，另一栋是祈尔的寝室及练功房，两栋楼相距不远，只有几步远。

就在祈尔走出书房的同时，一声极轻的声响传到他耳中，他立刻机警的往旁闪开，也抓着蓝裳一并跳开。

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凌厉的三支箭射中了刚才祈尔所在的池方。

箭一落空，没有让祈尔有多喘息的时间，马上又从树后窜出了三个黑色影子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杀向祈尔。

祈尔冷笑一声，没将刺客放在眼里，孤身一人对付三名刺客。

蓝裳和周围的侍卫忙上前帮忙。

祈尔一身的武功修为已臻上乘，刺客第二轮的攻击若没得逞，心中也明白此次任务已算失败了，被捉一定是死路一条，为了求生存，只能放手一搏了。

故三名刺客都是没命般的疯狂攻向祈尔。

打斗声引来了更多的守卫，将三名刺客团团包围住，三名刺客被分散开来。

和祈尔对峙的黑衣刺客首先败阵下来，他中了祈尔一掌，被卫士制服。

“别杀他，要留活口。”祈尔淡漠下令。

被捉的刺客闻言尖声大笑，眼神迅速一闪，突的身子一颤，直挺挺的倒下。

左右的卫士忙将他蒙着脸的黑巾扯下，刺客嘴流黑血，服毒自尽了。

祈尔皱眉，又是这样的情形！这两个月来他遭到多次的袭击，刺客被拿下后都是立刻服毒自尽，手脚快得让人阻止不了；显示这些人是受过训练的杀手组织，有计划的在狙杀他，那背后就一定有人在控制了。

另两名刺客还在奋力杀出重围。

祈尔朝蓝裳打个手势，蓝裳会意，和两名刺客对手几招后，假意让他们有机会逃开。

刺客见有逃走的机会，虚晃一招，手执出烟雾弹，分开纵入松树林中逃逸。

“让探子随后跟踪。”祈尔对蓝裳交代。

蓝裳点头，带着手下追上去。

这些刺客不简单，竟能摸上鹰巢来。鹰巢是建立在柏树林中，只有一条对外通道，这条通道上有卫士看守，没令牌是无法入内的。

但若要从柏林中穿入也不可能，因为树林本身是个八卦奇阵的设计，不懂阵法的人绝对走不出来。只能在原地打转，若误触机关还会命丧其中。这个八卦奇阵是祈尔的父亲请一位世外高人所布阵的，至今还未有人能破解，解法只有祈尔和近身的五鹰知道。而此次刺客竟然能在树林中来去自如，这若不是刺客精通五行八卦，就是有内奸了。

祈尔脸色是一片深沉莫测，事情是愈来愈不单纯了。

原来这不是普通的柏树林子，小邪走入之后就发觉其中有异，难怪整片林子只有开垦出的通道处有卫士看守，一般不懂奇门八卦者，就算走进林子里也出不去。

小邪赞许的露出笑容，看来祈尔的确不是个简单人物，能这般巧妙将阵法和环境相结合。

不过，这八卦奇阵却难不倒小邪。因为琴师父除了琴艺一绝之外，另外也精通奇门八卦阵法，教了少少给小邪；加上小邪又对这些阵法很感兴趣，从小玩到大，几乎所有的阵法她都排过，所以这个八卦奇阵虽复杂，小邪却有信心可以破解。

小邪正依步法要找出生门之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紧接着一个黑衣人向她的方向冲来。那黑衣人见到小邪时，不由分说刀子举起就往她身上砍。

小邪挡了几招，寻个空隙跳出战场，不太高兴的指责黑衣人。

“喂！你这人好不讲道理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怎么一见面就没头没脑的乱打？”

黑衣人停了下，打量着小邪，心中评估他的身分。

“喂！怎么不说话？自认理亏了对不对？”小邪脸泛笑容，语气轻松，但心中隐约明白了这个黑衣人的身份。三更半夜，一身劲装，又是黑巾蒙面，标准的刺客宵小打扮，而刚刚她还听到了捉刺客的叫声，这个人十成十就是刺客无疑。

黑衣人心有了结论，不理睬小邪，转身就要离去。

“嘿！乱打人怎可下说一声抱歉就离开呢？”小邪身形一闪，挡住了黑衣人的方向，好整以暇的看着那人。

“让开！”稍高亢的女子声音；她虽极力将嗓音压低，仍可听出她的声调。

小邪脸上笑容未退，她没猜错，刚在交手时由黑衣人的身形及移动时的姿态，小邪就八成肯定她是女人。

“道歉！”小邪也不退让，陪着黑衣人玩。

“找死！”黑衣人耐心没了，猛攻小邪，她急着要离开神鹰宫。

小邪边笑边和黑衣人过招，真是当成游戏在玩了。

几招过后，黑衣人就明白了自己的武功远不如眼前这个看起来莫名其妙的书生；但她可没时间再和那书生耗下去，只好退步咬牙低头道歉。

“好，我道歉，对不起，请这位公子让开，别阻挡在下的去路。”

小邪身形倏的后退，点点头笑说：“孺子可教也。好，你快走吧，我听到追兵已经追上来了哦！”

黑衣人恨恨的哼一声，快速离开了树林。

小邪忙躲到树后，免得被误认为是刺客，那可就解释不清了。

一名蓝衣女子，带着数名卫士急奔而过，追那名刺客去了。

小邪见人跑远了才从树后走出。她不是对那名女刺客不好奇，只是她对眼前的八卦奇阵比较有吸引力。

小邪抬头看看星象，刚好今晚星光明亮，她就依着星位找生门，不出半个时辰，她就破阵走了出来。

走出柏树林，眼前出现两座高楼；除了门前的两盏灯火外，两座楼都是黑压压的没有任何的灯光，也没见到任何守卫。

找到了！……她找到祈尔的住所了！小邪笑得好高兴，但没踏入祈尔的卧室似乎还是不能算数，所以她决定要进去逛逛。

到男人卧房“逛逛”，小邪未免也大胆得过了分。

小邪看了下，直觉是挂有鹰巢横匾的那栋楼房是祈尔的卧房。她提口气，展现轻功，整个人跃起，在天空转个两圈后，纤细的身子轻巧地落在屋顶上；她小心翼翼的沿屋脊走至尽头。在看清底下无异状后，再一个鹞子翻身，从窗口潜入室内。

小邪停了会，让眼睛适应屋内的黑暗，藉由窗外照入的微弱星光，她慢慢的看出自己所在的位置。由桌椅装潢看起来，这应是个小厅。她小心的不碰到家具，慢慢往挂着珠帘的通道走去，帘后会是什么的卧房吗？小邪好兴奋的期待答案揭晓。

轻轻拨开珠帘，小邪悄悄闪入。在她还未站好脚时，就感到了一股强大的压力夹带着万钧之力攻向她。

小邪心一惊，急忙身子一低，顺着那力道，一招四两拨千斤化去对方的攻势，也让自己毫发无伤的退开。

“好功夫！较刚才那三个草包厉害多了，难怪能找到我的住所，只是不知你是否也有命可以逃开。”冷硬的嗓音从一个高大的身影里发出，肃杀的语气让人不寒而栗。

黑暗中看不清那男人的长相，但他强悍的气势、言语里的霸气却令小邪笑容加深了。这下可对了，她找对了！这儿真是祈尔的居所。因为她可以很肯定和她说话的这名男子一定就是鹰主——祈尔。

只是情形有些出乎她的预料之外，她原是想偷偷地来，再不留痕迹的离开；现在不但被发现了，还被冠上刺客名称，这可让小邪伤脑筋了。

没让小邪有多想的时间，祈尔的第二波攻势就来了。

小邪只能专心应战，反正她也没和外人比划过，现在难得有个这么好的对手，也趁机可以测出自己武功造诣到什么程度。不管和祈尔的比试结果如何，小邪自信她一定有办法能全身而退。

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，莫小邪仍是如此乐观，果真是与众不同的女子。

高手过招总是激烈无比，小邪和祈尔由房中战到户外院子，短短的时间，两人已过招四五十回了，还是旗鼓相当，胜负未分。

刚去搜捕刺客的守卫闻打斗声又聚回鹰巢前，每人手拿火把将院子照得通火光明，人人都准备要将刺客拿下；但没有鹰主下令，底下人谁也不敢动手。

火光明亮中，两人互相打量着对方。

待祈尔看清刺客的脸时，心中有些微的惊讶——竟是一名斯文秀气的书生。他好久没遇上能和他对招这么多回的人了，这书生武功真是不错，他一身白衫，也不蒙面，这样的刺客让人看得很舒服。祈尔一向锐利、冷漠的眼眸，不禁升起了对那人的佩服与好感，只可惜他竟是刺客。

小邪忙调整喘吁吁的呼吸，祈尔的武功真是高深莫测，这番对手下来几乎花去了她大半的体力，有好几次她都是差之毫厘的距离险险避过祈尔的猛烈攻势。若她不够机伶，可能早被擒伏了。

小邪心知再战下去，情势可能对自己不利。祈尔的内力深得怕人，由现在他还是脸不红气不喘的态势就可以了解；而她内力却已丧失了大半，论武功，自己并不输给他，但拼内力就不行了，所以她不能再这样打下去，要先将话说清楚才行——

“慢着！”小邪举高一只手，引起祈尔的关注，义正言辞的说明：“我不是刺客。”

四周的卫士听了纷纷发出叫嚣声，当然不相信小邪的话。

祈尔制止卫士的叫声，表情冷冷地看着小邪，没有回话。

“我真不是刺客！我这个人最讨厌说谎和听谎话了，所以我是绝对不说谎骗人的。我夜闯神鹰宫是真的，但不是为了行刺你，你要相信我！”小邪很真诚的看着祈尔说道。说话中，她也好好的将祈尔看个仔细。

好高大的身形！这点是最引人注目的，再来，他较一般人黑的肤色也是一个特点；剑眉锐眼，尤其那深黑如星子般明亮的眼眸，在棕褐色的脸庞上更显出他的深沉难测；鹰鼻，如刀刻般的冷硬唇形，合成了一张粗犷性格的脸孔，他浑身充满了阳刚之气，找不出一丝的柔情，是

个铁铮铮的男子汉。

小邪从没见过能给人如此强烈气势的男人，好似天生的领袖，也似卓尔不群的孤傲侠士，让人不禁受他影响，心悦诚服于他的命令不敢违抗；但也会让人害怕而不敢接近他。

好特别的人，让小邪对祈尔起了好奇心。

祈尔是饶富兴致的回望着小邪，这书生说的话还真有趣。他冷淡的提出了疑问：“那你为什么夜闯神鹰宫？怎么通过柏树林子？又为什么要溜入我的卧室呢？”

“我夜闯神鹰宫的理由很正当，不过此时不能告诉你原因，但我答应你，以后我一定会对你说明白。柏树林虽排成了八卦奇阵，但我自幼通习奇门术，只要找到生门，八卦奇门阵也难不倒我。潜入你的房间也不是恶意，只是想看看能不能不被发现走一遭，以此来试自己的武功罢了。”小邪尽量详细回答祈尔的问题。

祈尔眉头皱了起来，他阅人无数，却也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人。这书生的回答乍听之下似乎很有理，但这样的理由谁能接受？而他却又是一副诚心无伪的模样，理所当然的要他人接受他的说法，真是不寻常的怪人。

但无论如何，他私闯就不能轻饶，神鹰宫可不是酒楼饭馆，可任人来去，这书生仍是要照例夺下。

“你若不反抗乖乖就缚，我就相信你的话。放心，留你在神鹰宫只为了查明你的身份，不会为难你的。”祈尔回道。

小邪明白可以相信祈尔的话。但是他虽然不会为难自己，不过要被留在神鹰宫，这点她就无法办到。她没有这样的时间，医师父和武师父还急着等她带回琴师父呢！所以她不能留下。

“我还有事，所以无法从命留在神鹰宫。否则就算一辈子留下来让你调查，我也无妨。”小邪摇摇头回答。

祈尔冷冷一笑，既然这样，休怪他无礼了。

“不想留下也得要留下！来人，拿下！”无情的下令。

左右卫士听令，马上上前要捉人。

小邪有些失望，祈尔竟然不相信她的话。事到如今，她要快突围离开才行，绝不能被捕获。

当下无心再玩，使出看家本领，边抵档边退入柏树林，她要借由树林离开。

祈尔看出了小邪的意图，飞身上前阻止。

围攻自己的守卫武功平平，小邪不将这些人放在心上；她的注意仍是放在一旁观战的祈尔身上，她料想祈尔一定会亲自动手的。

果然，在自己快退入柏树林时，祈尔身子有如大鹏鸟般的前来阻去她的退路。但小邪早已预算好了，一招“千象幻影”大法，化出无数虚幻身影，身形飘忽的绕着祈尔打转，而她的人早已冲出重围，闪入林子里了。

千象幻影只迷惑祈尔瞬间时间，他立刻就清醒了，面容一整，人也即时追上。

小邪使力往前冲，幸而她已将神鹰宫地形都摸熟了。穿出柏树林后，她跃上屋顶，人往清心居奔去——

韩湘湘已安歇了，突来的一阵声响吵醒了了她，房里的窗蓦然被推开，飞入一个人影后，又马上将窗子给关了起来。

“谁？”韩湘湘坐起，警觉的沉声问。

“琴师父！”熟悉的娇唤声伴着人影投入韩湘湘怀里。

“小邪！”韩湘湘认出了声音，抱着她感到好意外。

“你下山了？怎么找到这里来呢？”

像是回答韩湘湘的问题，外面人声嘈杂，还间杂着“刺客”的叫声。

韩湘湘略推开小邪，藉着床旁微弱的烛光看着她；那是张秀气书生的脸孔，漾着一脸的得意笑容。韩湘湘见过这张人皮面具，这是慕容侯的宝贝，既然在小邪的脸上，想也明白是慕容侯送给小邪的，这一定是慕容侯和郭傲求小邪下山的交换条件，韩湘湘不禁皱起了眉头。

“你？刺客！？”不赞同的语气质问小邪。

小邪吐吐舌一笑回答：“刺客不是我，我只不过是适逢其会而已，真的刺客早已离开神鹰宫了。”

此时有人来敲韩湘湘的门。“韩女侠，韩女侠！”

“惹事精！”韩湘湘宠溺的点了下小邪的额头，拉她躲到床上，随手披了件衣裳下床应付。

门外站着两名卫士，有礼的解释：“抱歉，吵醒了韩女侠。今晚宫里闯入了刺客，在捉拿时，见刺客逃往这方向，只好来打扰了。不知韩女侠可有听到特别的声响？或是有看到一个身穿白衣的书生打扮的男子？”

韩湘湘笑着摇摇头。“我早睡了，没听到声响，也没看到人。对不起，无法帮得上忙。”

韩湘湘是祈太君的贵客，她说的话卫士哪敢质疑，再三道歉之后，又往别的地方查去。而躲在床上的小邪，因为今晚和祈尔过招用去太多的体力，现在精神一放松，就昏昏欲睡，只一会工夫，她就已经抱着锦被睡着了。

转湘湘关好门走回，看到这种情形，好气又好笑的为小邪拉好被子。

这丫头就算武功再高，仍是单纯得让人怜惜，在这样的情形下她还能睡得这么安心，让韩湘湘想不佩服都难。

打个呵欠，韩湘湘也上床休息了。小邪的事待明天她醒了再说吧！

不过，她还真高兴看到这个调皮鬼呢！韩湘湘边想边闭起了眼睛，微笑睡着了。

正午用膳时分。京城城郊边的悦来客栈是高朋满座，客人川流不息；跑堂的小二忙得团团转，晚点到的客人没有空桌子，就只好委屈点和别人并桌一起坐。再晚点来，抱歉，只能一旁稍后了。

在二楼靠近窗子的雅座，坐了一名书生模样的年轻男子，十几道香喷喷的菜将他面前的大桌子给占得满满的；而店小二还继续在上菜，使得这桌子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空间可分给其他的食客，这也是为什么全客栈只有他一个人占了一张桌子。

店小二刚又端上了贵妃鸡，见桌上的菜也没被翻动多少，那书生仍是小口慢条斯理的用膳，一双大眼带着兴味的看着客栈内用餐的人。

在京城十里的范围内就属悦来客栈最有名气了。在吃方面号称有百道精制名菜，而住的厢房也力求豪华舒适。当然，好的服务，相对的收费也不低了。

这名书生是三天前住进客栈的，每次吃饭都得要叫上十多道的菜；三天下来，客栈里的每道菜他几乎都尝过了，也幸亏他每天都付得出食宿费来，否则店老板也不敢这样大手笔的任他点菜。

小二不懂的是，每道菜他也只是浅尝几口、试味道而已，根本就吃不完那么多的菜，为何要这么浪费银子？但出钱的是大爷，他也不便说什么。

小邪算算眼前的菜——十五道，加上这些天她吃过的，刚好是一百道菜，终于将这客栈里的所有菜都一一尝过了。她的评价是——还好。这些精心烹制的菜肴，虽口味众多，但还不如巫山顶上的野菜野果鲜美可口，而且对人身身体还有助益。

为了琴师父，医师父和武师父虽是万般不舍，仍是将她所要求的人皮面具和百变宝盒给了她。第二天一早，小邪在两个师父千叮咛万交代要小心……也要早点找琴师父回来的嘱咐下，下山去了——

生平第一次下山，小邪对俗世中的任何东西都很感兴趣，但为了安全，也为了方便起见，聪明的她戴上了男子的人皮面具，改装成文人书生模样，边走还不忘边玩的来到了京城地界。

神鹰宫位于京城的城郊，离皇城不远，这样的位置是方便朝廷的文武百官到神鹰宫向鹰主报告国事；但神鹰宫举足轻重的地位让许多的仕绅巨富也爱紧邻在周围居住，这也造成了城郊反而比京城内地还热闹的反常现象。

小邪到达神鹰宫附近后，就找了当地最有名的客栈住下。

这三天的时间，小邪都在神鹰宫的周遭查看地形环境。事先调查是非常重要的，她才不要听医师父的建议，直接就上门找人，那多无趣啊，也不好玩！

小邪自认武功不错，但除了和三个师父交手外，她还没和别人比试过；比试当然就要找好对手，而神鹰宫里高手如云，还自认守卫森严远胜过皇宫大内，这样玩起来才过瘾，也可以明白神鹰宫是否真如传闻中那么厉害了得。

所以，小邪决定要夜闯神鹰宫，私下神不知鬼不觉的去寻找琴师父。若真给她不惊动守卫而找到琴师父的话，那她就可以拿这成果让师父们答应她去行走江湖了。

喝！这真是个好挑战，小邪是跃跃欲试了！

夜深人静，一道白色的身影从容不迫的在神鹰宫里闲逛。说闲逛是非常的贴切，连着两个晚上，这人已将神鹰宫的北、东、南三边都摸熟了。有几座重要的亭楼阁宇？哪儿有守卫驻守？大概是住着些什么样的人？她都约略弄清楚了。

这人是谁？除了莫小邪这个鬼灵精之外，还有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呢！

小邪现在人在神鹰宫西边种满柏树的园子里，她猜鹰主祈尔应该就是住在这儿。据她这两个晚上的调查，神鹰宫在东北北中方向都各有栋主楼——

东边就是祈太君所住的清心居；北边的北阁住的是神鹰宫里的重要干部；而南边是正门走入后所遇到的第一栋主楼，以会客厅、主膳厅和客房为主。神鹰宫的中间位置则是建了座议事大殿——凌霄殿。大殿的屋顶造型仿佛是只展翅高飞的老鹰，那气势的雄健巍峨，可能真连皇宫大院也比不上。

只有西边她还没侦查过，其它几座楼宇都不是祈尔的住所，只剩这儿，祈尔一定是住在此地。

其实小邪老早在第一个晚上就找到琴师父了。琴师父当时正在弹琴，同在屋里的还有个高贵的妇人，小邪猜她就是祈尔的母亲祈太君。

见琴师父和祈太君聊了好一会，才回房休息。原来琴师父不住在南楼的客房，而是住在清心居里。

小邪尾随琴师父回房，知道她住哪个房间后，才悄悄地离开。

这么早就惊动琴师父，那她不就玩得够了吗？整个神鹰宫没给她玩个够，她才不愿离开呢！

小邪预定今晚是冒险的最后一夜，她准备光明正大的逛逛祈尔的居所，然后全身而退。拿这样的光荣事迹回巫山后好跟师父们大大炫耀，这样一来，她就可以要求下山行走江湖了。

想到此，小邪的眼眉都笑弯了。莫小邪，你笑傲江湖的日子不远了！

数十支的烛火将书房照耀如白昼般明亮，祈尔坐在首座书桌，面容严肃的在批阅堆在桌前数十折紧要文件。

这些文件该说是奏折吧，原应属于皇帝的工作，无奈北国近来这两位皇帝都软弱无能，对国家大事完全不了解，也无法做出有益的建树。当初祈家的先祖和金氏的先祖原是八拜之交，两家传家的家训中都有言明，以后谁的后代优秀，就谁执掌北国。什么人当皇帝并不重要，要能给百姓带来安乐的生活才是重点。

能有如此的想法，两家的先祖可说是心胸宽大的伟人，可喜的是后代子弟也真能遵行先祖遗训。这两代以来，祈家子弟异常的出色，文治武功都专长；尤其是祈尔，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，自然他的光芒会盖去现今的皇上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金氏王朝理该要退位让贤才是。

但祈尔无心当皇帝，也讨厌宫中的繁文缛节，所以决定仍是由金氏王朝主导江山，他就在背后做实际的权力者。

这事是祈、金两家的秘密，只有几位当事人才明白，旁人当然是无从得知，寻常人只会奇怪于北国的特殊政治氛围——皇上是隐忍退让，却放任神鹰宫干权！若要说明白，名正言顺的皇帝应是祈尔才对。

但是不明说，也让祈尔背了不少的黑锅，大部分的百姓都很爱戴尊敬祈尔；但仍有少部分的野心家想藉打倒强权、拯救皇上的美名，行自己把持朝政、图利一己之实，因此祈尔身旁总是刺客不断。祈尔本身武功高强，他是不将这些威胁看在眼里，但为了北国，也为了不让奸人的计谋得逞，他仍是需要小心谨慎的保重自己。这也是为什么神鹰宫的守卫要如此森严了。

“鹰主，夜已深，身体重要。您该要休息了。”一名清丽动人的女子由书房门外进入，走到祈尔身前恭敬柔声说道。她一身的蓝色衣裳，胸前有着老鹰的刺绣，额上绑着一条蓝色缎带，眉心装饰个金鹰雕饰，点叫了她的身份——神鹰宫五鹰之一的蓝鹰蓝裳。今晚她值班，负责鹰主的安危。

祈尔抬头看着蓝裳问：“怎么又是你值班？其他的人呢？”

神鹰宫的五鹰是祈尔一手训练出来的，武功不凡且每个人都各有专长，对祈尔是忠心耿耿，是他最信任的手下。

因祈尔对她的关心，蓝裳泛起温柔的笑容。“今晚本是灰鹰值班，但这两天他忙着训练新进的卫士，事情太多了；而铁鹰、兀鹰在外地巡视还未回来；黑鹰正在追查前次来行刺的刺客，也分不出身来。只有我较没事，所以多值几次夜也无妨。”

祈尔向来信任他们；事情交到五鹰手上，祈尔就完全不去干预，五鹰都有自己的工作，他们做事也从不用他操心。

祈尔点点头，粗犷的脸上没有多少的表情，将手中这分的文件落印后，人就站起准备回房休息。

“蓝裳送鹰主回去。”蓝裳跟着祈尔走出书房。

“下必了，想你也累了，早些回去安歇吧。”祈尔挥挥手要蓝裳下去休息。

“这是属下应尽的责任。”蓝裳仍跟随着祈尔的脚步。

祈尔没再说什么，大步走向他的住所——鹰巢。

鹰巢是由两栋楼所组成，一栋是书房、办公厅，另一栋是祈尔的寝室及练功房，两栋楼相距不远，只有几步远。

就在祈尔走出书房的同时，一声极轻的声响传到他耳中，他立刻机警的往旁闪开，也抓着蓝裳一并跳开。

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凌厉的三支箭射中了刚才祈尔所在的池方。

箭一落空，没有让祈尔有多喘息的时间，马上又从树后窜出了三个黑色影子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杀向祈尔。

祈尔冷笑一声，没将刺客放在眼里，孤身一人对付三名刺客。

蓝裳和周围的侍卫忙上前帮忙。

祈尔一身的武功修为已臻上乘，刺客第二轮的攻击若没得逞，心中也明白此次任务已算失败了，被捉一定是死路一条，为了求生存，只能放手一搏了。

故三名刺客都是没命般的疯狂攻向祈尔。

打斗声引来了更多的守卫，将三名刺客团团包围住，三名刺客被分散开来。

和祈尔对峙的黑衣刺客首先败阵下来，他中了祈尔一掌，被卫士制服。

“别杀他，要留活口。”祈尔淡漠下令。

被捉的刺客闻言尖声大笑，眼神迅速一闪，突的身子一颤，直挺挺的倒下。

左右的卫士忙将他蒙着脸的黑巾扯下，刺客嘴流黑血，服毒自尽了。

祈尔皱眉，又是这样的情形！这两个月来他遭到多次的袭击，刺客被拿下后都是立刻服毒自尽，手脚快得让人阻止不了；显示这些人是受过训练的杀手组织，有计划的在狙杀他，那背后就一定有人在控制了。

另两名刺客还在奋力杀出重围。

祈尔朝蓝裳打个手势，蓝裳会意，和两名刺客对手几招后，假意让他们有机会逃开。

刺客见有逃走的机会，虚晃一招，手执出烟雾弹，分开纵入松树林中逃逸。

“让探子随后跟踪。”祈尔对蓝裳交代。

蓝裳点头，带着手下追上去。

这些刺客不简单，竟能摸上鹰巢来。鹰巢是建立在柏树林中，只有一条对外通道，这条通道上有卫士看守，没令牌是无法入内的。

但若要从柏林中穿入也不可能，因为树林本身是个八卦奇阵的设计，不懂阵法的人绝对走不出来。只能在原地打转，若误触机关还会命丧其中。这个八卦奇阵是祈尔的父亲请一位世外高人所布阵的，至今还未有人能破解，解法只有祈尔和近身的五鹰知道。而此次刺客竟然能在树林中来去自如，这若不是刺客精通五行八卦，就是有内奸了。

祈尔脸色是一片的神沉莫测，事情是愈来愈不单纯了。

原来这不是普通的柏树林子，小邪走入之后就发觉其中有异，难怪整片林子只有开垦出的通道处有卫士看守，一般不懂奇门八卦者，就算走进林子里也出不去。

小邪赞许的露出笑容，看来祈尔的确不是个简单人物，能这般巧妙将阵法和环境相结合。

不过，这八卦奇阵却难不倒小邪。因为琴师父除了琴艺一绝之外，另外也精通奇门八卦阵法，教了少少给小邪；加上小邪又对这些阵法很感兴趣，从小玩到大，几乎所有的阵法她都排过，所以这个八卦奇阵虽复杂，小邪却有信心可以破解。

小邪正依步法要找出生门之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紧接着一个黑衣人向她的方向冲

来。那黑衣人见到小邪时，不由分说刀子举起就往她身上砍。

小邪挡了几招，寻个空隙跳出战场，不太高兴的指责黑衣人。

“喂！你这人好不讲道理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怎么一见面就没头没脑的乱打？”

黑衣人停了下，打量着小邪，心中评估他的身分。

“喂！怎么不说话？自认理亏了对不对？”小邪脸泛笑容，语气轻松，但心中隐约明白了这个黑衣人的身份。三更半夜，一身劲装，又是黑巾蒙面，标准的刺客宵小打扮，而刚刚她还听到了捉刺客的叫声，这个人十成十就是刺客无疑。

黑衣人心中有了结论，不理睬小邪，转身就要离去。

“嘿！乱打人怎可下说一声抱歉就离开呢？”小邪身形一闪，挡住了黑衣人的方向，好整以暇的看着那人。

“让开！”稍高亢的女子声音；她虽极力将嗓音压低，仍可听出她的声调。

小邪脸上笑容未退，她没猜错，刚在交手时由黑衣人的身形及移动时的姿态，小邪就八成肯定她是女人。

“道歉！”小邪也不退让，陪着黑衣人玩。

“找死！”黑衣人耐心没了，猛攻小邪，她急着要离开神鹰宫。

小邪边笑边和黑衣人过招，真是当成游戏在玩了。

几招过后，黑衣人就明白了自己的武功远不如眼前这个看起来莫名其妙的书生；但她可没时间再和那书生耗下去，只好退步咬牙低头道歉。

“好，我道歉，对不起，请这位公子让开，别阻挡在下的去路。”

小邪身形倏的后退，点点头笑说：“孺子可教也。好，你快走吧，我听到追兵已经追上来了哦！”

黑衣人恨恨的哼一声，快速离开了树林。

小邪忙躲到树后，免得被误认为是刺客，那可就解释不清了。

一名蓝衣女子，带着数名卫士急奔而过，追那名刺客去了。

小邪见人跑远了才从树后走出。她不是对那名女刺客不好奇，只是她对眼前的八卦奇阵比较有吸引力。

小邪抬头看看星象，刚好今晚星光明亮，她就依着星位找生门，不出半个时辰，她就破阵走了出来。

走出柏树林，眼前出现两座高楼；除了门前的两盏灯火外，两座楼都是黑压压的没有任何的灯光，也没见到任何守卫。

找到了！……她找到祈尔的住所了！小邪笑得好高兴，但没踏入祈尔的卧室似乎还是不能算数，所以她决定要进去逛逛。

到男人卧房“逛逛”，小邪未免也大胆得过了分。

小邪看了下，直觉是挂有鹰巢横匾的那栋楼房是祈尔的卧房。她提口气，展现轻功，整个人跃起，在天空转个两圈后，纤细的身子轻巧地落在屋顶上；她小心翼翼的沿屋脊走至尽头。在看清底下无异状后，再一个鹞子翻身，从窗口潜入室内。

小邪停了会，让眼睛适应屋内的黑暗，藉由窗外照入的微弱星光，她慢慢的看出自己所在的位置。由桌椅装潢看起来，这应是个小厅。她小心的不碰到家具，慢慢往挂着珠帘的通道走去，帘后会祈尔的卧房吗？小邪好兴奋的期待答案揭晓。

轻轻拨开珠帘，小邪悄悄闪入。在她还未站好脚时，就感到了一股强大的压力夹带着万钧之力攻向她。

小邪心一惊，急忙身子一低，顺着那力道，一招四两拨千斤化去对方的攻势，也让自己毫发无伤的退开。

“好功夫！较刚才那三个草包厉害多了，难怪能找到我的住所，只是不知你是否也有命可以逃开。”冷凝的嗓音从一个高大的身影里发出，肃杀的语气让人不寒而栗。

黑暗中看不清那男人的长相，但他强悍的气势、言语里的磊气却令小邪笑容加深了。这下可对对了，她找对了！这儿真是祈尔的居所。因为她可以很肯定和她说话的这名男子一定就是鹰主——祈尔。

只是情形有些出乎她的预料之外，她原是想偷偷地来，再不留痕迹的离开；现在不但被发现了，还被冠上刺客名称，这可让小邪伤脑筋了。

没让小邪有多想的时间，祈尔的第二波攻势就来了。

小邪只能专心应战，反正她也没和外人比划过，现在难得有个这么好的对手，也趁机可以测出自己武功造诣到什么程度。不管和祈尔的比试结果如何，小邪自信她一定有办法能全身而

退。

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，莫小邪仍是如此乐观，果真是与众不同的女子。

高手过招总是激烈无比，小邪和祈尔由房中战到户外院子，短短的时间，两人已过招四五十回了，还是旗鼓相当，胜负未分。

刚去搜捕刺客的守卫闻打声又聚回鹰巢前，每人手拿火把将院子照得通火光明，人人都准备要将刺客拿下；但没有鹰主下令，底下人谁也不敢动手。

火光明亮中，两人互相打量着对方。

待祈尔看清刺客的脸时，心中有些微的惊讶——竟是一名斯文秀气的书生。他好久没遇上能和他对招这么多回的人了，这书生武功真是不错，他一身白衫，也不蒙面，这样的刺客让人看得很舒服。祈尔一向锐利、冷漠的眼眸，不禁升起了对那人的佩服与好感，只可惜他竟是刺客。

小邪忙调整喘吁吁的呼吸，祈尔的武功真是高深莫测，这番对手下来几乎花去了她大半的体力，有好几次她都是差之毫厘的距离险险避过祈尔的猛烈攻势。若她不够机伶，可能早被擒伏了。

小邪心知再战下去，情势可能对自己不利。祈尔的内力深得怕人，由现在他还是脸不红气不喘的态势就可以了解；而她内力却已丧失了大半，论武功，自己并不输给他，但拼内力就不行了，所以她不能再这样打下去，要先将话说清楚才行——

“慢着！”小邪举高一只手，引起祈尔的关注，义正言辞的说明：“我不是刺客。”

四周的卫士听了纷纷发出叫嚣声，当然不相信小邪的话。

祈尔制止卫士的叫声，表情冷冷地看着小邪，没有回话。

“我真不是刺客！我这个人最讨厌说谎和听谎话了，所以我是绝对不说谎骗人的。我夜闯神鹰宫是真的，但不是为了行刺你，你要相信我！”小邪很真诚的看着祈尔说道。说话中，她也好好的将祈尔看个仔细。

好高大的身形！这点是最引人注目的，再来，他较一般人黑的肤色也是一个特点；剑眉锐眼，尤其那深黑如星子般明亮的眼眸，在棕褐色的脸庞上更显出他的深沉难测；鹰鼻，如刀刻般的冷硬唇形，合成了一张粗犷性格的脸孔，他浑身充满了阳刚之气，找不出一丝的柔情，是个铁铮铮的男子汉。

小邪从没见过能给人如此强烈气势的男人，好似天生的领袖，也似卓尔不群的孤傲侠士，让人不禁受他影响，心悦诚服于他的命令不敢违抗；但也会让人害怕而不敢接近他。

好特别的人，让小邪对祈尔起了好奇心。

祈尔是饶富兴致的回望着小邪，这书生说的话还真有趣。他冷淡的提出了疑问：“那你为什么夜闯神鹰宫？怎么通过柏树林子？又为什么要溜入我的卧室呢？”

“我夜闯神鹰宫的理由很正当，不过此时不能告诉你原因，但我答应你，以后我一定会对你说明白。柏树林虽排成了八卦奇阵，但我自幼通习奇门术，只要找到生门，八卦奇门阵也难不倒我。潜入你的房间也不是恶意，只是想看看能不能不被发现走一遭，以此来试自己的武功罢了。”小邪尽量详细回答祈尔的问题。

祈尔眉头皱了起来，他阅人无数，却也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人。这书生的回答乍听之下似乎很有理，但这样的理由谁能接受？而他却又是一副诚心无伪的模样，理所当然的要他人接受他的说法，真是不寻常的怪人。

但无论如何，他私闯就不能轻饶，神鹰宫可不是酒楼饭馆，可任人来去，这书生仍是要照例夺下。

“你若不反抗乖乖就缚，我就相信你的话。放心，留你在神鹰宫只为了查明你的身份，不会为难你的。”祈尔回道。

小邪明白可以相信祈尔的话。但是他虽然不会为难自己，不过要被留在神鹰宫，这点她就无法办到。她没有这样的时间，医师父和武师父还急着等她带回琴师父呢！所以她不能留下。

“我还有事，所以无法从命留在神鹰宫。否则就算一辈子留下来让你调查，我也无妨。”小邪摇摇头回答。

祈尔冷冷一笑，既然这样，休怪他无礼了。

“不想留下也得要留下！来人，拿下！”无情的下令。

左右卫士听令，马上上前要捉人。

小邪有些失望，祈尔竟然不相信她的话。事到如今，她要快突围离开才行，绝不能被捕获。

当下无心再玩，使出看家本领，边抵档边退入柏树林，她要借由树林离开。

祈尔看出了小邪的意图，飞身上前阻止。

围攻自己的守卫武功平平，小邪不将这些人放在心上；她的注意仍是放在一旁观战的祈尔身上，她料想祈尔一定会亲自动手的。

果然，在自己快退入柏树林时，祈尔身子有如大鹏鸟般的前来阻去她的退路。但小邪早已预算好了，一招“千象幻影”大法，化出无数虚幻身影，身形飘忽的绕着祈尔打转，而她的人早已冲出重围，闪入林子里了。

千象幻影只迷惑祈尔瞬间时间，他立刻就清醒了，面容一整，人也即时追上。

小邪使力往前冲，幸而她已将神鹰宫地形都摸熟了。穿出柏树林后，她跃上屋顶，人往清心居奔去——

韩湘湘已安歇了，突来一阵声响吵醒了她，房里的窗蓦然被推开，飞入一个人影后，又马上将窗子给关了起来。

“谁？”韩湘湘坐起，警觉的沉声问。

“琴师父！”熟悉的娇唤声伴着人影投入韩湘湘怀里。

“小邪！”韩湘湘认出了声音，抱着她感到好意外。

“你下山了？怎么找到这里来呢？”

像是回答韩湘湘的问题，外面人声吵杂，还间杂着“刺客”的叫声。

韩湘湘略推开小邪，藉着床旁微弱的烛光看着她；那是张秀气书生的脸孔，漾着一脸的得意笑容。韩湘湘见过这张人皮面具，这是慕容侯的宝贝，既然在小邪的脸上，想也明白是慕容侯送给小邪的，这一定是慕容侯和郭傲求小邪下山的交换条件，韩湘湘不禁皱起了眉头。

“你？刺客！？”不赞同的语气质问小邪。

小邪吐吐舌一笑回答：“刺客不是我，我只不过是适逢其会而已，真的刺客早已离开神鹰宫了。”

此时有人来敲韩湘湘的门。“韩女侠，韩女侠！”

“惹事精！”韩湘湘宠溺的点了下小邪的额头，拉她躲到床上，随手披了件衣裳下床应付。

门外站着两名卫士，有礼的解释：“抱歉，吵醒了韩女侠。今晚宫里闯入了刺客，在捉拿时，见刺客逃往这方向，只好来打扰了。不知韩女侠可有听到特别的声响？或是有看到一个身穿白衣的书生打扮的男子？”

韩湘湘笑着摇摇头。“我早睡了，没听到声响，也没看到人。对不起，无法帮得上忙。”

韩湘湘是祈太君的贵客，她说的话卫士哪敢质疑，再三道歉之后，又往别的地方查去。而躲在床上的小邪，因为今晚和祈尔过招用去太多的体力，现在精神一放松，就昏昏欲睡，只一会工夫，她已经抱着锦被睡着了。

转湘湘关好门走回，看到这种情形，好气又好笑的为小邪拉好被子。

这丫头就算武功再高，仍是单纯得让人怜惜，在这样的情形下她还能睡得这么安心，让韩湘湘想不佩服都难。

打个呵欠，韩湘湘也上床休息了。小邪的事待明天她醒了再说吧！

不过，她还真高兴看到这个调皮鬼呢！韩湘湘边想边闭起了眼睛，微笑睡着了。

只用了短短三天时间，小邪已经将神鹰宫从外在的地形、建筑，到内部的人员，上至总管卫士、下到男奴女仆都查得清清楚楚；摸熟了宫里的人物，除了方便做事外，也是她调查刺客的重要线索。

综合刺客这几次的暗杀行动，可发现刺客对祈尔的作息都非常的熟悉，总选在他身边卫士最少时行刺；潜入宫时又能避开宫里的守卫，由这情形看来，有无内奸已是昭然若揭了，如何将那内奸捉出来，才是当务之急。

小邪做这个特别护卫，也是特别的自由轻松，除非祈尔出了神鹰宫，她才要随身在旁；否则，在宫里，以祈尔的武功，身旁又随时有人护驾，也不必她跟上跟下，让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。

这晚，小邪就一个人躺在屋顶上赏星纳凉。

小邪偏爱秋天，凉爽又带点萧瑟，让人感到舒服；而且秋夜的星空也是特别的美丽。虽然现在她不在巫山上，赏景地方不同，但美景依然。

小邪看着夜空，凉风徐徐，让人舒适悠闲的闭起了眼睛。

一会，她突然想到什么——人便站起，身子灵巧的从屋顶上飞跃而过，往祈尔的书房奔去。

房外的守卫仍是蓝鹰，见小邪要入书房，挡在她面前，淡淡说道：“鹰主办公时不爱人打扰，莫姑娘若有事，明早再找鹰主吧！”

小邪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蓝裳回答：“祈尔若有这规矩，让他来告诉我。”人影一闪，已进入书房里。

蓝鹰没能拦住人，气闷得猛一跺脚，悻悻然跟了进去。

书房里，祈尔又在为眼前一堆的文件伤神，听到人走入的声音，头也没抬，不经心问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有重要的事想找你去看！”小邪接着回答。

祈尔听这声音就明白来人是谁，全神鹰宫也只她敢直言直往的同他说话，而且还是大胆的直接呼他名字。祈尔知道有许多人要求她改过，但莫小邪依然是我行我素。

抬头看着莫小邪，祈尔虽对她常神出鬼没出现在自己身旁有些微辞，但她不打扰到自己，他也当作没看见。

这是第一次她有事找自己，祈尔倒很好奇她有什么重要事。

“看什么？在哪里？”

小邪经经一笑，眼里有股调皮神色，不直说理由。

“你同我一起去看看不就明白了，只要你轻功能跟得上——”话一落下，小邪人已从窗子穿出，人影一闪就不见了。

丢下这样的话，祈尔是一定会跟着出来的。

祈尔剑眉一竖，好大瞻的女子！竟敢这样对他说话，或许是他太放纵她了，该给她个教训才是。

下疾不缓的，祈尔身子也从窗子掠出，去追那个不知轻重的女子了。

蓝鹰还没弄清状况，鹰主和莫小邪人就已经离开了，她轻功逊他们一筹，想追上去也追不到人，蓝裳美好的容颜上泛起了敌意，她不喜欢莫小邪，真的不喜欢！

两个飞快的身影穿过了柏树林子，本是一前一后的，渐渐成了平行的速度。小邪提起一口真气，身子一蹬，跃上了凌霄殿的屋顶后便停住。几乎是相同时间，祈尔人也站在屋顶上。

“你说的重要事，就是带我到凌霄殿的屋顶？”祈尔不明白的看着小邪。

“看看你头上的夜空，你有多久没见过这美丽的星空了？”小邪在屋脊坐下，慎重其事的说着。

“你是说——你要我丢下工作来这里，就为了看星星？这就是你说的重要事？”祈尔的语气已然带着怒气，黝黑的脸庞是一片冷漠。这个女子在捉弄他吗？

小邪抬头看着祈尔，一脸天真无邪的模样，点着头，仿佛在说件很重要的事。“星星不重要吗？不管人世如何改变，星星都是恒久不变的，世上有谁能做到这样呢？所以它比任何事都禁得起考验，也是最重要的。”

祈尔听不进这话，他深吸口气，强压下心中的怒火。若不是碍于母亲，他真会当场下令将这个女人丢出神鹰宫，并且要她以后都不能再踏入神鹰宫一步。

祈尔转身就想离开，若不快点走，他不知道自己的脾气万一爆发了，会不会先将眼前这个不知死活的女人处理掉。

“你将处理国事当成是自己的工作，将北国人民当成是你的责任，帮当今皇上打理政务也成了你的义务，你拥有了全天下最大的权势，整个北国都是你的囊中物。但那又如何？这能带给你欢笑吗？你并不快乐，你是我见过最严肃无趣的人，不懂得为自己生活，也不明白要为自己找快乐，整日死死的板板的，不曾笑也不曾放松自己；再这样下去，不必等刺客来行刺暗杀，你就会英年早逝了。”小邪发出了惊人之语，大胆的对祈尔说出她想说的话，也不管她的下场可能会被祈尔的怒气震得碎尸万段。

祈尔闻言，倏的立刻转身看着小邪，脸色阴沉骇人，仿佛要将人撕碎般，恶狠狠的咬牙吐出：“你这样的触怒我，你真不怕我生气后的下场？还是你以为有太君做你的靠山，我就拿你无法呢？”

小邪反而笑容满面，无任何惧意的回瞪着祈尔。“都不是，因为我相信自己的眼光。你虽

脾气不好，却是个明理的人，不会为了我说实话，就将我治罪。”

祈尔像看见怪物一样的看着小邪，良久之后，才冷冷的说道：“你什么事都能这样肯定？当真什么事都不怕吗？”

小邪想了下点点头回答：“我相信自己。更何况到目前为止，还没遇上让我害怕的事。”

祈尔突然放声大笑，边笑边在屋脊上坐下，脸上表情全然改变，他饶富兴趣的打量着小邪。从她做自己的护卫起，他从未好好仔细的看清这女子。第一次他这般专心的盯着她看。

没有花容月貌，五官只称得上端正秀气，不过她身上传来的清新活力让人感到舒畅；而且她有股和她外貌不协调的高贵气质，但她不同于常人的言行却是十分符合她名字里的“邪”字。

小邪的自信挑起了祈尔的好胜心。他不相信她真是什么都不怕，女人最会虚张声势说大话，想借此来吸引他的注意；他遇过不少这样的女人，要折服如此的女子不是件难事，小邪若想引起他的注意，那她倒做得很成功。

祈尔收起大笑，脸上换成了一股柔柔的邪气笑容，放缓了声音说道：“过来，让我看看你是否真是什么都不怕的女人？”

面对祈尔足以吓死人的冷酷脸孔，小邪是丝毫都不放在心上；不过，一旦他脸上换上温柔的笑意，却让小邪心中有些打颤。笑容化去他脸上的冷硬线条，使得他那张粗犷脸孔凝聚了男性的吸引力；不是英俊动人的类型，却会使人如吸了迷药般沉迷其中无法自拔。小邪皱皱眉，看着这样的祈尔，此时她心中竟然没用的起了害怕之意。

“怎么不过来？难道你真怕了我？”祈尔见小邪有些迟疑，脸上的笑容更深，心中却不屑的讥笑看来，他猜对了。

小邪心一横，不过去倒叫祈尔看扁了，他有什么可怕，又不是吃人怪兽怕什么！

小邪遂站起身，无畏的走到祈尔面前。“我过来了，有事吗？”

祈尔伸手一拉，小邪还没弄清他要干啥，就被祈尔整个人给拉入怀里。

“让我看看你的不怕、你的大胆。”祈尔抬起她的小下巴，唇已经准备要盖上小邪的小嘴了。

“你要吻我！？”小邪弄清楚了祈尔的举动，睁大眼询问他。

“嗯。”祈尔轻哼一声当回答，唇更贴近小邪了。

“那你胡子刮了没？”小邪认真的回问他。

“什么！？”祈尔一时间弄不懂小邪的问题。

“我问你胡子刮了没？我师父说，男人的胡渣很刺人，让人不舒服；若你胡渣刮干净了，我才要给你亲。”小邪认真的说明。

祈尔这下子可听明白了，人也震惊得楞在当场。他就这样和小邪近距离面对着面，两唇间只有毫米之差，以如此暧昧的姿势停住了。

他怎么了？小邪看祈尔的表情好似受到了很大的惊吓，为了她刚才说的话吗？

那么简单易懂的问题也要想那么久吗？小邪转转大眼睛，将注意力转回祈尔的唇，她一直想明白男女嘴唇相帖是如何的感觉。她曾问过琴师父，琴师父红着脸只说那是人间最甜蜜的事，以后她自己遇上就知道了，也不肯再说清楚些。

她一直想体会人世间最甜蜜的事是何种模样，可是始终没有碰到能让她想尝试的对手。祈尔，或许他是个好人选。自己从不让人靠近她的身边，更何况和男人这般的搂在一起。但在祈尔怀中却不会使她觉得不舒服，她还很喜爱他身上的男子气息，浓烈得让人好想去依靠，好似天塌下来，他都会为自己顶下来般。

从没人能给她这样的感觉，连照顾她长大的三个师父都没有；而她竟能从祈尔这个人的身上找到这份的孺慕之情，连小邪自己都觉得很奇妙。

忙拉回想远的思绪，小邪见祈尔仍是一动也不动，顿时玩心大起，索性自己主动，将自个儿的唇帖上了祈尔的唇。

两唇相触，小邪只感到祈尔的唇凉凉的，没什么特殊的滋味，只像唇帖在肌肤上的感觉。哪有琴师父说的那般美好奇妙呢！

“这就是唇相亲了？没什么味道，一点都不像师父说的那么美好。”小邪自自言自语的呢喃。

祈尔眼眸变得深邃难解，所有的惊骇在小邪主动吻上自己时就醒了。她的行为可以被归于放荡无耻的女人了！祈尔原想一把推开她的人，但随后说出的话却纯真得让人失笑，那不是烟视媚行女子会说的话。她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？她的师父又是怎么来教育她的呢？祈尔迷惑了。

他怎么还不动呢？小邪不想再傻傻的陪他发呆了，人想从他怀中离开，祈尔却手臂一紧。更加大力的搂住了小邪，手重新又定住了她的下巴。“你错了，刚那不叫亲吻，这才是！”

若要知道这女人是真天真还是作假，用最直接的试探就明白了。

两唇再次的相触，不过这次可不是只有点到为止而已。祈尔的吻深入到小邪的檀香小口里，启开她的贝齿，放肆的占领了她的甜蜜。

小邪原是睁大了眼，后来受不了这强势的压力而闭起眼睛，这——才叫接吻吗？小邪突然觉得手足无措，老天！他——他竟将舌头也伸入自己嘴里了！

“啊……嗯！”小邪想惊叫，但惊呼却只让祈尔吻得更深入，封去了她的求助，也将她的抽气都纳入唇里。

时间的流逝似乎在此时此刻停住了，小邪感应不到任何的事，除了祈尔，这个占去她全部心思的男人外，所有都被摒弃了。

不是甜蜜，不是美好，而是强悍的掠夺！第一次小邪觉得自己好无助，第一次她对自己的爱玩，莽撞而有了悔意，也是第一次她深刻明白了男人和女人的不同。

她在排斥着自己，祈尔可以由唇间的亲密感到小邪的抗拒，这动作不单代表小邪的纯洁，也表示了她的第一次。祈尔可以很肯定，他是这怀中女子的第一个男人；除了他之外，没人碰过这红唇小嘴。

这结果令他满意，也愉悦了他的男性自尊。

终于，祈尔肯放开小邪，这张小嘴很对他的脾胃，他虽未完全的满足，但来日方长，他可以慢慢品尝。

小邪喘得好急，就算是练功一整天也没这般的喘吁吁。自己还这样的上气不接下气，而祈尔却像是没事样，让小邪觉得好不公平。因此她想转过身去，不让自己狼狈的模样落在祈尔眼里，让他有笑话自己的机会。

祈尔不放她走。想逃？他不会放开的，属于他的东西他绝下放手。

祈尔仍是抱紧了小邪，手在她光滑的脸蛋上游移。“想去哪？你不是什么都不怕吗？难道会怕了我？”揶揄的语气，还带着说不出的得意。

小邪这下子真恨不得时间能倒转，她就绝不会说出自己不怕任何事的话来。以前，她的不害怕，是因为她都能看到事物的真实面，事情的真相、人的真心想法，但现在她看不出祈尔在想什么。面对如此邪气凌人的他，说实在的，小邪心中真有些怕怕的，她还没遇上比自己更邪气、难懂的人。

但若要明白说自己怕他，小邪是万万不肯承认的，她怎能在他面前矮一截呢？

“谁怕你了？只是你是鹰主，小邪是护卫，两人如此的亲昵姿势会让人误会的，可会有损你的名声哟！”小邪随便拉出个世俗礼教当借口，好掩去她的心慌。天知道，她可是从来就不理会这些臭规矩的！

“哈……”祈尔发出了大笑声，小邪故作镇静的模样太可爱了，令他忍不住发噱。这女子真的很特别，大胆却也有些许的害羞，言行举止虽不同于常人，却单纯可爱极了！尤其她的想法，说是强辞夺理，不过却又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，还敢主动的亲他！被他吻了，也不会又哭又闹的要他负责，强迫他给承诺，世俗中绝再找不出第二个这般奇特的女子了。有莫小邪在身边，祈尔可以保证日子绝对不会无聊。

小邪不悦的嘟起了嘴，祈尔的自信笑声让她听了好刺耳，好似所有事都在他的掌握中，自己像被他玩弄在股掌上一股。

倏的，小邪飞快的出手往祈尔胸腹间攻去，想以此逼他放开自己。

祈尔反应也很快，一攻一挡，还是不愿放开怀中的女子，因他料准了小邪一定不会真伤了自己。

对手了好几招，祈尔依然是纹风不动。小邪急中生智，藉攻击挡回的力量逼自己往后倒下，倾斜的屋顶让她倒下的身躯又直往下滑动。

祈尔快速的出手要拉她，小邪却反以他的力道让自己更快速的下滑，滑过屋缘，直往下摔去。

“小邪——”祈尔急叫，身子一纵，也随着跃下。

“哈……”娇笑声传来，小邪挂在半空中开心的拍手。她是以随身携带的天蚕长巾缠住屋缘，让出已不掉下去，却计诱祈尔往下跳。

“我要回去休息，不陪你玩了，晚安！”小邪说完，小手捉住了长巾一使力，人又飞回屋顶上，脚不停的施展轻功离开。

祈尔从底下看着小邪离开，只是纵容的笑笑。他得到了她的初吻，她也捉弄了他一次，一

来一往算是扯平了。不过，谁较吃亏大家可是心知肚明，祈尔笑着大步走向鹰巢。今晚虽没处理到公事，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呢！游戏才刚开始，身为主角的她怎跑得开呢？

怡情轩，一个灯红酒绿的玩乐场所。

月奴，怡情轩的当家姑娘，相貌、手段皆属一流。

地窖，本是放酒，放杂物的置物间，此时却烛火明亮，有五个人在里面。三男两女，一个年约五旬的老者和一个美艳动人的女人坐在桌边商量大事；另两个男的是老者的守卫，站在老者的身后，而剩下的那名女子，当然就是坐着的女人的丫鬟了。

“事情办得如何？”老者问，无精打采的声音，满头白发，脸色消瘦枯黄，好似多久没睡过觉一样。

“还没得手。不过，相信祈尔已经开始怀疑有内奸了。”坐着的女人浅笑回答，美丽的脸蛋却充满了怨恨。

“祈尔命黑鹰丁洪依着我们暗中给的线索往下查，收获不少，破了两个杀手组织。现在人正赶回神鹰宫。”老者打了个呵欠，努力振作精神说道。

“很好，就让神鹰宫依我们计划去铲平杀手组织，如此一来，祈尔和杀手组织的梁也结大了，狗急跳墙，杀手为了求生存，迟早会被逼得全力扑杀祈尔而后快，鹬蚌相争，我们就是得利的渔翁了。”尖锐的笑声在地窖里迴漾，月奴眼里有着即将复仇的快感。

“你高兴就好，我查黑鹰的事已经三天没合眼了；若没事，我可要回去休息了。”那名者巴不得马上就可以躺下大睡一觉。

月奴眼神闪过一丝对那老者的厌烦，但还是强压下来。他是盟友，不能得罪。“我送你出去吧！”起身，作势要送客。

老者也站起，往门口走了两步，又回头看着月奴交代：“黑鹰想你，这两天应会再来，你手上的失魂草还有没有？”

月奴点点头回答：“够用了，倒是你在祈尔面前别露出马脚了。”反过来叮咛那老者。

“放心，我的表现祈尔一向不满意，他早有将我革职的打算了，我的工作他也派人接手了，现在我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空官，还用去向他报告吗？恐怕连神鹰宫也进不去了。”老者自嘲一笑，充满了落魄不得志。

他叫黄荣贵，是一名盐史，掌管北国盐的流通，阶级不高的官，但有固定的薪俸，生活也还过得去。但他爱贪杯，经常误了正事，因此祈尔对他的工作效率很不满意，有意将他撤换，若被革职，黄荣贵也只好摸摸鼻子走路了，他有什么条件能和祈尔争呢？一次，他来怡情轩喝酒，边喝酒边吐牢骚，也不知自己喝了多少，酒醒后人就在月奴的房里了。

那时月奴坐在床旁照顾他，并且要他做她的同盟，一起除掉祈尔。

黄荣贵以为月奴在说笑，哪有这样的胆量？祈尔耶！别开玩笑，他一根手指头就能置他于死地，他就算吃了熊心豹子胆也没那股勇气。

但月奴正经极了，一再劝说他，还将计划详细的告诉他，表示不是盲目的行动，按计划行事一定能除去祈尔；只要祈尔一死，他的官位就能保住，而且月奴还能保证他一定会升官。

几番思考，黄荣贵心一横就答应了，反正他孤家寡人的，也没家累，了不起是命一条，就拼拼看好了。

于是月奴和黄荣贵开始了行刺祈尔的计划。

送走了黄荣贵，月奴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在梳妆镜前坐下，镜子里照出个美艳的脸孔，月奴摸着冰凉的镜子，镜里人开始笑了起来。

祈尔——我要让你后悔当初玩弄我的感情，我要你众叛亲离，我要你痛苦，我恨你，我要你死！

哈哈……快了！你等着，你的死期就快到了！

哈哈……镜里的女子流出了两行眼泪，但她依然在大笑。

凄厉的笑声里包含着深沉的怨恨。

是恨？还是爱？已被复仇蒙蔽住心灵的月奴再也分不清楚了！

凌霄殿。

祈尔刚听完了黑鹰的报告，正沉着脸在思索。

小邪也在凌霄殿里，不过她是高高地倚在殿里的横梁上，低头俯视。

她有兴趣的人是黑鹰丁洪。

她手头上只有三个重要的人她还没见过，就是外出的黑鹰，铁鹰和兀鹰，今天听闻黑鹰回宫了，她才来凌霄殿一探他的真面目。

黑鹰丁洪，长得不算俊也不会丑，瘦高的体型，平凡的五官，才华不外露，听他报告时，看得出他的沉稳内敛，果然是祈尔的得力助手。

小邪看着黑鹰，直觉认为他不是内奸，他对祈尔的忠心从他言谈中可以感觉到；她向来相信自己的直觉，便将丁洪从怀疑名单上除去。

“铁衣堂和三星帮明是酒楼饭馆，骨子里是刺客组织的大本营，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事了。不过，我一直认为他们没那么大的胆子敢和神鹰宫作对，但想不到刺客里有他们的人，这倒出乎我意料之外。”祈尔说道。

“属下也觉得奇怪；而且，我们追查的刺客都是近来被铁衣堂和三星帮驱逐出门的弟子，属下本想放过这两个帮派，但他们不同意解散，为了鹰主的安危，我也只好强势的扫除他们。”黑鹰恭敬禀报。

“如此的大动干戈似乎不是好方法，但是，除此之外也没其他的办法了。丁洪，这些天你也够辛苦了，放你两天假，好好去休息吧！”祈尔浅笑下令。

“谢鹰主，属下告退。”黑鹰高兴的退下。

“都下去吧！”祈尔挥手要所有人离开。

小邪本来也想一块离开，但碍于她现在的位置，她若从屋顶跃下离开，似乎太不给祈尔面子了，所以她打算等其他人都离开再走。

“你还下不来吗？”祈尔低沉的嗓音在厅里回荡。

小邪看下面已没人了，那他这些话该是对自己说的了，小邪也不觉得意外，祈尔武功那么高强，她也不认为自己能瞒过他。

大方的从屋梁上跃下，小邪拍拍身上的灰尘，转身就要离开。

“这样就想去？”祈尔斜倚在椅子上，一手支着头，懒洋洋地问。

小邪转回身面对祈尔。“还有事吗？”

“昨晚睡得可好？”祈尔邪气地笑着。

这话让小邪霎时绯红了脸，但隔着人皮面具，她仍是神色自若。她努力让自己不受他的影响，淡淡回答：“很好，谢谢鹰主关心。”

“过来——”祈尔坐正身子，对小邪下令。

“什么事？这样说就可以了。”小邪仍站着不肯动。

平常人若违抗鹰主的命令是要受到严厉处分的，但祈尔想，小邪一定对此规条嗤之以鼻。而他竟也由着她放肆。

“怎么，不敢走过来吗？胆小鬼。”请将不成用激将。

“我才不是胆小鬼呢！”小邪冲到祈尔面前不开心地叫道。

下一个动作，她已经身陷祈尔怀里了。

“你就是胆小鬼，不敢靠近我的胆小鬼！”祈尔点着小邪鼻头取笑她。

“不是，不是！我不是——”小邪捉着祈尔的衣襟不服气的反驳。

祈尔哈哈大笑，实在喜欢和小邪相处的时刻，她都依着自己脾气不按常理行事，百变的她让祈尔感到新鲜有趣极了。

“既然不是，以后就跟我身边，别到处乱跑了。”祈尔想常见到她。

小邪摇头拒绝，“不行，我的主要任务是查出刺客的主使人和内奸，所以无法时时刻刻在你身旁；你若想有人保护，灰鹰和蓝鹰不是每天都轮流陪着你吗？加上你自己武功那么高强，还怕什么？”

这回答让祈尔有些啼笑皆非。敢情她将自己当成三岁孩童需要人陪了？但他先不追究这话。小邪说了件非常重要的事。

“你怎么会认为神鹰宫里有内奸呢？”祈尔问。

“一般的刺客是不可能自由出入神鹰宫而不被发现的，而且还了解柏树林里的八卦奇阵，定是有人将秘密泄漏出去，刺客才能如此有恃无恐的闯入神鹰宫。这个人能这么了解神鹰宫里的机密事，职等一定不低，如此才有资格做内奸。”小邪分析。

“那你查了这么久，可有头绪？”祈尔又问。小邪老实的摇摇头。“我本来认为嫌疑最大的是五鹰。因为他们都跟随在你身旁，对你的作息了如指掌，而柏树林的破解法也只有他们五

人知道。但除去未见过面的铁鹰和兀鹰外，其余三鹰依我观察，可能性不高。而铁鹰和兀鹰常年在外巡视，没理由也没时间让他们花费心思找人来杀你。所以五鹰的嫌疑可说是已经排除，但除了他们。一时间我也找不出其他内奸的嫌疑者。”

“我也不相信会是五鹰泄的密，他们都是我的心腹知己，彼此有二十多年的感情在，怎么我也不想去怀疑他们。”祈尔下意识将小邪抱得更紧。

“不是五鹰，这我可以肯定。我再另外找线索，放心，这事难不倒我的。”小邪很有自信的回答。愈困难的事她就愈有兴趣。

小邪的乐观感染了祈尔，让他的心情好了许多。见她双眼晶亮，神采奕奕的模样，他忍不住俯头吻她玫瑰般的唇瓣。

小邪有些害羞，但昨儿的滋味让她很难忘怀，她想再尝试一次，故在祈尔唇要离开时，她又快速的回吻回去，一声轻笑从祈尔唇旁溢出，他大方的如她所愿，再次攫住了红唇，加深了这个吻。两个人就在庄严肃穆的大殿上拥吻了起来，浑然忘我。

直到一声惊讶的抽气声传来，甜蜜事才被打断。蓝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！她不放心想一个人留在凌霄殿里，想进来看看情形，没想到竟给她看到了这令她心碎的一幕。

那是鹰主吗？那位满脸热情在大殿上拥吻女子的男人，是她全心爱慕、日思夜念的冷漠男人吗？

为什么？为什么老天要她看到这一幕？为什么？

蓝裳发出了一声压抑的哭泣声，掩面奔出了凌霄殿。

“她爱你。”小邪点明着说，不相信祈尔会看不出那样明显的爱意。

“我知道。”祈尔叹口气。

“怎么办？”小邪不想惹到蓝裳为爱伤心的模样。

“随她去吧！她会想通的。”祈尔只能这般回答。

小邪摇摇头，表示这不是好办法。

“那你说该怎么办？”祈尔反问小邪。

“灰鹰喜欢她，让灰鹰去安慰她。”小邪回答。

祈尔挑眉看着小邪，这丫头不简单，连这事也看出来了，冯震喜欢蓝裳，但他掩饰得很好，只有少数人明白。

“蓝裳不会接受的。”祈尔明白蓝裳的固执。

“不试试怎知道呢？”小邪坚持。

祈尔想了下，点点头。没错，不试试怎知道呢！

只能祈祷老天保佑，一切都能圆满解决。

说也奇怪，自小邪到神鹰宫当上特别护卫之后，就没再见到刺客的行踪了。

这半个月来，日子是平平安安，顺顺当当的过去。

而且，整个神鹰宫的人都可以感觉到鹰主的改变。他虽还是常酷着一张脸，依然不够亲切随和，处事仍是严厉不留情；但是见到他有笑容的时候变多了，行事作风也软化不少。

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莫小邪，鹰主的改变就是从她寸步不离跟在他身旁开始的。

“哇！太好了，好舒服喔！”

声音传来的地点是园子里那颗有百年历史的榕树上，在榕树最高的枝干上挂着一条长丝巾。一名白衣少女就坐在那丝巾上漾秋千。不用多想，那女子除了莫小邪外还有谁有那么大的胆子，那样的闲情逸致呢！

小邪望着蔚蓝的天空，大声的呼喊，享受难得的自由。

对，就是自由。

那次在凌霄殿和祈尔谈过话后，她以为祈尔已经明白她的主要工作了。

谁知，从那天起，祈尔便要她像个影子一样的跟在他身旁；除了睡觉外，不可离开他半步。

大到祈尔接见群臣将领谈国事和外国使节见面；小到吃饭，喝茶的鸡毛蒜皮杂事，她都必须随侍他身侧。

祈尔要小邪陪，但允许她不用直挺挺的站在他身后当木头人。小邪可以随意走动，或坐或站都随她的意，只要她人在祈尔的视线范围内就可以了。

虽有这样“天大的恩惠”，但对爱自由的小邪仍是件苦不堪言的事。

听那些臣子将军们报告国事一点乐趣都没有，看祈尔书桌上堆积如山的公文更会让她想睡觉，好几次小邪在太无聊时都溜到屋梁上梦周公去了。在众人处理好事走了之后，半睡半醒的她才被祈尔给抱了下来，迷迷糊糊又跟着他去处理下一件事。

而今天小邪能偷到空，是因为长年在外的铁鹰和兀鹰同来了。五鹰会齐，祈尔和他们有要事商量，向来这样的会议都不准有外人在场，因此小邪才可以名正言顺趁这机会享受难得的自由。

虽然祈尔明说她可以留下来，但小邪还是想走开，不愿介入神鹰宫的机密里，更不想见蓝棠面对她时的尴尬。

蓝棠这些天看来情形好一些了，眼儿不再像之前那样，每天都是红肿布满血丝；遇上她时，不是刻意回避就是视而不见。现在蓝棠神色平静许多，小邪感到她对自己的敌意也减轻了，这是很好的现象，只不知是因为灰鹰安慰有功，还是她自个儿想通了。

小邪推测是前者，因为灰鹰脸上的郁气也舒解了不少，不复以往那样的失意。

小邪在静观其变，看这两人是否有缘分？

秋千被小邪漾到老高才落下，呵呵的笑声撒满天空。这颗老榕树是全神鹰宫中最高的树，虽不若巫山顶上的擎天巨木，但总是寥胜于无了。

想起了巫山，就想到山顶上的师父们，不知师父们近来可好？时间已过了半个月，再半个月她就要回巫山了，这是自己答应师父的期限，她一定得回去。想到要和祈尔分开，小邪心里竟有些不舍。自己和祈尔相处的情形也着实奇异，祈尔常会选在无人抱她、吻她，教她些男女间的亲密事。

但是，小邪却从没听祈尔对她说过任何的甜言蜜语，他总是用半开玩笑的语气来宠溺她，没有任何的爱语，也没有承诺。

这会让自己难过失望吗？小邪想了下，说不出自己的真正心情。唯一可以明白的是，自己不讨厌祈尔，甚至可以说是满喜欢他的。否则她不会让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这样对她，和她这般的亲密接触。

不过，小邪也同样的没想过两个人的未来；眼前的情形是她无法长久留在神鹰宫，算算和祈尔相处的时间也只剩下半个月而已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就算是自己想和祈尔再亲近，他们仍是要分开，既然如此，何苦多想让自己烦恼呢！

有这样的想法并不代表小邪是随便的女子，她只是率性而为，顺着自己的心意罢了！既是喜欢，为何要怕诸多规矩，苦苦压抑自己不去追求呢？人毕竟是自己而活，不是为旁人，这也是她三个师父教导她的观念。小邪目前最想完成的事，就是找出内奸了，只可惜近来刺客都在偷懒，让她找不到活动筋骨的机会，漾了好一会的秋千后，小邪改将长丝巾挂在树干之间，成了一个吊床，她躺在上面假寐，享受秋阳吻脸的美好舒适感。

“铁堂、任东，你们难得回来一趟，就多停留一些时日，长期在外奔波，真是太辛苦你们了。”祈尔看着左手旁的两个得力助手说道。他们是神鹰宫在外的眼线，除了视察属于神鹰宫的产业营运外，也在北国境内明察暗访，为他注意人民的生活状况，职责相似于巡按；透过铁堂和任东，祈尔才能了解民间疾苦。

铁堂从椅子上站起，拱手回话：“鹰主，我和任东也正有意。近来鹰主频频遇上来路不明的刺客袭击，我们听闻消息都很担心；这次回来，希望能在神鹰宫多盘旋些时候，为鹰主清除那些不法之徒再离开。”

祈尔不在意的一笑，“刺客的事你们不需要操心了，我自会处理。留你们下来是要你们放松心情休息的，可不是要你们出任务。”

“谢谢鹰主的关心，我们想帮忙，也是想看看是那个胆大包天的人敢打鹰主的主意，这事比休息重要多了！再说，我和铁堂也习惯了在外的生活，哪会觉得需要休息呢？请鹰主别挂心我们，抓出刺客要紧。”身子较为矮胖的任东也站起来大声回答，一脸恨不得将刺客碎尸万段的模样。

祈尔见爱将的激动样，不禁有些失笑。

“只是近来刺客突然都销声匿迹了，否则以我们五鹰的实力，定可将刺客一举拿下。”黑鹰恨恨的说。

“这只是风雨前的宁静，我相信他们还在等待时机，很快的，就会再看到他们出现。”祈尔冷冷一笑，那些人不会这么容易就此放手的。

在座的五鹰都是一脸的痛恨表情，心中发誓——刺客若再来，一定要痛宰他们，毫不留情。

停了会，祈尔对五鹰宣布：“祈山大圳已快竣工了，这个大圳关系重大，不能有丝毫的失误，因此后天我想亲自去看看。”

“在这时候？太危了！”蓝裳首先反对。

“去祈山大圳要经过吊桥，树林和狭道，若刺客埋伏在这样的地方狙击我们，我们是防不胜防的。去祈山大圳之事请鹰主三思。”灰鹰冯震也冷冷开口。五鹰之中，灰鹰是最难得说话的，连他都说话了，可见此事非同小可。

另外的三人也都点头表示同意冯震的说法。

祈尔虽是脸上挂着笑容，却让人感觉不到他的笑意，眼光淡淡地从众人脸上扫过一遍，没开口，但已让五鹰明白他的笑意，他是想藉此引出刺客。

“去祈山大圳的路途，黑鹰已仔细观察过了，就由他来告诉各位如何做吧！”祈尔说完，起身缓缓步出了议事大殿，后续工作就不必他插手了，五鹰们自会妥善安排。

放那小妮子半天假，他也该要寻她回来了。

才半天不见，自己竟然有些思念她，祈尔脸上复杂的表情，似喜又似忧。

当初言明她在神鹰宫只停留一个月，现在半个月过去了，只剩下半个月的时间她就要离去。

自己会放她走吗？唉——祈尔也不知道。

一大早，小邪就笑容满面，心情很好，见到每个人都是一副笑眯眯的表情。

到神鹰宫这么久了，终于有机会可以出宫玩，怎不令她开心呢？虽然此行风险重重，但她才不怕呢！

祈尔虽没将计划告诉小邪，但小邪不笨，随便想想也能明白那是诱敌之策。五鹰都回宫了，但要一同前去祈山的只有蓝鹰和灰鹰，而其余三鹰虽说另有事在忙，但总是往外跑，一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模样，瞒得过别人，怎瞒得了聪明的她呢！反而是目标物闲闲没事做，祈尔这两天闲得反常，竟可以抽空陪她漾秋千，还同坐在榕树顶上聊天，夜晚则躺在凌霄殿的屋顶上看星星。

原来祈尔对五行八卦也颇有研究，太君送她的迷宫图，祈尔能为她解释图中阵式的排列意义；连天上的星宿他也了解，紫微斗数更难不倒他。

这让小邪对祈尔是刮目相看，不禁愈来愈佩服他了。

小邪边往马厩走，边笑着回想这两天的情形。

马厩里的马夫已将马匹准备好，蓝裳和冯震本站在一旁亲密地说着话，但一见到小邪走来，马上又住了口，分开站好。

小邪笑在心中，这是好现象，看来冯震已渐渐打动美人芳心。冯震人虽沉默少语，却是不折不扣的俊男，这一男一女站在一起，可说是俊男美女，相配极了。

小邪只顾自己的开心，没注意到身后走来的祈尔。

祈尔在经过小邪身旁时，不客气的敲了她小脑袋一下。

“咦？”小邪摸摸被敲痛的脑袋，嘟着嘴不明白的看着祈尔。

“你忘了我的交代吗？”祈尔睨了她一眼说道。

这一说，小邪才想起，祈尔昨晚何咐过她，今早要她到鹰巢的小厅一同用膳结果她今天太高兴，太君找她用膳时，她想也没想就答应了。

席间又和太君聊得愉快，根本就将祈尔的话给忘了。

吐吐舌，小邪对祈尔歉意一笑，模样万分的可爱俏丽。

祈尔也不是真怪她，点点她的俏鼻，无奈的摇摇头。“小迷糊！”

“鹰主，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”冯震禀报。

祈尔点点头，带着小邪走向马匹。“出发吧！”

上了马，轻骑简从的出了神鹰宫，往祈山方向而去。

月奴站在神鹰宫外的树下看着祈尔离开，嘴角噙着阴狠的笑容。

“祈尔，你这招引蛇出洞是白费心了，惊喜是留在后头的。”

直到人都看不见了，月奴才走回停在一旁的马车。

车夫叱喝一声，马车飞快的回转怡情轩。

离成功的日子不远了，马车内传来了女子得意的尖笑声，伴着车声渐走渐远……

到祈山的一路上，都是祈尔跑在前面，他看似经松，但两眼露出的冷酷锐利让人心凉。小邪好几次想要超过他，都被祈尔给喝阻，要她跟在身后。

在身后的蓝裳和冯震，两人也都是一脸的严肃凝重神情，万般小心模样。

小邪摇摇头，这些人是紧张过度了。小心归小心，也不用将脸绷成这样，让人看了难过。刺客若真出现，也不是单凭一张臭脸就能将刺客给吓跑，那何不放松点呢！

所以一群人中只有小邪最有出游的心情，一双眼睛东张西望的，对外面的一景一物都感到异常好奇。

约莫一个时辰的路途，他们就安全到达祈山上，一路旅程平静无事。

祈山位于京城的西北方，山势陡峻，其山谷被一条大河所贯穿，称为祈川。每当春夏之际山上雪水融化，遇上季节性的大雷雨时，常会因排水不良而氾滥成灾；而且祈川又近京城，所以一直是京城的一大隐忧。祈尔为解决这问题，广集水利专家的意见，决定另挖条大圳疏解河川，一劳永逸的解决水患问题，这就是祈山大川的由来。

祈山大圳动工开挖已有年余时间，将近完工，这条大圳关系众多百姓身家性命安全，因此很受祈尔的重视。

他们一行人走近，负责工程的督官立刻迎上前来，恭敬的问候：“见过鹰主。”

祈尔点头。“黄大人，工程进度如何？”

“启禀鹰主，工程很顺利，预计再两个月就可以完工了，在连接祈川至水道的闸门也已经做好了，鹰主要不要看看？”督导官有礼的询问。

“嗯，看看也好。”祈尔正想随黄大人前去看闸门，却发觉身边的小邪不见了。

祈尔四下张望，才看到她人站在山崖边，不要命般的探出头往下看，而且人靠近得随时都有掉下山崖的可能。

哇！这个高度还真不低！小邪丝毫不惧怕的又靠近山崖一步，想用这山崖来试试自己的轻功；念头才刚这样闪过，还来不及行动，一只有力的手臂就从背后横腰抱住了她，将她整个人抱起，从山崖边带走，她耳旁还传来了怒斥声。

“不准你这么靠近山崖！万一摔下去了，怎么办！”

祈尔，当然是祈尔了！除了他之外，谁能制得了小邪这个小顽皮？

“以我的轻功，这样的高度根本不可怕，你太大惊小怪了。我还考虑要用它来试轻功呢！”小邪说明白，怎可让祈尔小看了她。

祈尔一听，眉毛全竖了起来，咬牙一字字的警告小邪：“我不准！不准你拿命来开玩笑，绝不准你这么傲！你明白吗？”

“你是小看我了，就算跳下去我也可以安全无伤，我的轻功你不相信吗？要不要比比看，我不会输你的。”小邪人还是亲密的被祈尔抱在身旁，不过，她转过头不服气地大声和他辩论。

“不准就是不准，听话，别和我唱反调。”祈尔强硬的命令她，将她放下，不过大手仍是挽住了她的腰。

身旁黄大人惊讶得嘴都快合不上了！这个姑娘是谁？怎敢和鹰主这般说话？好大的胆子也好生让人佩服，黄大人崇拜的看着小邪。

小邪本想再和祈尔争辩，但看祈尔身边的人都用诧异，不敢相信的眼神望着她看，又见祈尔一脸的铁青，算了，放他一马，让他可以留些颜面面对别人，免得他威严尽失，损了鹰主的盛名。

小邪遂乖乖的闭起嘴不再和祈尔顶嘴。

祈尔带着小邪和黄大人一起去看祈山大圳的闸门。

闸门由乌铁所铸成，重达千斤，是调节大圳水位的关卡，制作扎实，机关设置也巧妙，让祈尔看得很是满意。

午膳，祈尔等人是在临时搭成的帐篷内用膳。菜色简单清淡，这儿不比在宫里，食宿难免会差点，大家都很能体谅出外的辛苦，甘之如饴。

最后一道是水果，秋天正是梨的盛产季节，仆人盛了盘切好的梨。

小邪最喜欢吃水果了，当下便老实不客气，率先取起块梨就吃。

才咬了口，入喉的味道让小邪皱起了眉头，立刻就将手中还没吃的梨放下，也阻止蓝裳取

用。

“别吃！这梨有毒。”

一句话立刻引起了众人恐慌，祈尔脸色俱变，飞快的将小邪搂入怀中，马上从自己身上掏了解毒丹喂她吃。“快服下它。”

这时，小邪的唇色也开始转深变成了紫黑色。

但是，她仍是副轻松的模样，小手拍了下祈尔的胸膛要他安心。张口吞下他送到嘴前的解毒丹后才解释。

“别担心，我不会有事的，断肠红或许是剧毒，却对我无效。从我小时起，医师父就开开喂我吃毒药了，这样可让我对毒药有抵抗力，所以一般的毒奈何不了我。现在吞了解毒丹，一会毒就会解了。”

小邪虽是这么说，但中毒也不是件舒服的事，于是她闭起眼睛，靠入祈尔怀里休息。

祈尔静静地搂住了她，既是心疼又愤怒，他不会放过那些刺客的，他们胆敢伤了小邪，他会要他们付出百倍的代价。

黄大人早已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跪在祈尔面前解释。

“不是我！鹰主，毒不是我下的！小的绝没那个胆子，望鹰主明察！”

祈尔不耐烦的挥挥手，不想回话，看着蓝裳，要她打发黄大人离开，小邪需要安静养身。蓝裳将黄大人带出帐篷，要他不必害怕，鹰主明白真相，知道下毒的事和他没关系。黄大人这才吐出一口气，命像捡回来般，赶忙下去做事了。

一刻钟后，小邪才睁开眼睛，唇色也恢复正常了，看着祈尔，还能调皮的对他做鬼脸。看她这样，祈尔一颗挂着的心才放下，对小邪第一次起了怜惜心，想好好的疼爱她。以往，他对小邪只是纯属于男女感官上的感觉，喜欢有她相陪，喜欢她不同于常人的脾气言行；只是单纯为了自己的快乐，从没考虑到小邪的想法和感觉。

现在，祈尔对小邪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情，不只想到自己，也会想要小邪快乐，甚至想她永远留在神鹰宫陪自己。这念头让祈尔有些心惊——为自己想成家的想法！小邪永远留在神鹰宫当然就是要娶她了，他以为自己在经过多年前的那件事后就断了想成亲的念头，想不到，小邪竟能动摇他的决心。

小邪不知他在想什么，也不去吵他，静静地欣赏他的长相。

祈尔长得不能算是英俊，他不像冯震那般的俊美，身上也没有文人的斯文样。他的五官就像是刀凿刻出来般，给人桀骜不驯的感觉，却也耐人寻味。

小邪最喜欢的是他身上那股刚烈的男子气息，那种顶天立地的狂傲，她想全天下大概也找不到第二个人有这样的气势了。只是这样的男人也难捉摸，以后他的妻子有得苦了。妻子？小邪皱起了眉头，想到祈尔的妻子，她心中就不怎么开心，有些酸酸的不是滋味。

这是什么原因？小邪也不明白。

“想什么？”祈尔拨开她颊边的发丝，柔声问。

“那你又想什么？”小邪反问他。

祈尔不会将他刚想的事告诉小邪，那只适合放在心中当作秘密。

“想要怎么谢谢你，若不是你，我们都可能会中毒，让那幕后策划者得逞。”

小邪不这么想。“断肠红不是顶级的毒药，若有人真想致你于死地，不会用这样粗鄙的手法；就算你中毒了，以你的内力加上解毒丹，你仍会安然无恙的。这该只是个伏笔，他们还会另有行动的。”

祈尔不禁对小邪露出赞赏的眼光。聪明的女子，他是愈来愈喜欢她了。

“不错，你的想法和我一样，这只是个序曲而已，一定会有后续动作的。”祈尔浅笑。

灰鹰冯震从外走入，小邪一说梨有毒时，他马上就冲出去外面查探，但找不到任何线索。

“鹰主，今天吃的水果同往常一样由负责伙食的仆人购买，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而厨房里的厨师也都没问题，查不到可疑的人，一切都很正常，实在解释不出为何梨会有毒。”冯震一脸自责的表情。

“别怪自己了，敌人在暗我在明，吃亏是在所难免，小心点便是了。”祈尔不在乎的说着。

蓝裳也走进来禀告：“鹰主，时候不早，我们也该回神鹰宫了。”

祈尔用眼睛询问怀里的小邪。

“我早没事了。”小邪笑道。

点点头，祈尔下令：“好，就回宫吧！”

一行人上马转回了神鹰宫。

一趟祈山之行，除了中毒事件外，没有预期的大事发生。
看来，要杀他的人也不笨，懂得深藏不露。
很好，既是斗智，就来比比看吧！

小邪半倚在床上，此时的她露出了惊艳美绝的真面目，而手中把玩的正是这些天她所戴的人皮面具。

武师父的手艺真不错，这面具她带了十多天也不会感到不舒服。因为她中午中毒的关系，晚膳后早早就被祈尔赶回房间休息，无聊之下，就取下脸上的面具，看看自己多天不见的原来面目。

想想，祈尔也太大惊小怪了，仍是不相信她的功力，不过看他紧张担心的模样，小邪心中感到好高兴，还带些甜蜜呢！

偶尔中点小毒也不错。小邪笑着这么想。

一个轻微到几乎感觉不到的声音惊动了她，似乎有人从屋顶上跃过。小邪飞快地戴上面具，她的感觉向来灵敏，而且不曾出错过。

她抢身从窗子飞出，人往祈尔所住的鹰巢奔去。

刺客有行动了。

祈尔今晚也较早回房休息，躺在床上正要合眼时，就听到房外传来的叫喊声。

“失火了！柏树林失火了！快救火……”

祈尔快速的穿上衣裳，冲了出去。

柏树林里火光冲天，守卫和仆人都抢着去救火，场面一片混乱。

祈尔看出这是有人特意纵火的，这是刺客的计谋吗？

祈尔正在想原因时，有两名仆人向他跑来，在他眼前不远处停下，拱手行礼，好似有话要对他禀报。

这两人怎么好面生？祈尔看着他们不经心的想着。其中一人手已伸到怀中，拿出个黑黑的铁丸用力朝他的方向掷过来。

“雷火弹！”祈尔心一惊，身形快速的往后退，雷火弹威力强大，若被炸到，不死也半条命去了。祈尔才刚闪开眼前的雷火弹，就感到身后冷锋欺近，他忙往旁边闪开。数枚的暗器叮叮当当的落了空，他背后又出现了两名袭击杀手。这是连环计杀，他们相准了众人会忙于救火，无暇顾及其它，祈尔身旁的守卫也就没那么严密，是他们下手的好机会。

祈尔冷笑一声，就算是一人对付四个人，他们也未必能杀得了他。

最先赶来的灰鹰冯震和黑鹰丁洪发现刺客的意图，急着要上前帮忙，却被另外闪出来的两名刺客给缠上。

这次他们是倾巢而出要杀他吗？祈尔冷笑。面露杀意，下手毫不留情。

四名刺客将祈尔团团围住，单凭武功是杀不了他的，这不是他们的计划。四人同时拿出手中的黑盒子，转动盒底的机关，这才是要置祈尔于死地的利器。

小邪奔来，就忙在混乱的人群中找寻祈尔的身影。

当她找到祈尔人时，也发现了他的危险处境。

“危险！”小邪惊叫一声，身形如电冲到祈尔身旁，一手已用暗器打伤了一名刺客，但还是来不及，他们手中的黑盒子已经转动了。

霎时，漫天起了一阵针雨，方向全对准了祈尔。

牛毛金针，江湖上最歹毒的暗器之一；细小如牛毛，一个机关盒里可以放上数百枝的牛毛金针，让人防不胜防，纵使武功再高，也很难不受伤。

“别过来！”祈尔见小邪人冲过来，厉声喝阻，但小邪仍是不顾危险的冲入。祈尔危急之下，只得抱起了小邪，驱动全身的功力原地打转，卷起了一股旋风，他藉内力引发空气流动来护住两人。

耳旁咻咻的风声，还夹杂着牛毛金针打在旋风里发出的刺耳响声。

蓝裳见鹰主被针雨围住，心急之下，想也不想也纵身冲入要帮忙。

小邪武功不弱，人虽已像陀螺般转动，仍是耳聪目明将周围看得很清楚，反是祈尔将全副心力放在运功内力上，而无暇顾及周围情形。

小邪看到蓝裳也闯入针雨里，以蓝裳的武功，哪能避得开密密飞落的针雨呢，不被打成蜂

窝才怪！

小邪急忙挣开祈尔的怀抱，手上长丝巾如蛇般卷住了蓝裳，将她拉到祈尔的怀中；相对的，她自己就暴露在金针之下了。

嗤嗤的两声，小邪眉头皱了下了，急抽回长丝巾由脚至头的将自己缠住，这天蚕丝水火不侵，要挡住这金针应是不问题。

半晌，小邪没听到金针的声音后，才运力收回缠往自己的丝巾。

刺客已被铁鹰他们制服了，祈尔看着刺客脸色冷凝的下令：“将人押下，我要亲自审问。”

铁鹰听令，将刺客带开。

祈尔放开怀里的蓝裳，关心询问：“你有受伤吗？”

蓝裳摇摇头。“没有，多亏莫姑娘救了属下一命。”复转向小邪，真心的向她道谢。

小邪勉力一笑，人却有些站不稳的踉跄了下。

祈尔发觉她的不对劲，人倏的闪到了小邪身边扶住了她。“针上有剧毒。”小邪边弱声说话，边使力要掏出身上的百变宝盒。她和蓝裳转换位置时不小心挨了两针，起初感觉并不特别痛，小邪原也不放在心上，想等会再运力将针逼出。谁知一会她却感到身子越来越冷，四肢逐渐变得僵硬，心力也像被锁住般无法提气，此时她才明白牛毛金针上含有剧毒。

祈尔了解小邪的武功底子，此刻见她摇摇欲坠，说话语气异常的衰弱，不难明白针上绝非一般的毒物。

急急抱起小邪奔回房，将人放在床上，要取解毒丹喂她。

小邪拉住祈尔的手，喘着气说道：“大还——丹，百变——宝盒。”另一手指指自己的胸口。

祈尔会意，伸手入她怀中摸到个小铁盒，大概就是她说的百变宝盒。

打开盒盖，纵横的每个格子里都放有一种药，不明白的人真分不清哪是解药、哪是毒药。

“红色——丹——药。”小邪断断续续说得很痛苦，浑身冷汗直流。

祈尔找到大还丹，喂入小邪嘴里。

小邪奋力吞下大还丹，人也晕过去了。

再来就是要将小邪身上的毒针给逼出，祈尔无法顾虑到男女之礼，救人重要，他飞快的脱下了小邪的外衣，在她左肩头看到了伤口，伤口周围已聚集了股黑气。

大掌帖上小邪的背，祈尔运力到她体内，花了近一盏茶时间，才将两只细小的金针给慢慢逼出。

金针逼出，祈尔也累得汗透衣裳。今晚，他真是费了不少的内力，不过只要小邪没事就值得了。

量了量她的脉搏，虽然跳动微弱，却已稳定多了，呼吸气息也较刚才顺畅，这表示大还丹发挥了效用，小邪的一条小命是保住了。

祈尔这时才喘了口气，抬起手擦拭自己额上的汗水，轻轻地将小邪扶回床上躺好，大手抚着她的脸很是心疼的低喃：“小妮子，你受苦了。”

小邪虽在昏迷中，但一身雪白细嫩的肌肤着实吸引人；况且现在她又只穿着一件肚兜，万分的诱惑，祈尔忍不住大手往下游移，手沿着她细白的肩上滑动。

但触手的光滑柔细却让他顿了下，大手又抚回她的脸；比较之下，脸和身体上肌肤的触感竟是那般的不同，让祈尔觉得奇异。

再一次，祈尔的手像探索一样，慢慢的沿着小邪脸蛋往下抚摸，小小的下巴、柔美的颈项，至胸口肚兜的边缘。小邪脸上皮肤触感虽是滑嫩，却万万比不上身上肌肤的细腻柔软，而分界点就在颈子的下方——锁骨边。

练过武的人，身上所有的感觉都会较普通人来得敏锐，所以让祈尔摸出端倪来了。

不明显的痕迹，但仔细比较观察，还是瞒不过他。

祈尔小心的将假皮掀起，缓缓地褪下了小邪脸上的遮掩，好一张制作精巧的人皮面具！若不是有今天的误打误撞，可能穷其一生，他也不会知道小邪的真面目。

人皮面具下的女子，美得让他愕然！好个闭月羞花、倾国倾城之姿，这才是真正的莫小邪！

祈尔静静地端详她的面容，仿佛要将她整张脸孔都嵌入脑子里般。许久之后，他才拉起锦被盖住小邪，人也离开床旁，走到窗边站着。

他感觉到自己正在打开的心门又重重地关了起来，木着一张脸，他像个石人一样，由夜晚站到了天明。

女人，终究是不能相信的。

小邪从深沉的梦境中醒来，想移动一下头，却发觉身子好似不是自己的一般，不听指挥、浑身虚软无力，如生过场大病般。

好一会后，她身体才慢慢的恢复感觉。这个毒还真厉害，若不是有大还丹可以解毒，自己必定是凶多吉少了。

她吃力的坐起身，头还有些昏沉，看看外面天色，已经晌午时分了。她想下床，但她脚才放到地上还未站起，就先被窗边的一个人影给吓了一大跳。

他背着光，看不清模样，但那身形一望就知道是祈尔。

小邪小手拍了下胸口，对祈尔甜甜一笑。“怎么不出声？吓了我一跳。你整夜都没休息吗？”她人还在祈尔房里，想祈尔应该是没休息。

祈尔转回身，冷冷地看着她；她的笑容本就动人，现在在美若仙人般的脸蛋衬托下，更是夺人心神，没人能不臣服在这样的笑靥下。

但是，这只让祈尔更加的冷漠，美丽的骗子还是骗子！

“你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”小邪不明白的看着祈尔，为他身上传来的冷漠和他完全变了个人样的态度。

“你是谁？”祈尔冷声问。

小邪好笑的回答：“你不认识我了吗？还是想重新认识我呢？我叫莫小邪，请鹰主多多指教了。”

祈尔举起手上的人皮面具，寒声再问：“那她又是谁？”

看到他手中的面具，小邪心一惊，下意识的举起手摸摸自己的脸，脸上的人皮面具果真不在了，现在她才明白祈尔对她的态度为何会改变了。

但是，有件事比解释更为着急，小邪忙问：“你，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见过我的真面目？”她声音中有些惊恐，国师的交代她不能忘记。

祈尔看了她一会，眼眸里仍是没有温度，语气讥讽：“这很重要吗？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呢？”

“先告诉我有没有其他人在你之前见过我的真面目？然后，你想问什么我都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，快告诉我！”小邪急切要明白答案，这关系到自己的将来啊！

“除了我之外，没有。”祈尔漠然回答。

“好，那就好了，情形至少还不太糟。”小邪松了口气，心中有太多不明白的疑问。“你怎么看出我的易容？武师父所做的人皮面具该是没有任何破绽才是。”

祈尔没回答这问题，冷冷再问一次：“为什么要易容？你到神鹰宫真正的意图是什么？”

小邪看着祈尔难看的脸色，心知这一解释可能要从头开始说起，不这样他不会明白的，而她也无法要他对自己负责，他将成为自己的丈夫了。

小邪看看床上，找到了枕头旁的百变宝盒，打开夹层，拿出个金坠子递给祈尔。

“你认得这坠子吗？”

祈尔接过坠子，面无表情的放在手中观看。

那是个精巧的凤型坠子，纯金打铸而成，做凤凰展翅形状，模样栩栩如生，看得出是出自名家之手，巧夺天工。

祈尔认出了这金坠子，脸色也变了，抬头看着小邪。“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”话里满是错愕。

这样的坠子他当然认得，他手边也有一个；那是当年金铃公主，他的未婚妻和他交换的信物，同样的纯金打造，也同是凤凰模样，只是凤凰造型有异而已。

小邪清楚的将话说开：“这金坠是我的信物，代表了我的身分。我是当今皇上最小的妹妹，金虹公主。”

由这金坠子大抵也能猜出小邪的身分，但听她亲口说出，祈尔仍是满脸的复杂神色瞪着她看。

小邪继续说下去：“我出生时，因命和父皇母后相克，无法留在宫里，因此从小就被送出宫和三位师父一起生活，三位师父中的琴绝师父韩湘湘和祈太君是师姐妹，琴师父不久前来此拜访太君，往神鹰宫住了些时候。而我则是受了另两位师父之托，下山来神鹰宫要琴师父早点回巫山，我来这时恰巧遇上你遭到刺客袭击的事，太君挂心你的安危，便要求我留下来帮忙调

查刺客的事。

我并非故意要隐瞒自己的身分，而是我从不以公主身分自居，父皇母后仙逝后，我和皇兄皇姐们从没见过面，所以更没有回宫的念头，一直就留在巫山过生活。

此次是为了琴师父的缘故，我才会下山来神鹰宫，留我下来做护卫是太君的意思，而太君也明白我的真实身分。”

“其实我已经不是个公主了，我叫莫小邪，住在巫山上，不可能回皇宫，也不可能变回金虹公主的。”浅浅笑着，小邪跟本不将公主名号放在心上，所以她解释得很轻松，认为祈尔应能明白她的心意。

祈尔能接受她的解释，却无法释怀她的身分。金氏女子曾带给他的伤害，他一辈子也无法忘怀。

“那又为何要易容呢？”祈尔最不能原谅的就是这点。他恨欺骗，而小邪却在身分和外貌上骗了他。

小邪双眼含情的看着祈尔，有些羞怯，更有止不住的欢喜，轻轻说起了国师的交代；第一个见到她真面目的男人就必须娶她，成为她的丈夫。

祈尔嗓音有如十二月的霜雪，冷寒冻人。“你是说，我一定要娶你，因为我是第一个见到你面孔的男人？”

小邪肯定的点点头。“对，这是你对我要负的责任。”她据实回答。

祈尔愤怒的在心中诅咒！难道注定他这一生就要栽在金姓女人的手上吗？金铃公主带给他的羞辱他忘不了；从那时起，他发过誓，绝不再和姓金的女人有任何瓜葛。想不到，事隔多年，还是教他遇上了莫小邪——金虹公主，这个用易容术骗了他的女人。却教他在发现她的真面目时，竟要付出娶她的代价，要他负这样的责任。

祈尔本来对小邪有些爱意和疼惜的，却因她的身分曝光而减去大半了；现在又被这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逼婚，满腔的怜惜爱意已冷，剩下的只有责任和负担而已。

他上下打量了小邪好一阵子后，才阴沉沉地笑了起来。走近小邪，伸手不客气的握住了她的小下巴，语气充满了冷漠无情：“和你姐姐一样，你也生得很美；有这般貌美的女人为我生儿育女，我祈尔当真是艳福不浅。好，我娶你，在最短的时间内，不会辜负我要负的责任。而你，为祈家传宗接代就是你的职责了。”

说完话，甩手而去，在走到门口时又丢下一句。“从今起，你就在这住下，没我的命令，不准离开神鹰宫。”

他伸手拂开珠帘离去，房内留下了珠帘轻脆的碰撞声，和小邪一脸的莫名其妙。她不太明白祈尔最后话语的意思。他见过姐姐？否则怎说她和姐姐一样美丽？还说娶她是责任，这话显然很不中听。纵使要他娶自己，她也不愿他只将自己当成责任啊！

小邪要祈尔如同以往一样的待她、和她亲热、对她好，不是现在这般冷冰冰，一脸厌恶的神情。

祈尔这样对她让小邪很不好受，有心痛，更是感到无助。

不过，至少祈尔要自己为他生儿育女，想到他两共有的孩子，小邪脸上禁不住露出笑意。她想，祈尔一定很爱小孩子的。也许……也许……他也有可能爱上自己呢！

小邪乐观的这么希望。

祈尔要成亲之事，震惊了神鹰宫，大家虽感到事出突然，但没人敢怀疑鹰主的话，而新娘是小邪，这两人是再相配不过的事。

小邪易容的事众人也知道了，虽然原因没说明，但因她真面目比人皮面具好看了百倍以上，更好就是好事了，原因她不说大家也没权过问。

有这样的结果，最高兴的人就属祈太君了。

她这个儿子终于想成亲了，她想抱孙子可想死了！而且对象又是小邪，这不正合她的心意吗？！省得她又要千方百计找理由留下小邪。

一次解决两样心事，太君是笑得阖不拢嘴。

不过，祈太君也能感到祈尔和小邪间的不对劲，她猜该是因为小邪的身分和祈尔被迫娶亲的关系，但她聪明的不去干涉，小两口吵架，他们自行会解决，不用她这个婆婆出面。

祈尔虽表面上对小邪冷漠不太理睬，但自己儿子的脾气她明白，若祈尔真是不在乎小邪，他不会答应娶她，他不愿意的事，也没人能强迫他做。

所以，她可是很看好这对小情人呢！

倒是以往常是笑容满面的小邪，宣布要嫁人后笑容是愈来愈少见了。

小邪不懂，两人有了婚约后，祈尔对她态度却是全然改变了。她没有做错事啊！易容的事她也和他解释清楚了，他也能谅解。终身大事既定，小邪就能用真面目见人了。

但为何，他一见到自己就紧绷了一张酷脸呢？完全不同以往的热情，和她说话时脸色好冷淡，还交代自己没事别去找他，和以前他每天都要自己陪着他的情形大相径庭。

为什么？她真的不懂。

小邪自己也还没向师父禀明这件事，三个师父是她最亲的亲人，她成亲当然希望师父们能到场了。

不过，碍于医师父和武师父的誓言，这两个师父是铁定无法下山。因此，她希望祈尔能和她到巫山，在师父面前成婚。她的婚礼只想给她最亲的人观礼，让照顾她长大的师父能亲眼看到她出嫁。而世俗所定的迎娶礼仪她才不放在心上，有无凤冠霞帔、花轿迎娶都无妨，真心才是最重要的。

但是，目前祈尔所缺少的正是这颗真心。小邪能感到他并非真的讨厌自己，不过见到她时，就是无法摆出好脸色相待，好似有什么事横在两人间。

不行，她一定要查出为什么！

小邪想到就做，不管现在已是二更天了，她加了件外衣，走出房间直奔清心居。

祈太君一定明白原因的，小邪决定找太君问清楚。

残酷骇人的牢房中，此刻是一片火光人影。兀鹰正在牢房里审问刺客，若不是遇上了硬骨头，他也不想动用严刑。

这次行刺的六名刺客都被拿下，从这些人的口里，应可以问出许多重要的讯息。

牢房里唯一坐在椅子上的就是祈尔。他冷眼看着兀鹰在问口供，他对审问刺客的事向来不感兴趣；不过，这次的情形不同，他要亲自了解是谁那么恨他，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。

这些刺客都是隶属于杀手组织，任务一旦失败，就必须自行承担后果，没人会来营救他们。在没有退路之下，面对冷森森的刑具和满脸无情的行刑官，任谁都不禁会脚软。所以兀鹰只用些小刑罚，就套出了他要知道的消息。

这些刺客隶属于黑风堂这个杀手组织，他们都只是听命行事，这次是接到上级命令要杀鹰主祈尔，所有暗杀的计划都是的由上面交代，他们只负责依计行事就行。因此，谁是主使人，为什么要杀祈尔，被捉的刺客完全不知情。

祈尔听这些人不像是在说假话，下令解去他们的刑具，押回牢中。

“鹰主，让属下到所知道的联络处查查，或许能查出个眉目来。”兀鹰任东对祈尔说道。

祈尔摇摇头说：“黑风堂是江湖最大的杀手组织，一直是神秘莫测，很难找到他们的总堂；此次暗杀失败，黑风堂一定立刻将这些联络处给毁了，还会留到我们去查吗？你去也是白跑一趟而已。”

“那这线索不是又断了吗？”一旁的铁鹰铁堂懊恼地叫。

祈尔一笑，不像铁堂那般的失望，明快的交代下去：“下令所有探子出动，不管是在明或在暗，全力倾查黑风堂；也行文全国，以千金悬赏提供消息的人。我们全面施压，让黑风堂现形。”

“只是这样做，怕会逼得狗急跳墙，引黑风堂的杀手再来刺杀鹰主。”任东担心道。

“要杀我也要有本事！至少这样可以给其他的杀手组织一个警告，不敢蠢动。我们知道了敌人是谁，要对付起来也好办多了。”祈尔自有他的理由。

铁堂和任东佩服鹰主的远见，恭敬听令行事。

祈尔站起了身，嘱咐他们：“夜也深了，除了值夜的弟兄外，都下去休息吧！”他离开了牢房。

因小邪住在他的房间，所以祈尔暂时住在练功房的休息室里，离主卧房只有几步之远。

他在经过小邪房间门口时停了下，一手原想推开门看她睡了没，又硬生生地放下；心想她又不是小孩，会照顾好自己，便举步回房。

他对小邪的心结仍是无法解开，爱恨纠缠不清，弄得他心情也不好，只得藉助工作来强逼自己不多想，好忘记他不愿想起的事。

回房后，他褪下衣裳就上床休息。

就在他将入睡之际，房门被轻敲了下，接着门被推开，一个人影走入，悄悄关上门，轻巧的走到他床旁站着。

祈尔本是全身绷紧，手已伸到枕下握住了匕首警戒；在闻到一股熟悉的香气后便知来的人是小邪，他认得出这气味。

小邪赤着脚站在祈尔床前，一股冰寒之气由光着的脚丫子往上窜升，使她连连打了个寒颤。

上次中的毒剧烈无比，毒虽已解，但她的功力无法马上恢复，小邪用尽方法，也只能恢复五成功力，要完全恢复还需要调养一段时间。

功力少去一半，她非常的不能适应，除了身手灵活大打折扣外，她爱爬高窜低、飞檐走壁的功夫的也迟钝多；甚至在这样浅凉的秋天气候，还会感到寒意，自己身子弱得让小邪不禁皱眉，却也无能为力。

她才从清心居回房不久，和太君一番长谈后，让她明白了所有的事。

原来，祈尔差点当了她的姐夫，若不是皇姐她……思及此，小邪泪珠儿就不禁流下。皇姐怎可以这般的伤害祈尔？带给祈尔那么大的羞辱和愤怒，莫怪他一听到自己是金虹公主时，脸色会变得那么难看。

祈尔一定很恨她们金氏女子，而就这么巧，她是金铃公主的亲妹妹，情势的因素让他又是非娶自己不可，想到他一定很不愿意，也很生气吧！

她虽没做错事，但同是姐妹，自己和姐姐的干系怎能洗脱得掉呢？

回房后，她辗转反侧不能眠，心痛祈尔所受到的委屈羞恨。小邪知道自己无法弥补皇姐所犯下的大错；然而天命难为，她还是要嫁给他，她会尽全力补偿祈尔的，补偿自己亲人曾带给他的痛苦。

她无法入睡，一直挂心着祈尔，在强烈想见他的心情下，她来到了他的房里；没加外衣，没想到要穿鞋子，就这样急着来到他床旁——想看看他。

祈尔眼睛张开，看着帐外娇小的身子，不明白她三更半夜跑来他房间有何意图。

房里没点灯，只有月光透过纸窗，给房里一丝的光线。小邪在黑暗里不知道祈尔没睡着，正张开眼睛看着自己。

小邪内力未恢复，在黑暗中视物的能力也减低了，只听着均匀的呼吸声，以为祈尔已经睡了；她不想吵他，即使静静地听他的呼吸声，她也感到欢喜。

等了好一会，她仍是没半点动静，只是一个人呆呆地站在一旁，祈尔不明白她要做什么。他脸上浮起一丝苦笑，和小邪相处了这么久，自己又几时明白过她的心思？

几声牙齿相碰的打颤声惊动了祈尔，他倏然从床上坐起，她竟冷得打颤了，这个傻丫头为何还要杵在这儿不动呢？

“你到我房里有事吗？”他大手掀开纱帐问她。

“你没睡着？”小邪好惊讶，两手抱住了手臂摩擦，希望能除去身上的寒意。

祈尔问话的同时，已经点亮了床旁的烛火，见小邪一身单薄的睡衣、没着鞋，嘴唇已被冻得直发颤，焦心关切大声问：“老天！你在做什么傻事！为什么不加外衣就跑出来，你想得风寒生病吗？”

大手已飞快的将小邪抱上床，她整个人已冻得像根冰棍了，小手和脸颊更是冰冷得吓人。

祈尔忙将她搂入怀中，拉起锦被盖住两人。

片刻后，小邪就感到好多了。

“谢谢。”她细声说。

祈尔眉头纠结，语气不悦的责备她。“你不是小孩了，总要懂得自己照顾自己，做事前要三思，怎能任意而为替旁人添麻烦呢？”

“我是你的麻烦吗？”小邪抬头，眼儿晶亮的看着祈尔。

祈尔转头避开她的眼神，忙收起自己不自觉流露出的关心，一脸漠然的转开话题。“半夜不休息，来我房里做什么？”

小邪想扳回他的脸，求他好好的对待自己；但想到姐姐的事，却自己先怯懦了，无助浮上心头，她低下脸，面对他的冷漠是暗自垂泪。

祈尔见她低头不语，忍不住抬起她美艳的脸，看她在想什么。想不到是对上她的一双泪眼，小邪满脸泪痕楚楚可怜的模样，让他真的心疼不已。

“好端端的，怎么哭了？别哭，乖，别哭了！”祈尔放柔了嗓音，拥着怀中的小邪，抚着她的背安慰她。

“对不起，对……不起！”小邪偎在他怀里边哭边道歉。

“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你做了什么错事呢？”祈尔不明白小邪突来的道歉。

小邪抽抽噎噎的回答：“是——我皇姐，她——她这么——伤害你，我感到——好抱歉，只能代她向你道歉——对不起——”

祈尔脸色一沉，略推开怀中人，冷森问：“这事是谁告诉你的？”

小邪抹抹脸上的泪，据实说道：“是太君说的，太君将金铃姐姐和你的事都告诉我了，我感到好心痛，却不知要如何补偿你，道歉是我唯一能说的。”

祈尔冷然的拒绝。“这不关你的事，也不需要你道歉，以后别再提这件事了，明白吗？”

他的心又愤又恨，事隔多年，他仍无法释怀金铃说的那些狠毒话，小邪的道歉，只让他更感到羞辱，他不想让小邪知道这事，一点都不；若不是娘多话，终其一生，他都不愿小邪明白他和金铃的事。

小邪感到他的愤怒，小手抚上祈尔的脸，难过道：“你在生气，你还在恨姐姐对不对？忘了她吧！她不值得你这样记恨一辈子。”

祈尔快速的拿开小邪的手，勃然大怒的瞪着她，严厉的对她吼着：“这是我的事，不用你管，我说过，别再提金铃的事，不准再提半个字，你没听到吗？”

小邪被祈尔的怒气吓了一跳，委屈感立刻淹满了心头，她的一番好意竟换来他的责怒，刚止住的眼泪忍不住又开始掉落，他讨厌自己了吗？

祈尔吼完后就后悔了，见小邪又伤心的哭了起来，更恨不得揍自己一顿，他怎么将气出在小邪身上，真该死！

“我——我，唉——对不起，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，对不起，你别哭了！”祈尔情急又将小邪紧紧搂回怀中，手忙脚乱忙安抚她。

小邪摇摇头，吸了吸气，强自要自己别难过，她该谅解祈尔的心才是，化开了朵艰难的笑容。“不要紧，是我们对不起你，你生气也是应该的。”

祈尔无奈的翻翻白眼，怎么话题又绕回来了。

“别再提这事了好吗？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！我们谁也别再说起，也别再道歉了好吗？”这回他换成了柔和的语气，缓缓劝小邪。

小邪点点头，听话的不再提往事。

好一会的时间，两人就这样亲密的相拥抱着，谁也没开口说话，不想打扰这相偎的时刻。

“已是三更天了，你也该睡了，我送你回房吧！”祈尔虽不舍得放开人，但为了小邪好，他还是该送她回房，谁知再这样下去，他能否把持得住自己。

“我不要回去！你讨厌我了吗？不喜欢我陪你吗？”小邪伸手环住了祈尔的颈项，难得见到他对自己好，她不要再失去这份温柔，她不要！

尚未知人事的小邪不明白男女在床上独处会引起什么事来。她穿得那么单薄，又是一副惹人怜的娇柔，这快将祈尔的耐心给磨光了。

“你怎能不回房呢？小邪，听话，我抱你回房。”祈尔哄着她。

“不要，不要！”小邪态度坚持，不肯回房，还执起祈尔的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。“不要送我回房，我的一颗心全是为了你跳动，你若不要我了，我的心也会活不下去的。”小邪诉说着她的爱意，大胆直接，没有做作的娇羞、不受礼俗的约束，她敢爱敢说，语气热切真诚。

这一番话不啻同于“我爱你”的意思，祈尔乍听闻爱意，心人震漾不已，加上小邪的温柔依人，哪克制得了体内的激动。

“小邪，我的小邪！”祈尔俯下唇，盖上了甜美的小嘴。这些天心人备受煎熬，渴望抱她，吻她，却又放不下心中的结，他早已是忍得好辛苦了，但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他再也抑止不住了。

他贪心的要汲取小邪所有的甜蜜，一吻上便欲罢不能，深深池沉醉入了迷，所有的自尊都被他抛到一旁，他现在的心中、眼里就只剩下了小邪。

小邪柔顺的迎上祈尔的热情，只要他不对自己冷冰冰的，他想做什么，她都不会反对。

两人双双倒在床上，单薄的睡衣挡不住热情，已被拉扯开，露出里面粉色的肚兜，这更激起祈尔的欲望。

他大手一脱，连肚兜也离身了，雪白的肌肤烛光下显得莹亮玉润；小邪在情欲的刺激下，也是一脸的绯红，眼眉间漾漾着媚人的娇态，万分动人。

祈尔脱下了自己的衣裳，结实的身躯因情欲而泛起了汗水。他俯身看着小邪，欲火烧得他好难受，但他仍要征询她的同意。

“小邪，你明白你在做什么吗？你真愿意将自己给我？”

小邪痴情的望着祈尔，眼中只有他，毫不考虑的点头，暗哑的嗓音带着颤抖。“我愿意，我是你的——一生一世、一辈子都是你的！”

祈尔目露激情，灼热难耐的低吼：“对！你是我的，整个人、整颗心都是我的——”
他俯下身子攫住了人，自是激情迭起，千般恩爱、万般缠绵，一切的美好尽在不言中。

蜡烛烧尽了，火苗闪烁了下便熄灭了，屋里又恢复成一片黑暗。

漆黑中，仍可听到咕啾的呢喃声，房中依然是挥不去的绮丽缱绻。

小邪人在祈尔怀中，耳朵帖在他的心口上，小脸满是幸福的笑容，她喜欢和祈尔这样的亲密，小手无意识的在祈尔胸膛上行走，她真爱听他沉稳的心跳声，如果能永远就这样的偎着他，那该有多好呢！

调皮的小手被祈尔握住了，置于他唇旁亲吻着边轻轻地啃着。

“呵……呵……”小邪经声笑了，抬头看着祈尔眨着眼问：“好吃吗？”

眼睛适应了黑暗，依稀也能看出他在微笑。

“好吃，你全身上下都好吃！”一语双关，祈尔逗弄着小邪。

小邪笑不可抑，整个人帖上了祈尔，红唇凑到他耳旁轻喃：“我也要尝尝看，看你是不是也很可口。”

说完，从他的耳垂轻轻的啃噬到他的下巴，还来不及咬上另一边的耳朵，便给祈尔紧紧的搂抱住，小嘴也被封住了。

这一吻既火热又长久，放开时，两人都在喘气着。

“小妮子，别考验我的定力，如果你不想被累坏的话。”威胁的语气带着露骨的欲火，这小女子不知道自己的吸引力，才敢这样天真的挑逗他。

小邪听出了他的意思，耳根子都羞红了，将小脸埋在他的肩窝上，只是一味地笑，不敢回话。

祈尔抱着人，身心都得到舒解，现在的他是全然的心满意足。他不会说甜言蜜语，只是一双手缓缓在小邪的柔肤上滑动，表示出他的占有和爱恋。

“小邪，这些日子我冷落你了，真对不起。”祈尔真诚地说，因为他的心在苦苦挣扎，所以这段时间内他几乎不去过问她的生活。现在想起来，他感到无比心疼和过意不去。

小邪摇摇头，她可以明白祈尔的苦衷，很能谅解他的心情。

“我不要你的道歉，只要你以后会对我好，好好爱我就可以了。”小邪柔声回答。

“小邪！”祈尔好感激上苍，能让他遇上这样的好女子。不过，他心中却扬起了金铃公主死前的诅咒——

没人会真心喜欢你的，女人都因为怕你才会和你在一起，否则就是为了你的钱、你的权，没有女人会爱你的，永远不会有！

思及此，祈尔感到不踏实，不自觉起了疑心，小邪是真心爱他吗？

“你爱我吗？小邪。”

小邪点头，理所当然地回答：“我爱你，当然是爱你了；而且是好爱、好爱你！”对于爱，她不曾羞于开口，爱他便爱他，男女之爱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怎会无法启齿呢！

可惜，祈尔对于感情是非常的不敢确定，小邪的回答又是那般快速直接，倒让他沉默了下来，对她的话他不知该相信几分？自己真的能完全信任她吗？

小邪见祈尔突然又不说话了，手摇着他肩头问：“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说话呢？”

祈尔拍拍她的脸安抚着说道：“没什么，要天亮了，你快闭起眼睛睡会吧！”

小邪摇摇头，她没有睡意，倒有了许多的问题。

“我说过我爱你了，那你呢？你爱我吗？”

祈尔不太自然地笑笑，有些敷衍的回答：“我疼你、喜欢你不是吗？这就是回答了。”

“不够，不够！我要听你说爱我，我要听你说‘我爱你’三个字。”对于爱情，小邪希望能听到祈尔直接坦白的表达。

对于小邪孩子般的寻求允诺，祈尔无奈的告诉她：“小邪，男人是不说‘爱’的。我喜欢你，也会好好的疼你，这就是我的保证了，别再多要求好吗？”

“跟我说爱我真会那么困难吗？”小邪听不到祈尔的爱语，心里好生失望。

“小邪，你是个善体人意的孩子，应能体谅我的心意。我喜欢你；除了你，这辈子我不会娶别的女子为妻，这还不够代表我的心吗？”祈尔抱着她耐心的解释，这是他能给的最大承诺

了，但“我爱你”这三字，他却是万万说不出口。

小邪无奈，也只好接受了他这般的“爱”。攀住祈尔，她主动吻了上他。“再爱我一次好吗？我想你……再爱我一次！”她在引诱着祈尔。

不能用说的，小邪就要祈尔用实际行动表示，好好的，热热切切的爱她一次。

唯有如此，才能压住小邪心中浮起的一丝丝空洞感觉，虽那感觉很轻很淡，但仍是盘旋在她心中挥之不去，这感觉让小邪憧憬的美丽未来带了些许的瑕疵，但小邪尽力不去想它。

她要相信他，相信他的话，相信他说的“爱”！

爱混合着激情，热烈的在两人间点燃。

神鹰宫终于有了办喜事的样子了。

宫里的人发觉鹰主的心在莫名间竟转好了；尤其又常看到鹰主和小邪在一起的身影，两人不但恢复以往的绵密谈笑，而且相处更融洽了。在未来主母的带动下，神鹰宫也变得有朝气多了。

这让祈太君高兴极了，马上修书一封飞鸽传信到巫山顶，告诉三绝这个好消息。祈太君猜想，正沉迷于恋爱的小两口，定是将这等要事给忘了，她就好心当个报喜的红娘吧！

小邪日子过得好幸福也好甜蜜。

祈尔不再对她冷淡了，两人有了亲密关系后，她发觉祈尔对自己的依恋变深了，不但要求她像以往要陪在他身旁外，每晚更是一定要搂着她入睡。

小邪虽不介意外人的看法，但祈尔不愿她受到流言所伤，因此在外人面前仍是分房而居，但入夜之后，他都会到小邪房里与她同枕共眠，已被燃起的情欲更难以制止的，而这样又想掩人耳目，却又舍不得分开的激情，该让两人都享受到另一种有如偷情般的欢愉，新奇又刺激，祈尔和小邪两都爱死了这样的狂欢爱恋。

不过，每当耳鬓厮磨，情爱翻腾之际，小邪脱口而出的爱语，只是换回祈尔的温柔笑容，他仍是嘴巴紧守，绝口不提“爱”字。

好几次，小邪都在祈尔睡着之后，重又张开眼看着他的睡容到天明，为了自己心中那股不踏实的感觉……仿佛他随时都会离开她一样。

只是一句爱语而已，小邪不明白为何自己会那么的重视？难道真要用嘴说出，才能表示他的爱吗？小邪也有些迷惘了。

小邪的个性、情绪自小就是毫无掩饰，赤裸裸呈现自己的心思；在她三个师父的陶冶之下，对感情方面也是个专情专爱的人。她羡慕琴师父的爱情，一女两男虽不能在世俗规范之下结为夫妇；但是师父们却过得比大半汲汲营营的夫妇来得相爱，他们由行动，由话里直接表达对彼此的爱意。小邪在耳濡目染之下，直觉认为爱情除了内心喜欢之外，当然也要说出口，因此她才会对祈尔坚持不说爱意而耿耿于怀了。

这晚，祈尔决定了成亲的日子，下月十五，月圆人圆。

小邪对日期没有异议，只是想知道祈尔何时要去见三位师父。“医师父和武师父一定不能下山，我成亲时希望他们在场，所以你和我和上巫山在师父面前拜堂行礼，小住个几天，下山后我再依这儿的礼俗嫁给你，这样好不好？”小邪想来想去，就这的方法最可行。

祈尔却摇头拒绝。“神鹰宫不可一日无主，我不能丢下国事重务上巫山的。既然你师父们无法下山，就我们成亲后，有时间再上山拜访补行礼不就成了。”

“不行！师父是我最亲的人，他们一定要在场，我成亲不是为了给一些和我半点都不相干的人观看，俗礼上是怎样我不管，对我而言，三位师父才是最要的。”小邪断然反对。对此事她执着于自己的观念，绝不改变。

祈尔为小邪的小家子想法而皱眉。“你虽不理世俗观念，却离不开俗世；这儿不是巫山，你不能任意而为。我位居神鹰宫之首，婚礼虽不愿铺张，但仍是要昭告天下，连你皇兄——金元皇帝也会到场祝贺。这事无法免俗。而且你还要恢复金虹公主的身分，以公主名义嫁给我。”

小邪小脸也绷了起来，无法答应。“金虹公主只是个虚名，我不要为了虚名成亲，我是莫小邪，永远都是莫小邪！”

“小邪，不可以任性，成亲不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，是整个神鹰宫的大事，由不得你胡乱发小孩子脾气。”祈尔脸色往下沉，头疼小邪的孩子气，她可以唾弃世俗礼法，而他的身分却无法任意而为，这是小邪没考虑到的。

“那我师父怎么办？你难道都不考虑到他们吗？”小雅可以理解祈尔的理由，却不能接受；她认为自己在祈尔心中应是最重要的，至少比那些迂腐的臭规矩重要，但祈尔的话却像是对她浇了盆冷水。

“你师父们因为无法下巫山，所以在不能参加你的婚礼，想必他们能谅解的，也会衷心的祝福你。三绝不受礼教规范，应该也不会将这事放在心上才是。”祈尔忙婚礼的事就头昏了，哪能想到这许多。

小邪秀眉微扬，脸色转成了淡红色，眼睛冷芒乍现，这是她生气的前兆。

“你是为天下人成亲，为世俗规范成亲，却不是为了自己。今日若我没有金虹公主的身分，大概也不配坐上鹰主夫人的位置！我爱你，也想听你的话，却无法违反自己的心意。三位师父如同我的父母般，没有拜别他们我就绝不会出嫁，莫小邪是如此，金虹公主也是如此。”语气淡柔，却带着不容忽视的强硬。

他们在书房里，此时房里也只有他们两，不相干的人都退下了。小邪本是坐在祈尔的身旁，并肩看着祈尔手上对婚礼所拟的计划。小邪发怒时，她马上站起离开椅子，来到了祈尔面前，隔著书桌与他对望。

眼前小邪的模样是祈尔所未曾见过的，冷然含怒的一张脸，双子抱胸显示她的决心，不接受别的理由，美丽的脸庞，寒冰般的表情，此时的她冷艳不可方物，让人只敢远看不敢褻玩，和平常笑容可掬时的她判若两人。

这是小邪的另一面吗？祈尔有些意外的看着她，但她发错脾气了，而就算是生气也不能不讲理。

“这事我已决定了，没有转圜余地，婚礼不需你费心准备，只要等着当新嫁娘就可以，不能再有其它的意见，对于你师父的事，我只能尽力邀请他们下山，若他们仍是不能参加，也只好让你失望了。但我答应你，婚礼后一定找时间带你上山拜见他们。”祈尔严正告知小邪，他的决定从不更改。

小邪冷冷地看了他好一会后，转身就离开，在门口背着祈尔告诉他：“有师父们在，便有婚礼；没有师父到场，也没有新娘了。”说完离去。

祈尔也生气了，这是在威胁他吗？他满脸的阴霾神色，那就来看看是谁听谁的话了！

别说是神鹰宫，就算整个北国，没有人敢不听从他的话。小邪，你迟早会明白这道理的！

小邪一早就醒了，心情还是郁闷不乐。昨夜里祈尔并没有过来找她，这是预料中的事；在两人经过那样的不愉快之后，她也不想见到他。

不过，不见面并不表示问题就解决了。小邪明白祈尔的决心，要改变他并不容易，这也是自己最烦恼的地方；但她不能让步，祈尔若真爱她、真疼她，就该要顺从她这次，小邪天真的这般想。

她烦闷的走出房门随意走走，逛啊逛的走到了后门边，正巧遇上黑鹰丁洪走来。

丁洪向她点头行个礼，人就要回房，他看起来精神不振，印堂发黑，眉间有股黑气盘踞，走过小邪身旁时，还让她闻到一股奇特的味道。

小邪忙出声叫住他：“丁洪，等等——”

丁洪停下，有礼地询问：“有事吗？莫姑娘。”

小邪走近他，靠前闻了下，果然有异。

丁洪被小邪的动作一惊，忙后退一步，严正说道：“莫姑娘，属下有事，先告辞了！”说完人欲离开。

小邪不由分说，出手擒住了他的手腕，要测他的脉搏。

丁洪当然是马上挣开她的手，对小邪的放肆感到非常不悦。“莫姑娘，请自重，属下不想惊动鹰主。”

小邪从小受郭傲的教导，医术功力也不能小看，只那么碰触一下，就明白原因了。

“你从哪里回来？去见了什么人？”小邪站在丁洪面前急问。

“这不关莫姑娘的事，莫姑娘没权过问。”丁洪不想回答，若不是敬重她是未来的主母，他真想好好教训她，哼！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！

“这很重要，你到底见过了谁？”小邪逼问他，她要查出结果，才能告诉他原因。

丁洪见小邪紧问不放人，讥笑不屑的冷道：“我去了怡情轩，见了月奴姑娘，烟花地方，

难道莫姑娘也有兴趣吗？”

小邪听到这答案有些讶异，一名烟花女有那么大的胆子吗！？

丁洪见小邪神情怔了怔，以为她被自己的话刺激到，也不去理会，快步离开。

小邪回过神，没去追丁洪，反倒是急着要找祈尔，这事太重要了，非找他一同弄明白不可。

祈尔正在凌霄殿面见群臣，这是每个月的例行会面。

他专心的聆听每个官员报告他所负责的工作，藉此了解各项政事。

突的，殿外传出了争执声，一个人影闯了进来，守卫拦不住人，也从后面追着进来。

“鹰主，莫姑娘执意要进来，属下拦不了！”守卫忙跪地向祈尔禀报。

祈尔一脸的严肃，举手示意守卫可以退下，有些不悦的责问小邪：“有什么重要事，一定要你这样无礼的闯入？”

小邪脸色激动的点头。“当然有非常重要的事，这事需要你和我一起去查明，你快随我来！”

“现在是我 and 众臣讨论政事的时间，不管有什么事先搁着。你先下去，待会再说。”祈尔暗示立在一旁的蓝裳带小邪下去。

蓝裳走向小邪小声道：“莫姑娘，鹰主要处理大事，你先下去，有事等会再和鹰主说清楚。”

小邪才不管这许多的礼法，她的事关系到祈尔的生命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“你要见这些臣子随时可以见他们，而我的事若误时就不妙了，你这些小事先别管，快和我去办要事！”小邪不理睬蓝裳，仍是坚持要祈尔同她离开。

她公然闯入，又在这么多的臣子面前点名要祈尔随她走，完全不顾及他这鹰主的威严。小邪真是太为所欲为了。“快下去！大殿上岂容得你胡闹，还不退下！”祈尔斥喝，为小邪幼稚的行为头疼。

“我不是胡闹，我有刺客的消息了，才要你快同我去查查，说不定能将主谋人捉起来，这事较紧急。快！别拖时间了！”小邪急急地催促祈尔。

祈尔忍着气，神色不动的告知小邪：“就算是有刺客的消息，也不必急在一时，你已经耽搁大家许多的时间了，我命令你快下去。”

小邪却硬是不理会祈尔的命令，仍是据理力争。“这关系着你的性命安全，怎能不急？反正我要你快解散这些人，同我去查线索。”

一旁的群臣见小邪孤身闯入，就觉得她好大的胆子，现在竟又和鹰主争辩不休，而且还不听从鹰主的命令。大家都对这样的情形面面相觑，不敢置信。

祈尔忍不住拍了下椅子的扶手，疾言厉色的低喝：“大胆！你要捣乱到什么时候？大殿上不能儿戏，为何你总不懂这些礼仪法统呢？难道要我重罚你，你才肯退下吗？下去！”

“我是关心你，担心你的安危，才会不顾一切的闯进来告诉你消息，为何你不能体会我的心意呢？不懂礼仪法统又如何？我只知道我爱你，不愿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，所以我才会这般的在着急；而你的回应意是如此的冷漠！告诉我，你可会这般真心爱我吗？对我，你也会同我一样的着急担心吗？你不肯说爱我，但至少该让我明白我在你心目中有多少的分量！在场的众人都是我的见证人！”小邪顽固的性子也发作了，她无法忍受祈尔那份不确定的爱。今天，一定要他说个明白不可。

“哇！”一阵不小的惊叹声哗然出自殿内的官员们，世上竟有女子敢这么大胆的在大庭广众之下示爱，还要鹰主也表白他的感情，这……这太露骨了。众人在目瞪口呆之余，也很有兴趣知道鹰主下一刻的反应。

祈尔脸色真是难看到了极点，这是什么样的地方？她问的又是什么问题？众目睽睽之下小邪可明白她的话有多大胆吗？她知道旁人会如何想她吗？她怪异的随性行径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的接受呢？现在她还指望他也同她一样，在公众地方表达心声？老天……你到底派了个什么样的女人给我做妻子呢！祈尔心中无言的呐喊。或许在私下两人相处时，他会欣喜听到这番话；但现在他只感到羞耻和难为情，为了自傲的鹰主尊严，他毫不考虑的漠然回答。

“我不想再听你的胡言乱语，也不要再见面你在这貽笑大方，来人哪！将她给押出凌霄殿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她踏入殿里一步。”

祈尔的话让小邪站不稳的晃了下，脸色是一片惨白，血色尽失，这便是她要的答案了！

自己一番炽热的爱恋只换来“胡言乱语”、“貽笑大方”八个，够了！如果这是他的意思，他已经表达得够清楚了！

蓝裳和冯震奉命要押小邪出去，但看小邪这样的表情，两人都有些于心不忍与同情。

小邪看到了他们眼里的同情，不只是蓝裳和冯震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她；她好想笑，想大笑一番，一片真爱得到的只是同情，不可笑吗？

但小邪笑不出来，看着祈尔，她眼里仍是一片深情。纵使他给了自己如此的难堪，她这辈子也只会拥有他一个爱人。

小邪轻柔说道：“谢谢你让我明白你的想法，对不起，打断你办事了。我自己会走，不再让你为难。在临走前，我仍是要告诉你心中的话：我爱你——”语毕，她人缓缓转身，挺直脊背走出了凌霄殿。

小邪眼里的绝望惊醒了祈尔，她最后那番话更是让祈尔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，他见小邪离开，直觉就是想追上去说明白他的心意。但他又迟疑了，他不能，他怎能被儿女私情给绊住呢？小邪爱他就该体谅他的立场，体谅他的身分自尊，祈尔强压下冲动，若无其事样的继续处理政事。

等他办完殿里的事，他再好好的向她说清楚吧！

祈尔没想到，这一等，小邪便从他手中失去了。

怡情轩的张嬷嬷正在门口招呼客人，一个书生打扮的年轻男子直直的冲到她面前，脸上表情冷怒骇人，他捉住了张嬷嬷的手，冷声吩咐：“带我去找月奴姑娘，快！”

张嬷嬷将那书生当成了心急的寻欢客，堆满笑容的回答：“哟……公子别急吓！月奴现在还没见客呢，要见月奴，公子晚上初更时份再来吧！”

小邪加重了手力，冷寒的再说一次：“快带我去找月奴，如果你不想尝尝手骨折断的滋味的活。”

张嬷嬷痛得鸡猫子喊叫了起来：“杀人哟！快来人啊！杀人了！”

两三名保镖从怡情轩里跑出，看到这情形，马上要上前教训那名书生。

小邪虽是分出一手捉着张嬷嬷，但对付几个地痞还绰绰有余。

三两招，保镖就躺平了，小邪转过头狠狠地瞪了张嬷嬷一眼；不用她再多问，张嬷嬷已是抖着身子带路了。

小邪从凌霄殿出来后，直奔回鹰巢，收拾了她的东西，到马房牵了匹马，纵身上马，快速离开了神鹰宫。

从头到尾，马房的仆人只认出了莫小邪，还来不及和她说话，小邪就骑马离开了。

她既是受托来调查刺客的事，在她要离开之前，也要将任务完成才行。

这样的决定，让心碎的小邪没时间伤心痛苦，将她的心痛都化成了对刺客主谋人的痛恨，她一定要除去那个人。

不过，想到怡情轩是青楼，她以女子身分进入或许不妥。于是，小邪换上了书生的人皮面具，改装成男人模样才来调查。

张嬷嬷带着小邪到了一间雅房前，颤抖的说：“月奴……就……在里面。”

小邪不客气的脚一踹，门就被踢开了。

听到声响的月奴和奴婢忙从内室跑出来看发生何事。

小邪放开了张嬷嬷，急急的走入房里搜查。

奴婢忙上前制止。“喂！你这人怎么这么大胆？！乱闯小姐闺房，当心我差人把你送官严办！”

小邪对奴婢的叫声充耳不闻，只想要搜出她要找的东西。

月奴看情形不对，有了警觉心，悄悄退回内室，要将梳妆台上的香炉收起来。

小邪眼尖，急跟上抢了下来。她将香炉放在鼻前闻一闻，再打开炉口观看，果然是失魂草。这药草会使人呈现半昏迷状况，好似在作梦般，心防全失，可以让人套出任何话来，是问口供最好的利器；而且被害人在事后也只以为自己睡了一觉，根本想不起说过什么，这便是失魂草厉害的地方。不过，失魂草难寻，所以在江湖中也少人拥有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小邪将香炉送到月奴面前，冷冷地问。

月奴脸色一慌，但随即又平静下来，不在乎地回答：“我用的香炉，很平常的东西，怎么公子对这香炉有兴趣吗？”

小邪将香炉重重的放回梳妆台前，小手一晃，一柄高晃晃的匕首就帖在月奴的颈旁，她冷凝的问：“香炉里放的是失魂草，是用来迷昏黑鹰丁洪的吧？然后套问你想知道的讯息，再安排杀手狙击祈尔对不对？”

月奴当然是矢口否认。“小女子不明白公子指什么，月奴只是烟花女，哪有这么大胆子敢刺杀神鹰宫的鹰主啦？”

小邪冷笑数声，匕首更帖近月奴了。“你最好老实说，你虽生得美，但我可没怜香惜玉的心，快将所有事都供出来，告诉我幕后主使人是谁，为什么要杀祈尔！”

月奴高傲一扬头，不在乎地回答：“要杀便杀，我不会说的。”

上次月奴本以为可以万无一失的杀了祈尔，谁知又让他逃过一劫，她只好重新计划一次，再用失魂草从丁洪口里套出祈尔近来的作息，而她也只剩下这最后一次的机会，她手中的失魂草已用完了。

想不到计划还没付诸行动，人家就查上门来。她恨祈尔入骨，除不掉他，她活着也没意思，就算死也无妨。

小邪见那女子不怕死，眼儿一转，聪明的冷冷说道：“我不会杀你，但我会一刀一刀的割去你美丽的脸；就算是死，你也会成为阴曹地府里最丑的女女鬼。”女人都爱美，尤其愈美的女人就愈爱漂亮。

果然，月奴立刻就用手护住了脸蛋，惊叫：“不可以！你不能弄伤我的脸！”

“那就老实说，谁是主谋人？”小邪匕首改帖往月奴的耳旁。

月奴手放下，双眼燃烧着恨火看着小邪。

“是我，我就是主谋人。哈！你很惊讶吗？还是不敢相信呢？一个柔弱、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敢去杀祈尔？没错，就是我。祈尔他该死，他骗了我的感情，骗了我的人，他该死……”

五年前，我是淮水边最红的花魁，喜欢我的富家公子不知凡几，他们用金钱、用珠宝供养着我，将我当成了天上仙女样的供奉着。而我却遇上了出巡的祈尔，他那时因未婚妻摔死而心情不好，他的手下找上我，希望我能给他安慰。我那时和全天下的女子一样，想见见这位权力比天子大的鹰主生成什么模样。

结果，一见到祈尔，我便心折于他的威猛气势，深深爱上了他，于是我尽心尽力的讨他欢心，献上了我的感情、我的人，我的一切。我以为他对我也有感情，会带我回神鹰宫，就算是做他的侍妾我也愿意。

但有没有，他挥挥衣袖没有任何留恋就走了；走时连告知我一声都没有，我是到行庄找不到人才知道他早已离开。

就是自那时起，我立定心愿一定要报复他对我的无情；我要让他明白女人不是弱者，不是他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宠物，我要他付出代价，我要他死！

所以我在这几年拼命的赚钱，然后改了名来到京城，打听到五鹰中的黑鹰爱流连于温柔乡里；因此我用计认识了他，常约他到我房里，再用失魂草控制他的心神，以便打听祈尔的行踪，再买通杀手去杀他。

但是，好几次都是功亏一篑。而上次我以为会成功，就差那么一点，还是让祈尔给逃过了。老天不长眼，让我杀不了他，杀不了这个负心汉！

现在你找到我，可以捉我到祈尔面前领大功了。不过，就算我死，作鬼也会去找祈尔的，我恨他！我恨他——”

说到最后，月奴整张脸充满了愤恨之色，嘶声尖叫，几近疯狂状态。

小邪明白月奴的恨，也看出了她的爱，爱恨本只一线之隔而已，若非爱得太深，月奴怎会这么想杀祈尔呢！

小邪匕首举着，一时间不知要如何处理月奴。杀她，小邪下不了手；不杀她，留下终是祸害，怎么办？

月奴身旁的女婢见小邪有一丝的迟疑，突地从袖里抽出把短剑，抢上前去攻击小邪。

小邪没料到那婢女会武功，见她攻来，直觉的就放开了月奴，出招抵挡。

“小姐，你快走！”婢女困住小邪，就是要让月奴有时间逃，但两人武功相差悬殊，婢女一下子就被制住了。

“原来你就是上次在柏树林中和我交手的刺客。”小邪由武功的招式认出了那婢女。

“要杀便杀，何必啰嗦！”主仆两一样的硬脾气。

小邪还没回话，已逃出门的月奴又冲回来，护住了倒在地上的婢女。

“别杀四儿，她只是听命行事而已，要杀就杀我好了。”

小邪收起匕首，语气软了下来。“月奴，你肯这样为婢女着想，表示你不是狠心之人，若

真让你杀了祈尔，你也会很伤心很难过，因为你还爱着他。没有爱哪来恨，你恨他愈深，就表示你爱他愈深。不过，爱是双方面的事，你有没有想过祈尔他爱你吗？他知道你爱他吗？你这样光是一味怪罪他到底对不对呢？今天我不杀你们两人，但你们也不能在京城停留了，离开这里到别处居住，找个真正爱你的人嫁了，别将自己一辈子陷在恨的漩涡里，那不值得，为了祈尔，你这些年的青春都花在恨他上面，又得到什么呢？难道你一辈子都要如此在恨意中度过吗？那你就真是太傻了。

我这话是劝告也是警告，别再找刺客杀祈尔了。否则不单是你自己要死，也会连累身旁的人；凭神鹰宫的势力，天涯海角要找出你来绝非难事。我话仅止于此，你自己好自为之了。”小邪希望月奴真能想得通，这事她也会让祈尔知道，以便他有所防备。

小邪的话让月奴听了有些的发愣出神，从没人告诉她这道理，她脸色顿时黯淡下来，似怨恨，还有更多的伤心、无奈，她真心在想小邪的那番话。

小邪转身想离开，解决了刺客的事，她也该回巫山了。

“等等——”月奴从呆楞中回神，见小邪要走了，忙叫住了人。

“还有事吗？”小邪转过身来看着月奴。

月奴略一咬唇，有些豁出去的勇气，也有了决定。“好，我离开京城，也不再找祈尔报仇了。但是，我已用重金托付黑风堂去刺杀祈尔，上回黑风堂派去的刺客全都失败，黑风堂为了维护自个儿的声望，一定会再派人手去杀祈尔，至死方休。对此事我却是无力去改变，请公子去警告祈尔，要他自己多加小心。”

小邪闻言想了下，问月奴：“黑风堂在哪？要怎么才能见到里面的人？我去找他们说清楚。”见月奴想通了，她放心多了。

月奴摇头。“没用的，杀手根本不讲情面。但你真想试就去试试吧！我不知总堂在何处，城西五里外的归元观是黑风堂的联络处，你想找他们，就去那里问问看。”

小邪没多加考虑，点个头，人便急奔而出，往城西方向去了。

黑风堂是组织严密的大型杀手集团，一向索价费用惊人，一旦接了生意，断无反悔之理，一定非达成任务不可。

小邪初入江湖，不知道杀手此番的规矩。她天真的以为找到黑风堂的人说明白，就可以解除祈尔的危机，却不知她已将自已推入险境里。

归元观，一个外表朴素的小道观，因位置偏远，所以香火不盛，看起来有些破落，谁也不会对这道观多看几眼，哪想得到这会是黑风堂的重要据点呢！

小邪施展轻功，不到一时辰就到了归元观。她一走入观里大厅，马上就有两名灰衣道人上前，有礼的向他问好：“无量寿佛，公子是来烧香的吗？”

小邪摇头，直接表明来意。“我有事来找黑风堂的人。”

两个道士一脸的莫明，似是听不懂小邪的话。“这里是道观，很抱歉，公子大概是找错地方了。”

小邪一脸严肃，淡淡说道：“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京城怡情轩的月奴请黑风堂去暗杀鹰主祈尔的事已曝光了。我来此是希望能和平解决此事，只要你们肯放弃刺杀任务，自动解散黑风堂，神鹰宫便不追究这事，否则神鹰宫的卫士会铲这个地方的。”

那两名道士看小邪只有一个人，说的话也不知是真是假，但为小心谨慎起见，先拿下他再说。

两名道士对对看一眼，不动声色的走近小邪，笑着道：“公子在说笑了，小小的道观哪敢和神鹰宫作对呢？公子可要再问清楚些，别诬赖了小观，否则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两人突然出手攻向小邪。

小邪不笨，看那两名道士脸色有异时就心生警戒了，一动手便不留情，三招后便占了上风。

两名道士发觉自己太小看这个文弱书生了，边打边大声叫人。

从厅后又冲出了三个人，五人一起团团围住了小邪。

“我来此是想和你们讲道理，不愿和你们动手。”小邪看着那五人，还想和他们解释明白。

“小子，明白黑风堂的秘密只有一死，先拿下你之后，我们再撤离，就算神鹰宫派人来了，也找不到我们的。”五人中年纪较大的阴森说道，一脸残酷貌。

小邪冷笑一声，不将这些话放在心上。“既是如此，本公子也不必和你们客气，先摆平你们再捉去见官！”

话已至此，小邪也不客气了，出招凌厉；拿下了这些人，祈尔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

大厅的打斗声引来了观里面所有的人。一名脸色惨白，骨瘦如柴的中年男人出来，很威严的一举手，厅里即刻安静了下来，和小邪对手的几位也停住了手。

“你是黑风堂的头头？”小邪看他的气势，心中明白。

“公子好眼力，只不过太傻了些。不错，我是黑风堂的堂主白狼。杀手是不能也不应该见光的，公子找上门又硬逼我们承认，为了我们往后的安全，只能让公子闭嘴不能再告诉他人了。而死人的嘴是最牢靠的，所以公子你别怪我们狠心，要怪就怪自己太多事了。”他满脸笑容，但语气里的杀气却使人不寒而栗。

黑风堂堂主白狼一向没有固定住所，时常来往巡视于各个堂口间，这阵子为了刺杀祈尔的事，才暂留在归元观，正巧今天遇上小邪上门。

观里的大门飞快地被关上，小邪现在是一个人孤身陷于敌阵中了。

小邪却没一丝的惊慌，缓缓看着厅里的十多人，她明白喽罗都很容易解决，而那名首领才是重要人物。见他气聚凝神，目光晶亮，说话声中气十足，显然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。

堂主都下令了，底下人明白，这个书生今天是非死不可，于是众人蜂拥而上。

小邪保存实力要对付白狼，所以对其他人都采取速战速决；但是，这些杀手能在江湖上讨生活，身手也不差。

小邪边分神注意白狼，惟恐他偷袭，又要对付眼前的十多人；加上自己的功力才恢复五成，应敌就较吃力；不得已，只好使出她的天蚕长巾，只是这一来，她的女子身分就暴露了。

有武器在手，她身手俐落多了，不一会，十多名黑风堂的杀手被击倒在地。

“原来你是女人。”白狼面对属下败阵依旧面不改色。这书生的武器竟是一条长丝巾，用长巾时，姿态轻盈优美，女子身形表露无疑。

小邪长巾在手，冷冷一笑。“你现在明白也不迟，至少可以做个明白鬼。”

“好大的口气，哈……”白狼轻松一笑，却倏然出手，直取小邪的咽喉。

小邪身子飘忽的顺势滑开，丝毫不敢大意，认真的应敌。

若小邪有了全部的功力，面对白狼也只有六成的胜算；何况现在她内力大打折扣，和白狼对上几招后，便屈居下风。

白狼一笑，明白了小邪的功力不足。“你别反抗了，还是乖乖束手就擒，省得多受皮肉之伤。”显然不将小邪放在心上。

小邪险险的避过白狼一脚，人退开五步之远，喘着气问：“月奴已经放弃要杀祈尔了，你怎么还不放手？！凭神鹰宫的实力，小小的黑风堂何足惧哉！你不怕遭到毁灭之祸吗？”

“神鹰宫是势力庞大，但黑风堂也不是好惹的，若能一举杀了祈尔，黑风堂必是声望大增，以后生意自然滚滚而来，这是名利双收的事，任何人都会心动，小小的阻力怕什么！我本以为黑风堂行事神秘，神鹰宫也未必能找上门来；但今天你却找到我们，表示神鹰宫也应该知道这个地方了，那么这据点势必要放弃了。不过，祈尔让我们拆损了那么多的高手，黑风堂从不做半途而废的事，所以他一定要死，谁也救不了他。”白狼说得斩钉截铁，没有转圜余地。

小邪动气了，怒叫：“该死的是你们！我不会让你们去伤害他的！”

她使尽全力猛攻白狼，将所学的精妙武功尽数用在此时。

白狼被小邪不要命的打法吓了一跳，发觉自己不能太小看这女子，这时才开始出全力。

小邪明白自己内力不足，不能和白狼硬对掌，白狼也看出了小邪这个弱点，强逼她硬接下自己的掌风。躲了几次，仍是避不了，小邪硬是接下白狼一掌，人立刻被震飞出去。身子在撞到墙才停下，顿时气血翻涌，忍不住当场吐了一口血。

白狼面有得意之色，并不急着乘胜追击，反而逗着小邪玩。

小邪挣扎起身，飞快地从百变宝盒里掏出药吃，她明白自己伤得不轻，一不小心，就可能命丧于此。

“你若肯跪地求饶，或许我会大发慈悲放了你一命，祈尔是你什么人呢？值得你这般的为他卖命吗？”白狼笑着说着风凉话。

“废话少说。”小邪主动出招，拼着所剩不多的内力全力抢攻，却是处处力不从心。

白狼边笑边轻松应招，认为小邪已是穷途末路了，只是硬撑罢了，有些经敌。

小邪等的就是这个，她故意乍输再挨白狼一掌，等白狼发掌时，小邪暗藏的金针也出手了，两记闷哼声，小邪后滚翻了几圈才停下，而白狼胸前则是插了支金针，他也退后了两步。这金针暗器是医师父铸造的，针沾过毒液；此次下山，郭傲要她放在身上，以应紧急时使用，

现在刚好派上用场。

白狼原是不在意的要抽出金针，但下盘虚浮，胸口隐隐作痛，这才明白了针上有毒。他脸色剧变，马上从怀里找出解毒丹服下，神色冷酷。“本想放过你一马，但现在你是非死不可了。”

这回换他全力攻击小邪，小邪身受重伤，只能狼狈的绕着厅内边应招边逃命，心中祈求白狼身上的毒性发作得快些，因为她已经没多少力气逃命了。

一阵追逐下来，小邪身上满是伤痕累累，她倒在供桌旁，没体力再逃了。

白狼原本白惨的脸，此时成了紫黑色，显然毒已蔓延全身。他提起刀，本欲一刀刺死小邪，刀举往半空中，来不及砍下，人便倒地不起了。

小邪拖着身子爬到白狼身前，探了探他的鼻息，没气了，他的真死了，小邪这才放松自己要坐起来。

谁知此时白狼突然双眼暴睁，双手运足了全力，全力击向小邪胸口。

小邪对敌经验太少了，没想到白狼死前会有这一招，毫无防备的被击中，啊的一声，人飞得老远，直直撞在门上，还将门栓给撞断了，人落在归元观外。

“我——死——你也活——不——成”白狼断断续续吐出这几个字后才应声倒下，这次他是真的死了。

小邪也昏死在观外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才缓缓转醒。

哇！她连着大口吐出了鲜血，白狼这一掌将她的心脉已震成了重伤。天地间除非是医师父，大概也没人能救得了她，她的命现已如风中残烛，不知能不能撑回巫山。

小邪将脸上的面具撕下，面具上纵横着数条的刀痕，刚才白狼好几刀都划过她的脸；幸而有人皮面具护住，否则她的脸蛋恐怕不保。

她挣扎的盘腿而坐，尽力的想调稳心息，却是连连吐血，拿出宝盒里的续命丹服下。这续命丹也只能暂时稳住心脉三个时辰，每三个时辰要再服下一颗，但愿续命丹足够她撑回巫山。

再拿出金针封住了几个大穴，以防血气逆流。

看看天色，也快黄昏了，勉力站起。幸好她有骑马过来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上了马，慢慢往北走，她要赶回巫山；但回巫山之前，必须有人收拾归元观的残局。

远远的，小邪看到有两名官兵打扮的男人走来。小邪从行李中拿出一面令牌，那是祈尔给她的通行令牌，策马到那两官兵前，亮出令牌，吩咐他们快找人到归元观，里面藏有刺杀鹰主的刺客，他们报了信就能得到大功。

两名官兵见小邪衣服沾满了血迹，又有令牌在手，连忙接下令牌，匆匆赶回禀报。

这时她的任务才完全了了，她丝毫没有回头望向神鹰宫的意思。她离开那儿时，心便已死了，和祈尔也是一刀两断，自此是桥归桥、路归路，缘分既了，就不会再有相见之日，那又何须回头凭添伤感呢？

小邪策动胯下之马快跑，马一震动，她浑身就疼痛不已；但她不能停下，她定要回巫山，就是要死也要死在巫山，凭着剩余的一口气，小邪死撑着赶回巫山。

祈尔，她和他是相见无望了——

不分日夜，不论晴雨，小邪马不停蹄的赶路；只有在马累极时才稍作休息，饿了就拿出路上买的干粮裹腹，马在走时，小邪趴在马上微闭眼就当是休息了。

也幸而神鹰宫的马都是一时之选的名驹，才能禁得起这般的长途跋涉。

小邪初时还能坐在马上赶路，但过了一日之后，她身上的伤势开始恶化，让她几乎只能身子半趴抱着马颈奔跑。除了续命丹外，她也服下了多种的补药，希望能暂时止住伤势恶化，但都不管用。每天小邪都会忍不住呕血，而且吐出的血量是愈来愈多了，这使得小邪脸已经完全没了血色，四肢渐感到寒冷僵硬。其实她心中明白，自己这次是凶多吉少了，她伤得那么重，恐怕连医师父也救不了她！

不过，她却不曾后悔过，纵使祈尔对她是那么的无情，她也忍受了，就当是她代姐姐补偿祈尔所受的伤害。

而今，小邪只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回到巫山。若侥幸她能存活下来，她这辈子再也不打算出巫山了。她对人世间的情不再眷恋，只想好好在巫山清静度日。只是，以自己目前这样的身子，不知能不能安然回到巫山？

经过五日夜的赶路，小邪终于回到了巫山脚下，人和马都累坏了；尤其小邪更是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会吐血一次，已是伤入五脏六腑了。

由此上山才是最艰难的路程，到山腰还好，但要再上去，除非是绝顶轻功，否则绝无法到达山顶。

小邪这样的身子，哪能上得了呢？

她到了山腰，便从马上下来，人拖着脚步往上爬，还未走上百尺，便不支倒地。茫茫森林里，她是叫天不灵叫地不应。眼看已经到了山上了，而自己好不容易千辛万苦咬牙撑回来，而今只差一步而已，难道真要困死在这里吗？

不，小邪摇头，人倚着树干坐下，让自己心思澄明，希望能求得生路。

一会后，小邪又拿出身上的百变宝盒，吃了最后一颗的续命丹，抽出夹层里的寒铁金针；事到如今，只有这方法了。只见小邪两手拿金针，分别刺入自己身上的十二大穴，她身子痛苦的晃了下，苍白的脸色旋即转成了粉红色，整个人气色好似一下间全恢复正常了。

这是最后一招，利用封穴的手法，将她体内剩余的真气锁住，一次提气发挥出来；有如激水在一小地方，再一次打开发泄一样，出水力量惊人。

如此一来，无异是毫不保留完全豁出去，但这招恐有“山穷水尽、油尽灯枯”的危险，小邪被逼到这么做，心中已有了最坏的打算。

小邪站起，真气在体内激烈的运作，她略一吸气，人有如鸟儿般直飞而起，步履如飞的向山顶上冲去，这是她最后的机会。

韩湘湘正在抚琴，郭傲在一旁晒草药，而慕容侯则是在拭剑。

琴声正美妙时，琴弦却突然断了——

郭傲和慕容侯忙殷切上前关心。

“我没事，只是这几天眼皮直跳，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般，让我心神不宁。”韩湘湘皱着眉头说道。

郭傲和慕容侯当然说好话安慰韩湘湘，好端端的不过是弦断了而已，哪会有什么事呢？

三人正说话着，一阵阵熟悉的叫唤声传来——

“是小邪，小邪回来了！”韩湘湘高兴起身叫。

郭傲却听出小邪声音的不寻常，正想寻声找人时，小邪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三人眼前了。

见到小邪的模样，她的三个师父都吓坏了！褴褛的衣衫，浑身血迹斑斑，脸色已由红润又转回到青白，她眼儿一瞬不瞬的看着师父们，小嘴一开一合，已经无法出声了。走个两步，人似气空力竭一样，直挺挺的往前倒下。

“小邪！”韩湘湘痛呼，人冲上前要扶她。另一个人影比她更快，在小邪倒地前抱住了她，郭傲一手快速的拔去她身上的金针，另一手从她背后入气，补充她气竭的内力，慕容侯也急着喂小邪服下大还丹。

一时间，三个做师父的都慌了手脚，他们哪曾见过小邪受到这等的重伤！她伤得那么重，让她师父们既心疼又愤怒，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，敢将他们的宝贝徒弟伤成这般。

源源不绝涌入的内力，让小邪有了丝气力，看着三位面露忧色的师父们，小邪眼泪不禁流下，力图发出声音。“终——于——回来——了，这——才——是——小邪——的家！”再也撑不住了，眼前一黑，又昏了过去。

回巫山，见到师父，小邪安心了。

秋夜里，空气是浅凉微寒的温度，有点凉却不致使人冷得难过。辽阔的野地，无垠的星空，在这样的景色下行走，应是件愉悦的事。

不过，此时还在赶路的三个人却没有心思欣赏风景。为首的高大男子，古铜色的脸上绷得老紧，神情冷漠严肃，他身上那股卓尔凌人的气势仿佛像结了冰般，使他全身泛着寒气，难以亲近。

后面一左一右的两人。左边男子长相俊美，但也是一副不苟言笑的表情；右方的男子，削瘦精干，一脸的忧虑懊恼模样，有时抬头看夜空，有时又看着前面的主人，一直在无声叹息着。

他们正往北方而行，目的地是巫山。为首的男子就是祈尔，长相俊美的是灰鹰冯震，而满脸懊恼的则是黑鹰丁洪了。

祈尔心急如焚，一边赶着路想尽早到巫山，一边留意沿路可有小邪的踪影。

那天他虽是装作无事样的继续聆听群臣报告，但心头却一直浮现小邪离开时的满脸深情与绝望表情。

祈尔明白自己当时深深伤害了她；用小邪对自己的深情去伤害她，他好后悔，却无法挽回已说出口的话。他心里极度不安，原想快快结束那些烦人的政事，好去安抚小邪向她说抱歉，但偏偏众臣琐事繁多，直拖到那天午时才结束。

而中午他又得要和多位的国外使者用膳，讨论边界问题，他无法推辞缺席。

事有轻重缓急，祈尔只得将小邪的事暂时按下，将心力放在国事上。

终于忙到近黄昏时刻才有空闲，祈尔还没来得及去找小邪，就接到守卫来报归元观有刺客的事。

来报的官兵手中呈上的通行令，就是他送给小邪的。祈尔认出来后，就急着带人前往归元观了解状况。

到了归元观，只见到观里一遍凌乱，昏倒在地的人都身负重伤，还有人中毒而死，从屋内处处可见到的血迹，可想而知当时战况的激烈。

“快将受伤的人弄醒，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！”那些血迹让祈尔看得心不住纠结，不知是不是小邪受伤所留下的？

被弄醒的人见堂主白狼竟然死了，惊骇极了；又见祈尔一副欲置人死地的骇人表情，吓得结结巴巴赶忙将事情全盘供出，只求祈尔能饶他们一命。

祈尔一听，脸色既是难看又担心，马上命回来的铁鹰铁堂去怡情轩将月奴给捉来，他要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；他也差人立刻在周围搜寻，看能否找到小邪的行踪。

祈尔就地在归元观里审问黑风堂的刺客，他要了解黑风堂其余堂口在哪，刺客供出后就立刻遣人寻线追缉，务必要解散整个杀手组织。经此一役，黑风堂就此瓦解了。而搜寻的人回报说没有找到小邪的人影，只有寻到一张人皮面具。

祈尔一看，便认出是上回捉刺客时所遇上的书生面孔，由这面具制作的精巧，手法如同先前小邪那张女子面具，他很肯定这面具是小邪的。原来那晚的书生刺客也是小邪所易容。得知这事，祈尔有些生气，若非他现在在担心小邪的安危，否则知道她易容扮刺客来戏弄自己，他非得好好教训她一顿不可。

但人皮面具上的刀痕看得他心惊，这些刀痕若再砍得深些，小邪的小命焉在？她一个人应付这么多敌人，一定也受伤了，只是不知伤势如何？

既然这儿找不到线索，祈尔忙又赶回神鹰宫，一心希望小邪会回宫。

但祈尔回到神鹰宫，却迟迟没见到小邪的人。

此时，祈尔才明白，小邪她不会再回来了。从她踏出凌霄殿起，她就打主意要离开神鹰宫，离开他了。

就算是决定要离开他，她对自己仍是放不下心，竟孤身奋力为他除去了刺客的威胁后才离开。

他何德何能？竟能让一名女子这般的为他，她是真心深爱自己的，爱得那么深，让他动容，也让他羞愧痛苦，而他却是狠心的伤害了她。

月奴并没有离开，事情既已东窗事发，凭神鹰宫的势力，她又能逃到哪儿呢？她也不愿躲躲藏藏过一辈子，索性留在怡情轩，等神鹰宫的人上门拘捕她。

果然，铁堂到怡情轩，将月奴带回神鹰宫。

再次面对祈尔，月奴仍是忍不住为他心动，经此一事，她对祈尔的恨也淡了，明白现在自己的生死全掌握在他手里。

月奴直言不讳的回答祈尔的问题，说到以失魂草控制黑鹰丁洪的心神时，丁洪听了既惭愧又歉疚，也明白自己误会了莫姑娘，便跪地要鹰主治他罪。

祈尔将所有的前因后果都弄清楚后，已是二更天了，时间这么晚，要找人也要等明天了。

“将月奴收押进大牢，派人将黄荣贵拿下，以共犯名义同样打入大牢。蓝鹰和铁鹰留守神鹰宫；兀鹰负责调集探子，从京城往巫山的路上仔细查探小邪的消息，有任何消息就以雪鹰传信通知我；灰鹰和黑鹰随我赶往巫山。”

祈尔一声令下，整个神鹰宫都为小邪忙了起来。

那一晚，祈尔根本无法入睡，满脑子里都是小邪的一颦一笑；身边没了她，竟是这般的孤寂冷清，他好想她，也好担心她。

再找到小邪时，他一定会试着告诉她自己的心意，纵使不说爱，他这辈子也少不了她了。

隔天，他们往北走了整整四天，祈尔夜宿客栈时，便顺道打听小邪的消息，不过都没有她的下落。

而兀鹰也没有消息传来，看来，也是没探听到小邪的下落。

祈尔愈来愈没有耐心，也愈想愈心急，心急小邪的伤，心急她的安危！若要受苦，也该是他来承受，小邪无辜，怎能代他受苦呢？

祈尔加快前往巫山的速度，他没有心情休息停留，猜想小邪一定会回巫山上，那是她自小长大的家，有她的师父们在，她一定会回去的。

他一定要找到小邪，自此她就不只一个家，神鹰宫也会是她的家了。

“真要这么做吗？”韩湘湘带着哭声问。

郭傲心情沉重的点点头。

“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？这对小邪太残忍了。”慕容侯摇摇头，也是一脸的不赞同。

“小邪四肢筋脉全受到了严重的伤害，以后也不能再使用武功了，狠心废去她的武功也是为了她好。”若非不得已，郭傲何尝愿意这么做呢！

“小邪爱动，废了她的武功如同限制了她的活动，小邪会很痛苦伤心的。”韩湘湘看着昏迷不醒的爱徒，心痛无措。

“为留她一命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”郭傲也很无奈。

慕容侯叹口气。小邪会下山也是他的过失，这辈子他都会为此而自责。

“那她这样还要躺多久？”慕容侯问。

小邪一身的白衣白裙，长发披散在两侧，神色安详的躺在一个冰棺里；冰棺的寒气使得小邪脸色雪白，嘴唇变成了淡紫色，乍看之下，和死人没什么两样。

因为她的伤势严重，郭傲无法在短时间内治愈，只好借助冰棺的寒气镇住小邪的内伤，用龟息大法让小邪在冰棺里养伤。不过，每隔六个时辰，他们就必须喂她服下疗伤药和大补丹，希望这样能救回小邪的小命。

“至少要九九八十一天，才能完全稳助心脉，脱离危险保住性命。而长期的调养就不必说了，这辈子，这丫头大概也离不开药罐子了。”郭傲边说边叹息。

韩湘湘闻言，哭得更厉害了！小邪是她的宝贝，和她亲如母女，现在她遭此大厄，让她怎能不难过伤心呢？

“可恶的神鹰宫，小邪在那作客不过一个多月而已，就受到这么大的伤害，我慕容侯绝不会放过他们的！”慕容侯怒火，语气严厉。

“祈太君曾来信告知，小邪决定和祈尔成亲了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祈尔呢，难道他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吗？这样的人，根本不配娶小邪！”郭傲也是一脸的冷酷，他不知道小邪为何会受伤，但是祈尔没在小邪身边保护她就是他的错。

韩湘湘哭着责备自己。“都是我的错，当初若强行将小邪带回来，也不会有今天这事的發生，都是我不好。”

郭傲和慕容侯对看一眼，同声安慰韩湘湘。

“别哭了，治好小邪才是重要的，哭伤了身子于事无补。”慕容侯劝说着。

“没错，而这门亲事也别结了，小邪就留在巫山陪我们，我一定尽全力让她恢复健康，省得她在山下被人欺负。”郭傲心疼小邪，为她做了决定。

“好，这事我也赞成。”慕容侯毫不考虑的附和。

韩湘湘看着这两个男人，很少见他们意见这般的相合，由此也可看出他们对小邪的宠爱与心疼。

“好，我同意你们的意见，小邪此后不再下山，就留在巫山上。”韩湘湘点点头，她也和他们心意一致。

三个师父各自替徒儿做好了决定，当小邪醒来时，他们就这么的告诉她。

这个心意刚定下没多久，祈尔就来到巫山顶了。

以前小邪和祈尔聊天时，曾提及巫山顶上的风景，也约略说明要如何上山，因此祈尔上山并没费太大的力气。

祈尔明白三绝脾气怪异，必定不愿见到外人，所以他一人上山顶，让随同一起的灰鹰冯震和黑鹰丁洪留在山下等他。

正值午时，秋阳高照，因地势高并不觉得热。顶上风景果然是清幽怡人，宛如仙境，若不是祈尔一心挂念着小邪，定会停下脚步欣赏。

在山顶上走了没多久，就在树林间看到了四栋相距不远的茅芦，祈尔连忙奔前，在每个茅芦拍门叫人，可是一丝动静都没有，难道人全出去了吗？

祈尔才这样想，就看到三个人影从不远处的山洞口走出。两男一女，女的他留见过，就是琴绝韩湘湘。

祈尔喜出望外，忙上前施礼。

“韩姨，二位前辈好！”

“祈尔。”韩湘湘看到祈尔并不感到意外，冷淡的应一声，他现在上山是为了小邪吗？

郭傲和慕容侯可没儿过祈尔，见韩湘湘叫出了面前这个高壮男人的名字后，才明白这就是间接害他们宝贝徒儿受伤的人，两人怒气升起，没有多加招呼，不客气就出手教训他。

“小子，该打！”慕容侯叫声一落，掌风也到了。

“可恶的臭家伙！”郭傲同时也提脚向祈尔踢了过去。

祈尔反应极快的闪过一拳一脚，边应招边问：“两位前辈，祈尔无心要打扰前辈，只是想请问小邪是否有回来？我想见见她。”

“你来找她做什么？难道她被你害得还不够惨吗？滚——别再来找她了！”郭傲怒叫，仍是凌厉的攻向祈尔。

祈尔听这话就明白，小邪不但人回来了，而且一定还身负重伤，才会让她师父这样的气愤。

“她受伤了？伤得如何？严重吗？我也非常的担心她，所以才会上山来，请前辈让我见见小邪。”祈尔边闪躲两人的攻击边回答，知道小邪受伤，让他心急了起来。

“臭小子！武功不弱，但你亏待了我徒儿，不可饶恕！”慕容侯惊异祈尔的武功，和二绝对峙多招，竟还能从容应战。

“前辈，我真的担心小邪！还望前辈告知小邪下落，我急着想见她！”祈尔着急的叫。

“废话少说，你不配再见到小邪，我们已做主小邪和你解除婚约；自此后，你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了，快滚下山吧！我们不会让你见小邪的！”郭傲愤怒道。

祈尔后跃一大步，跳出战圈，语气急切叫：“不！我不会和小邪解除婚约的，她是我妻子，就永远都是我妻子！我明白前辈们气我没好好照顾小邪，为此，我愿意接受任何责罚；但请前辈让我见小邪，我有好多话要告诉她，求韩姨通融。”祈尔发觉这两名男子对他的话根本不理睬，只好转向韩湘湘，眼神里净是哀求忧心。

“不可能！”郭傲和慕容侯两人坚决回答。

韩湘湘走前一步看着祈尔，漠然说道：“你既然无法照顾好小邪，我们就不会再将她交付给你，你走吧！别再来打扰她了。”

“韩姨，我不会走的！除非我见到了小邪。除了小邪自己，没人可以替她做决定，让我见小邪，我要听她亲口怎么说！”祈尔非常坚决，一定要见到小邪不可。

郭傲冷笑一笑，语气既悲又怒。“现在就算让你见到她了，她也无法亲口对你说话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祈尔惊问。

“因为她死了。”韩湘湘接口回答，要让祈尔死心。

祈尔被这话震得连连后退了三步。脸色霎时转成灰白，嘴唇血色全失，人呆住了，好久后他才摇着头不肯置信的叫道：“你们骗我！你们说谎！你们只是为了不让我见小邪才这么说的！”

“我为什么要咒我徒儿死，小邪的死最伤心的就是我们这些养她长大的师父，你与她不过认识个把月而已，会伤心吗？你说，我有必要为了骗你而咒小邪死吗？”韩湘湘脸色阴沉，她要明白祈尔到底爱不爱小邪。

“我不相信！我不相信！她在哪？我要见她！就算——是——死，我也要见她一面！”祈尔凄声叫，不愿接受这个事实——生与死，阴阳永相隔，这教他怎能相信。

郭傲和慕容侯不明白韩湘湘有什么主意，但也都不出声，随她怎么做。

“好，我带你去见她，让你真正死心。”韩湘湘说完，转身走向山洞，郭傲和慕容侯走在后面。

祈尔人迟疑了下，心惶惶的跟上。他不愿相信小邪已死，想去看个明白；但万一见到小邪真的死了，他该怎么办呢？

矛盾之下，祈尔随着韩湘湘走入山洞里，一走入便变得寒气逼人，洞里垂挂着冰柱，望去是一片冰封景色，这洞的阴寒使得冰柱不溶。

韩湘湘等人继续往里走，快到尽头时她手指着前面告诉祈尔：“小邪就在冰棺里，你自个儿去看看吧！”

祈尔眼睛直愣愣的瞪着前面，缓缓地一步步走向冰棺；每前进一步，心就如同被捅上一刀般，慢慢来到了冰棺前。

整个冰棺是透明的，可以清楚看到小邪躺在里面的情形。几天没见到她，祈尔感到她更美了，神态安详，好似睡着了般；白玉小手交握在胸前，她娇弱得让他怜惜，只见到她眼帘一排玉扇般的长睫毛，盖住了他最爱的那对灵活俏皮的大眼睛。这对眼睛将会永远这样的闭着，不再睁开来看他了吗？

祈尔得到了他要的答案，也见到了小邪，一个不会再对他微笑的小邪。

冰洞里只听见他沉重的呼吸，许久，许久之后，祈尔突然放声大笑了起来；笑声凄厉震耳，洞里的冰柱像是遇上地震般，摇晃了起来，他笑声不绝，冰柱纷纷落下。韩湘湘三人忙躲开砸下的冰块，心中对祈尔功力的深厚感到骇然，他笑声里的凄怆哀伤也让韩湘湘三人为之动容。

笑声持续好一会后，祈尔倏然停下，呕的一声，喷出了一大口的鲜血在冰棺上，踉跄了，又接连再吐了两口鲜血，身形站不稳的摇晃着。

“不好！”郭傲皱眉叫了声，人抢上伸手就点住了祈尔的几个大穴，扶着他倒下的身子。

“他怎么了？”韩湘湘关心询问，祈尔终是北国的支柱，不能有任何差错。

郭傲摇着头叹气。“他是伤心过度了，气血急升震伤了心脉以致吐血不止；若刚没即时制止，他真气逆流，不重伤也残废了。”

韩湘湘呆了下，心中有了愧疚。“小邪重伤昏迷还频频呼叫着祈尔的名字，因此我原想探知他爱不爱小邪的，没想到他……唉！真是一对痴情儿女啊！但为何事情又会到这般的地步呢？”

“大概是老天的考验吧！这祈尔既然如此深爱小邪，或许我们该再给他一个机会，看他如何照顾小邪。”郭傲是性情中人，见祈尔的这份深情，对他的印象立刻为之一变，马上又提了另一个决定。

慕容侯却不以为然。“结论别下得太早，单凭一件事还看不出他有多爱小邪，这关系到小邪往后一辈子的幸福，岂能大意。”

韩湘湘提出了折衷的办法。“先救醒他，看他的表示再决定要不要告诉他真话。”

郭傲和慕容侯点点头，两人合力将祈尔扶出山洞。

这些天来，祈尔沿路是担心忧虑，从没能好好的休息，乍闻小邪死讯而伤心裂胆。

祈尔这一昏厥，直到了隔天早晨才醒过来。

祈尔醒来后，楞楞地坐在床上发呆，好一会后他才摇摇晃晃走出门，正好遇上端着早膳进来的韩湘湘。

“祈尔你醒了，早膳准备好了，快来吃吧！喂，你要去哪？祈尔，祈尔……”

祈尔对韩湘湘的呼唤充耳不闻，脚不停的迳自走出去——他要见小邪。

韩湘湘追在他身后，见祈尔走向山洞；她停下，脸上浮出一丝宽慰的笑容。很好，祈尔如此的举动才不辜负小邪那般的挂心他。

祈尔靠着冰棺，用衣袖仔细地拭去他昨天喷在棺面上的血迹，眼光依恋看着小邪的面容，不忍须臾离开。

一滴，两滴的泪珠滴落在棺面上，马上就被冻结成冰，就此一发不可收拾，祈尔的眼里落下了更多的泪珠。纵使泪眼迷蒙，但他眼光始终无法离开小邪绝美的脸庞。

谁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时啊！

如果可以，他愿意用他的一切，甚至是性命来换取小邪的生命。

但是一切都太迟了，是他亲手断送了自己的幸福，为了俗世的规范、为了他自己莫名的自尊，他已然失去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

“我爱你——小邪，我爱你啊！”祈尔泣不成声喊出，他终于能毫无顾忌的说出心中的爱语，而小邪却是永远也听不见了。

他不知自己流了多久的泪水，三绝走入的声音也没惊动到祈尔。

“这小子竟能为小邪哭泣流泪，他倒是真心喜欢小邪呢？”慕容侯满意祈尔的表现。

“我早已说过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，现在，你也赞成吧！”郭傲面有得意。

韩湘湘走到祈尔身旁，见他憔悴痛苦模样，有些于心不忍；但为了小邪，她是很高兴看他如此。

“你爱小邪吗？”韩湘湘直言问祈尔。

祈尔没抬头，语气萧索冷然。“小邪常这样问我，问我爱她吗？我告诉她，男人是不说爱的，对她好就是表示爱了，而现在当着她的面我愿意回答，是——我爱小邪，一生一世只爱她一个人。但已经太迟了，小邪是永远也听不见了。哈……你说，我是不是活该，是不是罪有应得呢？哈……”他又开始狂笑。

“你不能再笑了。”郭傲忙上前，要出手点住祈尔的穴道。

祈尔挥手挡下郭傲的援手，笑声停下，淡淡说着：“我不会有事的，前辈无须担心。”

“你当然不能有事，小邪还要你照顾呢！”韩湘湘笑着道。

祈尔眼光转回冰棺，点头应允：“我会照顾她一辈子的。”言下之意是他愿意和个冰棺过一生。

慕容侯快人快语地说：“小邪没死，她可是长命百岁的命呢！你既然说一辈子要照顾她，就要好好爱护她一生。”

祈尔脸上没有笑容，形容枯槁的冷声道：“小邪就在眼前，生死难道我会看不出来吗？前辈何苦再出言戏弄我呢！”

韩湘湘柔声道歉。“小邪的确是没死，我欺骗你，只是想明白你对小邪的心。现在我们可以安心将小邪交给你，希望你能善待她。”

祈尔脸色瞬时转成狂喜，还不太敢相信，真怕希望再次幻灭，他小心翼翼再确定一次。

“小邪——她——真的没死？”

郭傲点点头，用事实证明。他转动冰棺旁的机关，棺盖打开，他喂了三粒药丹到小邪嘴里后，棺盖又盖上，再向祈尔解释：“小邪的伤势太严重了，用冰棺是要稳住她的伤势，让她用龟息大法在棺内养伤，所以乍看下，的确很像死人。不个你放心，我郭傲和阎王向来是死对头，说什么我也会要将小邪医好，哪能让阎王得逞呢！”

“小邪没死，太好了！她没死，小邪没死！谢谢，谢谢！”祈尔大喜的欢呼，代表着他满心的感谢，不管谢谁都可以，他都感激莫名。

“不过，小邪虽可逃过一死，但她的磨难才刚开始——她心脉受损，必须要废去武功来减轻负荷；而在这次大伤之后，小邪的身子会比一般人来得羸弱，别说容易得伤风小病痛，补品汤药更是断不了。唉——小邪是个活泼爱玩的女孩，这样的身子对她来说不啻是个大折磨呢！”郭傲真忧心小邪受不了这样的打击。

祈尔满眼的心疼，他多希望受这样罪的是自己而不是小邪，她为自己作了这么大的牺牲，就算他付出全部心力也补偿不了万一。

祈尔对天起誓，穷其一生，这一辈子他都会永远的爱小邪，全心全意，绝不变心。

“前辈们放心，我祈尔可以发誓，会照顾爱护小邪一辈子，不使她受到一丝一毫的委屈。不管要花费多大的心力，祈尔一定会维护她无病无痛、快乐过一生。”祈尔说得斩钉截铁、坚决异常。

韩湘湘、郭傲和慕容侯听了这番话都感到欣慰。小邪没有爱错人，祈尔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，有他这番保证，他们也能放心了。

祈尔眼光又放回小邪脸上，心中满是爱意。小邪，快醒来，你醒来后会明白我对你的爱，我的心会赤裸裸地摊在你眼前，不再有任何的掩饰。

我祈尔这辈子爱定你莫小邪了，永生永世、绝不改变——

嚤的一声，伴随着秀眉微蹙，小脑袋不安的左右转动，四个人八只眼睛全屏息注视，期待这双紧闭着的眼睛张开的那刹那，漫长的等待就是为了这一时刻。

终于，小邪的睫毛颤动了下，缓缓地睁开了眼

“醒了，终于醒了！小邪，你让师父们担心死了！”韩湘湘笑叫着，眼里满是激动的泪水。”

“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！”慕容侯也笑开了脸。

郭傲量了下小邪的脉搏，脉象稳定，使他近三个月来挂在脸上的忧心神色顿时减去不少，“脱离危险了，小命可保住了。”也笑得合不拢嘴。

祈尔只是笑没说话，眼神温柔的缠住了小邪，喜悦之情全写在脸上。

小邪一一看着大家高兴的脸，有些不明所以，挣扎起身想弄清楚。

“丫头别动！你身子才好些，还要多静养呢！”郭傲轻按小邪的身子。

小邪细声的开口，声音有些沙哑，“医师父，我生病了吗？身子怎么软弱无力呢？”

“你这丫头真睡昏了，自己受了那么大的伤都不记得了；不过，忘了也好，好好休息将身子养好才是真的。”韩湘湘笑着摸摸小邪的脸颊。

另两个师父也高兴的猛点头。

祈尔人站得较远，本不想打扰他们师徒相聚，但忍不住内心想亲近小邪的渴望，遂走上前握住了她的手，语气轻柔说：“终是没事了，哪儿还难过吗？这些日子来，为了照顾你，

可累坏你三个师父了。”

九九八十一天日子，是三绝轮流陪在小邪身边照顾她。祈尔在巫山顶上停留几天后，碍于神鹰宫国事繁忙，不能丢下身为主的责任，不得已，他只好下山回宫，忙着将公事先处理，把一切事都张罗交代好，便赶着在八十一天内回巫山。他要亲眼看到小邪清醒的模样，也希望她醒来时自己能陪在她身边。

小邪看着眼前满脸温柔望着自己的男子，脑中有些模糊不清的印象，一时间却想不起他是谁。但见到他，小邪心中却感到无比的悲痛伤心，她不明白自己为何会有这样的感觉，仿佛他曾重重的伤害过自己般。她不禁打了个冷颤，她害怕面前这个男人，也不想见到他。

祈尔见小邪两眼紧盯着自己看，充满不安无措，他怜惜的拨开她额上的秀发，笑问：“怎么了？真有不舒服的地方吗？”

小邪却伸手拂开他的手，脸转向韩湘湘，求救般叫：“琴师父，他是谁？我不认得他，他为什么会在这？叫他出去，我不要见他！”

不只祈尔，韩湘湘等人也被小邪的话吓了一跳，郭傲忙再仔细瞧了下小邪，看她是哪儿不对劲。

“小邪，他是祈尔啊！你的未婚夫，你怎么不记得了？！快想想！想起来他是谁了吗？”慕容

侯在一旁提醒小邪。

祈尔的脸色是万般的揪心难过，小邪竟忘了他？她眼中的不安无措是因为见到自己吗？这让祈尔的心大恸，却不忍心苦苦逼问小邪。

小邪看了下祈尔，眼神忙转开。她不想见他，见到他就让自己好不舒服，她真的不愿意看到他，摇着头，她坚定回答：“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也不想知道。武师父，我不想见到他，他只让我感到好害怕。师父，您请他离开这好不好？”语气哀求。

三绝这下子也不知该怎么做了！祈尔对小邪的深情早感动了他们，他们已将祈尔当成徒女婿了，而且还愈来愈中意他。哪知小邪一醒来却说不认得他，不想见他，这要他们怎么做才好呢？

祈尔伤心欲绝，却强挤出笑容，点点头应允：“好，我离开，你既然不想见到我，我就走开；但你仍要好好养伤，快快恢复健康。”说毕，即便是再不舍，也毅然转头走出山洞。

三绝都在叹气，小邪表情清清楚楚不是在说假话，为何会这样？连郭傲也看不出原因，对于祈尔的伤心，他们也不知要如何安慰，只好将罪归在老天爷头上，不知老天又在玩什么把戏了。

“看不出小邪有什么问题，只好再继续观察。小邪既然醒了，冰棺的阴寒也不适合她，要带她回房了。”郭傲将小邪从冰棺里抱起，一行人走出了山洞。

祈尔在树后看着小邪被抱回房里，他拳头握紧，忍不住一拳拳的击在树干上，震的树叶纷纷掉落，手上的痛比不上心中痛的万分之一。他有想过千百个小邪再见到他的表情，她可能会生气不理他，会伤心哭泣责怪他的狠心、或赌气不和他说话……，他都已经想好了应变的对策，要让小邪原谅他。但是怎么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，无论小邪如何生气，自己都可以接受；可她竟然不认得他了，对他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，或许远比陌生人更不如，她至少不会害怕陌生人，而小邪却畏惧不想见到他！

若是因为我错待小邪而老天要这样罚我，这惩罚也太严苛了，好不容易盼到她醒来，竟是这般的情形，叫祈尔如何接受呢？

在这时刻，祈尔真有心如死灰的感觉。

小邪，你真的想不起我了吗？真忘了我吗？

小邪的身体慢慢复原了，个性还是如以前一样调皮；但她丧失武功的事，三绝怕她受不了

打击，一直瞒着不告诉她。而小邪仍是想不起祈尔，不记得他的人，不记得神鹰宫的事，她的记忆自从她下山后就断了，之后的所有事都不记得，任凭她三个师父说破了嘴，小邪还是没半点印象。

次次见到祈尔，小邪总是皱着眉头，一脸的畏惧退却，不肯让他亲近她半点，能闪避则闪避，不愿见到他的心意是那么的强烈，这让祈尔心都碎了。

他不愿放弃小邪，用尽方法想让小邪记起他来；就算是无法想起以往的事，也期望她能再次接受自己、爱上自己！

但是，事实的演变却让祈尔愈来愈心痛，他一天比一天的丧失自信，日复一日的在痛苦中煎熬；他没有金刚不坏之身，已被爱伤得遍体鳞伤了。

小邪在草原上采野花，要拿回去装点师父们和自己的房间。

在所崖下的山壁上开满了山百合，一片的雪白亮眼，万分的好看。

若是以前的小邪，她是能轻易采那长在石头缝里的百合；但现在的她与寻常人相同，可没本事施展轻功，只能看着百合兴叹。

“你想要崖下的百合是吗？”一个男子声音传入小邪耳里。

小邪急回头一看，怎又是他，人就想要离开。

祈尔笑笑的看着小邪，渴望她能留下来多和他说话，他快步走到崖边看看。“你若爱百合，我替你下去摘来。”人便想跃下。

“不要！”小邪大叫，见祈尔回头微笑的看着她，她有些靦腆的别开眼，担心的说：“太危险，不小心摔下去就糟了。”

“小邪，你在关心我吗？”祈尔好高兴，向小邪身边走近了几步。

小邪强按下想走开的念头，勉强一笑，没回答。

“放心。这难不倒我的，只要能让你开心就好。”祈尔神采奕奕地说着，人随即跃下断崖。

小邪惊呼一声赶前看明白，祈尔一手攀在崖壁的石头上，一手摘花，看起来危险极了；这个山崖深不可测，万一不小心掉下去，那可是会粉身碎骨的。她一向胆大，以往下去采花时，也都会用天蚕长巾一边缠住崖边石头，一边缠在自己腰上下去，他可要赤手空拳的攀爬呢！

“快上来！别摘了，你快上来！”小邪蹲在崖旁，看着底下他惊险万份的模样，担心的直催

祈尔上来。

祈尔抬头看着小邪，欣喜见到她眼里的关怀，愉悦的对她说道：“我不要紧，你人别太近崖边，我再多摘几朵花给你。”

祈尔艺高人胆大，灵巧的在崖上跳跃。没多久，一双手上已握住了一把百合。

小邪从上面看得心都快跳出来了，忍不住叫：“够了！你手上的花已经够了，别摘了，快上来吧！”

祈尔对小邪笑笑，点点头，正想使力上去时，他手上扳着的石块却松动了，让祈尔整个人往下滑落。

“啊！”小邪惊声大叫，一阵风沙吹来，让她不自主的闭了闭眼，再睁开眼睛时，祈尔人已经不见了。

小邪呆住了，楞跪在崖边，她吓傻了！他摔下去，掉下山崖了……她眼泪流下，一口气堵在胸口，好难过却哭不出声来。

突然一把百合送到她面前，还有祈尔温柔的声音：“百合摘上来了，希望你喜欢。”

小邪呆楞地顺着声音看去，祈尔好端端的站在她身边，满手百合，一脸的笑容，英挺得有若一尊神只。

“我没事的，你放心。”祈尔蹲下身安慰她，看小邪这样，也明白她被刚才的情形吓坏了，他摔下时脚抵住了另一块大石头，借力回到了崖上。

“你”小邪只说得出一个字来，便哇的一声，扑入他怀中大哭了起来。

祈尔先是楞了下，然后是紧紧的拥紧了她。好久，好久的时间，两人不曾这样亲近过，也好久了，他没有如此的抱紧她，他好想念她的身子，她的人；现在小邪在他怀中，他才明白自己有多想她，想到心痛。

“别哭，乖乖！别哭，我没事！没事的……”祈尔柔声安慰她，一手拨开了她颈旁的发丝，低头吻上她洁白的玉颈，顺着颈子来到了她的耳垂，再亲到了她的脸颊。“乖，我的宝贝，我好想你，好想你……”祈尔哑声呢喃，忍不住想要她的欲望。

就在祈尔的唇要落在她唇上时，小邪脑子里警铃大响，立即恢复了理智，头一偏，避开了他

的吻。“不要！不要”小邪红着脸咬唇低叫。

祈尔强忍住失望，还是搂紧了她，压下心中的欲火道：“对不起，我逾矩了。”

小邪推开他。“我要回房了。”

“好，我送你回去。”祈尔不舍怀中的软玉温香，但仍是尊重小邪的意愿，他不想唐突了佳人。

小邪只想赶快离开他回去。“不用了。”说完便想起身，但才跪那么一下，两脚便酸麻了，站起差点又跪回地上。

祈尔忙伸手将小邪拉回怀中，将散落地上的百合放入她手中的竹篮里，轻松的抱起了她往屋舍走去。“还是让我送你回去，看看时辰，你也该要服药了，千万不要迟误吃药时间。”

小邪只好让祈尔抱她回房。

“我是不是不会好了？”小邪突然问起。

“胡说，你会恢复健康的，不可以这么小看医师父的医术。”祈尔低头对她一笑，柔声的安慰她。

“我的武功没了，对不对？三位师父虽然瞒着我，但身子是我的，我自己怎会感觉不出来呢？”小邪意兴阑珊的低语，话里有着说不出的失意。

祈尔停下脚步，眼睛晶亮的看着小邪。“武功没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，这一生都不会让你再受到任何的伤害。只是，不知你愿不愿意让我照顾呢？”他深情溢于言辞。

小邪垂下眼，低声却硬气回答：“我不需要人同情。”

“我不是同情你，小邪，这半个多月来，你难道看不出我的真心吗？小邪，看着我，你当真想不起我？还是不愿想起我呢？”祈尔大手抬起了小邪的小脸，强迫她看着自己。

小邪被迫的看着他，但咬住唇不肯回答。

祈尔欺口气，伤心却也无奈。“小邪，你还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？若你真气我那时对你的伤害，我真心道歉，也愿付出一切代价来求得你原谅，但千万别这样不理不睬，如对陌生人般的对我，我受不了！小邪，你真忍心这样待我吗？”他沉痛的问。

小邪仍是不回答，只是低头看着手中篮里的百合。

“唉，我不逼你现在回答，但希望你能好好想想再告诉我好吗？”祈尔迈步向前走，将小邪送回房里。

四栋茅庐，三绝和小邪一人一间，因小邪伤重未愈，所以她目前是和韩湘湘一起住，好有个照应，而祈尔就住在原来小邪的屋里。

祈尔在房前将小邪放下，没再多说什么就转身离开。

目送他的背影离开，小邪才走回屋内。

他要自己告诉他什么？实话还是假话呢？有些伤受一次就够了，难道还要她再重蹈覆辙吗？

她真的承受不起再一次的打击了！

经过摘花的事之后，祈尔原以为小邪对他的态度会有些改变，该和他更亲近些才是。但事情却正好相反，小邪仍躲着他，而且躲得更厉害了。

祈尔失望到了极点，整日郁郁寡欢，意志消沉，早失去了意兴风发的神采，哪像是掌控国事、集权势于一身的鹰主呢！

三绝看在眼里，只能干着急，却帮不了忙，祈尔已在巫山上停留快一个月了，他有他的责任在，毕竟无法长期留在山上；若小邪仍是不能和他重修旧好，祈尔就算再不愿意，也势必离开巫山。

这种结果是三绝最不想见到的，却苦没办法。

小邪在林中闲逛，琴师父见到她就逼她回想以前的事，弄得她不胜其扰，索性溜出来透气。

走到擎天巨木处往上看，她的秋千还高挂在半空中；不过，她却永远也无法在上面漾秋千了，她眼睁睁地看着秋千，不禁悲从中来。

“想漾秋千是不是？”祈尔如鬼魅般出现，柔声询问她。

小邪吓了一跳，手抚着胸口，他总是无声无息的出现在她身旁，小邪明白他关心自己，一直暗中跟着自己，她摇摇头回答：“太高了。”说完便想离开。

祈尔却不经她同意，擅自抱起了她，提气一跃，两个人就安稳的坐在秋千上。

“我不”小邪挣扎反抗要下来。

“我明天就下山了，我不能丢下神鹰宫不管。你想不起我，我也不怪你，只要你过得就好。这就当是我最后一次陪你荡秋千吧！别拒绝我好吗？”祈尔语气淡然，却能感到他

内

心的苦楚。

小邪脸色顿时黯淡了下来，也不再反抗的任他抱着自己。

荡秋千本是件很开心的游戏，但现在秋千上的两个人却各有心事，脸色沉重地随风摆荡

祈尔好希望这个秋千能永远不停下来，但这是不可能的事。

一会后，祈尔抱着小邪从秋千上跃下，着地后又环着她好一会才放开，颤抖的声音带着嘶哑。“我走了，你自己好好保重，希望你……过得快乐”

转身后，祈尔头也不回的离开；他明白自己若回头，便再也放不下小邪了。

没回头的祈尔没看到小邪脸上的哀伤，她的泪水沿颊边缓缓流下，心如同被人狠狠掐住一般，闷得她好难过，却叫不出声留人。这是她要的结果，她怎么能反悔呢！

第二天一早，祈尔收拾了东西准备下山。郭傲和慕容侯送到路口，两人都舍不得祈尔离开，这小子是愈来愈对他们的胃口了。“是小邪没这福气，你下山后就忘了她吧！再找别的女子当妻子好了。”郭傲反过来劝着祈尔。

“你说那什么话！祈尔若是这么简单就见异思迁的人，我们怎可以将他当自己人看待呢？你

可以娶几名妾服侍你，但真心爱的只能是小邪一个人。”慕容侯提出了他的意见。

祈尔听了，有些啼笑皆非，三绝的确是行事奇特的怪人，难怪小邪特立独行、古灵精怪。

他又不爱美色，如今他这一生心里也只得容得下这个绝无仅有的小邪，别的女子他哪看得入眼呢？

“谢谢两位前辈的爱护，祈尔心系国事，暂不想儿女私情，只希望前辈能好好照顾小邪，让她生活过得愉快。如有任何需要神鹰宫帮忙的地方，尽管来信告知，祈尔定当全力以赴。”祈尔真心的拜托郭傲和慕容侯，虽知道他们关心小邪不逊于他，但他还是忍不不住出言请求。

“看！你还这么替小邪着想，这丫头真是太幸福了。现在你要下山，她竟没来相送，这丫头是愈来愈不懂礼数了。”慕容侯忍不住唠叨起来。

话才刚说完，就见韩湘湘急急地奔来，人未到声先到：“你们有没有看到小邪？”以她的武功修为，话说得竟有些喘了，可见得她找人找得多急。

“小邪怎么了？”祈尔一听到小邪不见，急着上前问清楚。

韩湘湘喘口气说道：“小邪不见了！昨晚她先早睡，半夜我醒来探视她时，她还睡得好好的；但是，今早要叫她用早膳时就不见她的人了，我以为她在周围走走，我找了一圈都没找着。现在是她服药的时间，始终没见她回来，这丫头不知跑哪里去！真急死人了！”

“我去找她！”祈尔担心的忙将行李丢下，马上就往树林里奔去。

“我们也找找看！”郭傲叫，三人也分头找人。

祈尔在林里转了一圈都没发现，又到山崖边找，也没看到小邪人影。

“小邪会去哪？”祈尔自言自语。不经意看到不远处的山洞，转念一想，莫非小邪在里面？

这一想，便急急冲往山洞。山洞里奇寒，有武功的人都未必能受得住，更何况小邪现在身子的状况。

“小邪！小邪！”祈尔进山洞后就放声叫唤，没听到回声，他不死心走到尽头查看清楚。果然在冰棺旁，就见到了一个白色身影蜷缩在一角。

祈尔大惊失色，急忙冲上前抱起了她，抬起她的脸看，小邪早已冻得浑身发抖、嘴唇发青，人也有些昏迷了。

“小邪！”祈尔焦心喊，抱着她坐下，拥她入怀，手放在她心口上将内力输入她体内为她御寒。

好一会后，小邪的脸色才转好，唇也有些血色了，张开眼睛看着祈尔。

祈尔生气的责备她。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大家都在为你担心，为什么你自己不爱护自己的身子呢？”

小邪眼儿红了，泪水成串的流泻，伤心的哭了起来。

她的泪水融化了祈尔的心，将她搂入怀中安慰。“我不是要骂你，而是你太不小心了，

万一生病了，岂不又要吃苦！”

小邪不回答，小手抱紧了祈尔，将脸埋入他怀中，只是哭。

祈尔抱起她走出山洞，回到屋前，将她送入房间里，本想将她放在床上就离开，但小邪仍是紧紧的抱着他不松手，还哭个不停。

祈尔只好抱着人坐在床沿，轻拍她背脊柔声安抚。“别哭了，对不起，我刚是说话大声点，吓到你了是不是？很抱歉，别哭了。”

小邪摇摇头，将他抱得更紧了，仍是哭着。

祈尔不明白她的心思，见她哭，心比刀刺还难受，心疼着急问：“你怎么还哭呢？是为了什么？不说出来我怎么知道呢？”

“不要走，不要走！”小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语焉模糊哽咽着说。

“小邪，我有责任在，不得不回去，你该能谅解才是。”祈尔温言解释。

“不要！不要！不要走！”小邪就是不让祈尔走。

感受到她对自己的依恋，祈尔喜出望外。莫非小邪想明白了，也想起她对自己的爱了？他不动声色问：“我不能留下，那你同我下山好了。我会永远照顾你、疼你一辈子的。”

“我已经没武功了，在你身边只会是个累赘，我不要拖累你。”小邪拭泪说着。

“我祈尔若连个女子都保护不了，如何能做鹰主？又怎能掌管北国呢？小邪，你不是我的累赘，你是我的宝贝；你会受伤也是为了我，我怎会嫌你，祈尔岂是这么没心少肺的畜牲。”祈尔皱眉严肃道。

“为你除去黑风堂是我自愿的，不要你负责，你无须为此而照顾我一辈子。”小邪抬头，眼神坚定的看着他。

“你——你果然想起以前的事了！小邪，你骗得我好苦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”祈尔没有发怒，只是不明白。

“我不想再受伤了，爱一个人是那么的辛苦，我也不想再爱了。刚开始时，我是真的记不起你来；但慢慢的我就想起来了，也想起你在凌霄殿说的那番话，我走出神鹰宫时曾立誓不再见你，却放心不下你，所以才会拼命除去黑风堂。我身受重伤拖命回巫山，也是不想自己死在俗世中；就算死，我也要死在巫山上。大概是老天垂怜，我侥幸活了下来，却成了武功全失、身子虚弱的寻常人；想你定会为了道义上的责任对我负责，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，所以就顺势继续装成记忆丧失，若记不起你，你也无须对我负责了。希望如此能让你死心下山，从此后，我们便各不相干，你也不必负担我这个麻烦。”小邪愈说语气愈冷，刚刚的脆弱退去，理智已渐恢复，人便想从祈尔怀里起身。

祈尔并没有放开她，反而搂紧着她。这些日子来的磨难，加上小邪竟说出这样决裂的话，祈尔终也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气了，火气甚大地叫：“不错！你当真是天底下最麻烦的女子！不问我意见就擅自为我作决定，也不管我同不同意！现在，我郑重的告诉你——你是我的人，这辈子都是我的人，我的人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！我祈尔若爱上了一个人，便会爱她一辈子，而那个人就是你——莫小邪，你这一生休想再离开我！我说话伤了你，你也骗得我伤心欲绝，我两就算是扯平，以前的事谁也别再提。从今以后，我心中只有你，而你也只准有我！我是夫，你便是妻！我是神鹰宫的鹰主，而你就是鹰主夫人！今生今世、相知相守，永不分离。”一字字、一句句都说得铿锵有力，鹰主的气势在此时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这番话固然令人感动，但小邪在他话里抓着一句话，一句让她不敢置信的话：“你说你爱上一个人了，而那个人是我，就是说你爱我，你说你爱我！”捉着祈尔手惊喜叫。

“对，我爱你——我祈尔爱上你这个小麻烦了！为了‘我爱你’这三个字，竟让你受了那么大的伤害；万一你真命丧在白狼的手上，老天爷！你教我怎么活得下去呢？”祈尔想到

便不禁浑身颤抖，用力抱紧了小邪。他的惊恐是那么的明显，小邪也心不忍了，又哭又笑的用力搂紧了祈尔。

“我——我，对不起！很对不起！我以后不会再让你担心了。我也好爱你啊！我放不下你，听到你要离开，我心都慌了，才会跑到山洞里哭泣。我不要你走，不要你走——”满腔的爱意无法抑制，一古脑儿倾泄出来。

“傻瓜！我们爱得这么深，却也爱得如此傻，真可是一对大傻瓜！”祈尔掩不住心中的狂喜兴奋，一切终于雨过天晴了，他再也不会让小邪离开他身旁。

小邪想到也低低地笑了起来。“对！我们是大傻瓜，那你不会爱我一生？我的傻瓜丈夫。”头抵着祈尔的头，万分柔媚动人的询问他。

祈尔笑声低沉喜悦，吻了下小邪的额头。“爱你一世我还嫌不够呢！来生我们再做对傻瓜

妻吧！我的傻瓜妻子！”

小邪轻柔的笑声融入祈尔的嘴里，屋内的浓情蜜意浓得化不开。

而屋外已在那儿倾听许久的三个人影也放心的笑了。

聪明的老天爷，这个结局还真漂亮呢！

“呵呵……”

轻快的笑声从园里的秋千上传来，一名美绝的少妇正在荡秋千，她玩得好高兴，立在她身旁的一干侍从们却是全神贯注的盯着她看，生怕她有个万一，从秋千上摔下来，那还得了。

那少妇是谁？自然就是调皮到了极点的莫小邪，现在她还有个身分，便是神鹰宫的主母。而整个神鹰宫从上到下，就属她的权力最大、最受宠；对于她的要求，鹰主祈尔从不会拒绝，任何能博得她一笑，让她开心的东西，她那宠爱妻子过了头的丈夫都会想办法弄来让他的宝贝老婆开心。

三绝，莫小邪的三个师父都摇头，他们担心祈尔将小邪给宠翻天了；不过，衍尔却一点也不在意，丈夫疼妻子，天经地义的事嘛！

当初祈尔好不容易又赢回了美人心，更立刻拉着小邪就在三绝面前拜堂行大礼，先将名份定下来再说，然后再回神鹰宫补办婚礼。

后来小邪也为月奴求情，小邪怜她为爱受苦，让祈尔只将她逐出京城而已，没有任何刑罚。祈尔对她言听计从，爱妻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

远远有两男子身影走近，小邪看到了，也不管自己身在秋千上，笑叫一声就放开手，姿态优美的往前飞去。

“小邪！”祈尔皱眉叫了声，身影一闪，小邪已安然的落在他怀里。

“嘻嘻！夫君好。”小邪笑着在祈尔脸上亲了下，她常玩这种游戏，她那丈夫刚开始被她这举动吓坏了，多次下来，也习以为常了，但仍是派了四名高手跟在小邪身边照顾她。

“又不乖了！”祈尔笑，低头吻了下爱妻的红唇。

这对夫妻在公开场合下竟如此的亲热，而四周人见了也是神色自若，见怪不怪了，这让人不得不佩服小邪的“教导有方”。

小邪抬起头看灰鹰冯震喜不自胜的模样，高兴忙问：“成了，她答应了！？”

“有你在旁撑腰，蓝裳能不答应吗？”祈尔笑着点点小邪鼻头。

“太好了！神鹰宫要办喜事了！”有热闹事，小邪最高兴了。

“谢谢主母帮忙。”冯震拱手向小邪道谢，他能娶到蓝裳，小邪在旁出了不少力。

“助人的事，我最爱了。”小邪笑着挥挥手，要冯震别客气。

“那你丈夫的事，你帮不帮呢？”祈尔在她耳旁低语，抱着妻子离开众人面前。

“夫君的事，妻子当然是竭尽所能帮忙喽！”小邪脸儿一片的绯红，她心底明白丈夫在想什么。

祈尔愉悦的笑了，急抱着妻子回房。

接下来，那便是夫妻两关起门来的私事了——

《全书完》